

散文集

两线
子午线

辛丑年中秋
林玉蓉

林玉蓉
著



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出版

Perkumpulan Penterjemahan
Dan Penulis KREATIF Malaysia



作者简介

林玉蓉，1952年生于马来西亚玻璃市，祖籍海南万宁。曾任职马来西亚国营广播电台新闻编辑43年。现任职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主编会刊《海涛》。任马来西亚译创会秘书、作协副秘书长。曾任作协出版的《马华文学大系·史料》编委。作品收录在《新马女作家选集》、合集《海南社会风采》、合集《绵延》、沙巴亚洲时报选集《拾穗集》、《马来西亚海南诗文选集》等书。2018年，散文获海南万宁市政府主办的“东山文艺奖”文学类二等奖；2019年获得“情牵中马征文赛”特优奖。

越过子午线

辛丑年中秋夜

(散文集)

林玉蓉 著



林玉蓉



2021.11.16



Persatuan Penterjemahan
Dan Penulis Kreatif Malaysia

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出版

2021年大马译创会庆祝成立35周年纪念会员集系列

出版：



Persatuan Penterjemahan
Dan Penulisan Kreatif Malaysia

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
Persatuan Penterjemahan Dan Penulisan Kreatif Malaysia
c/o No. 57, Jalan Camar 4/15, Kota Damansara,
478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飞越子午线——散文集

作者：林玉蓉

封面题字：武汉书画家江中潮老师

出版日期：2022年1月

美编：中美电脑打字排版中心

校对：林玉蓉

承印：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45169-K)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62589211

定价：RM35.00

国际书号：978-967-16124-3-9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录

- 序一：序《飞越子午线》 / 吴锐 i
序二：从一株苗到一棵树 / 陈蝶 iv

辑一

真情纪事

- 大东茶室 2
父亲的眼泪 6
渐渐远去的身影 9
切不断的乡情 13
两次手术的煎熬 17
最后一篇稿 20
终敌不过癌症 23
深切怀念 26
成为老年人是福气 30
结缘武汉 祝愿雄城 33
重访故地悼念姚老 38
深入691遗址探秘 42
与陈蝶相识相知 47
杰伦关爱朋友 51

大海的中国梦	54
那年·渡轮	58
偶遇甘榜男孩	61
寻找怡保深度文化	63
20届无语良师工作坊——家属的叮咛	66
飞越广播译一生	68

辑二

四海萍踪

(一) 东马砂沙探秘

孕育雨林和原住民的河流	74
拉让江畔的黄梨镇	77
砂州山林小镇加帛	80
加帛·长屋·达雅节	83
森林腹地的明珠——姆鲁山	86
寻幽探秘万年洞穴	89
蝙蝠出洞觅食	92
山林里的奇葩	95
华北人聚居地——山东村	98
神山，不远也	103

(二) 中国与台湾情

北京掠影	108
发思古幽情的餐馆	113

在向阳屯听京剧	116
三国文化发源地的广元市	119
畅游绍兴舜王庙	123
华南城市去来	126
艺术家的梦土——九份	130
寻找艺术的画家	134
八里的〈十三行博物馆〉	139

(三) 美加萍踪

飞越子午线	143
有裂痕的自由	147
在翡翠之城的天空下	150
葡萄美酒令人陶醉	153
神话似的微软	157
美国女邮差	161
华尔街与百老汇	165
林肯解放黑奴	168
华盛顿特区	170
波士顿·龙虾	173
全球顶尖大学——哈佛大学	176
世界理工大学之最——MIT	179
情系枫叶	182

辑三

文坛二三事

欣见莹姿	186
我写陈望衡教授	191
追记马华作家陶焰	195
来自实兆远的中国归侨作家——杜运燮	199
马新华文文学本是一家	206
李锦宗马华文学史料馆	210
儿童文学为亚洲华文文学的曙光——亚洲华文儿童 文学研讨会侧写	213
海内外潮籍作家研讨会纪要	221
“蕉风讲座会与活动”纪实	225
《蕉风》38年史料展	232
第17届亚细安文艺营召开云端会议	237

辑四

悼念文星

永别了，二舅雨川	242
姚拓先生悄然走了	246
文艺评论家陈雪风不告而别	250
哀悼爱兰诗人——慧适	253
云里来、风里去——追悼云里风会长	257
文星陨落又一颗——悼秦林	260
看看，我欠您一本书	263
后记	267

(序一)

序《飞越子午线》

吴锐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来西亚华侨后代林玉蓉女士，祖籍海南省万宁县，她父母那辈人，和所有华侨一样，为生活所迫下南洋，做小生意，地位和难民差不多。那时的中国没有任何国际地位，而且还因为输出革命，害得马来西亚华侨被集中安置在新村，以防止他们为马来亚共产党提供粮食等支持。那时的华侨舞个狮子，都需要马来西亚政府批准。玉蓉出生的1952年，就是华侨身份备受歧视的年代。玉蓉高中毕业就去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新闻室华文新闻组应聘工作，因为文化程度太差而手忙脚乱，闹了不少笑话。她刻苦自励，学习中文、英文和马来文，终于成为资深编辑。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国力提高，马来西亚华侨的地位也有所提高，玉蓉也多次到中国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她自己也在中国多地游览，包括她的老家海南。

这本散文集记录了玉蓉的个人奋斗史以及她周游列国的所见所闻，读起来趣味盎然，将来也是研究华侨史的好资料。

马来西亚是人口以信奉伊斯兰教为众多的国家，华人虽然有600万，但华人文化毕竟不占正统。玉蓉的夫君李锦宗把毕生精力放在搜集、挖掘、抢救、梳理和编撰马华文学史料，因为马来西亚鲜少有人推动这项工作，尤其是整理战后马华文学方面的史料。我和玉蓉夫妇在北京见过一面，不料锦宗于2017年与世长辞，赍志以没。玉蓉把锦宗的上万册藏书和辛苦搜集的宝贵资料，悉数捐赠给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陈六使图书馆，已经成为宝贵的资料库。

马来西亚是世界公认的自由民主国家。本身属于英联邦成员，成员国之间不仅可以自由来往，而且马来西亚护照的含金量也相当高，178个国家免签，中国还不到马来西亚的零头。可以说，经过上一代华侨的艰苦创业，华侨的后代已经安居乐业，活得有尊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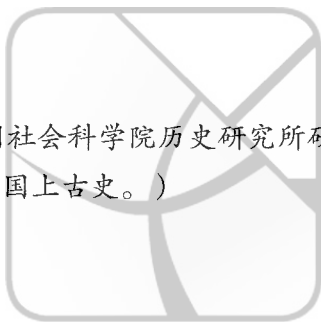
2019年底，武汉爆发严重的疫情，玉蓉心急如焚，挨个问候在武汉的朋友。马来西亚华人圈开展了“武汉，我们与你同在”征文活动，玉蓉积极参加，写下《结缘武汉，祝愿雄城》一文。继2008年中国雪灾和汶川大地震之后，时隔12年，马来西亚的华人和一些乡团纷纷慷慨解囊，筹集款项大量购买口罩、手套和其他医药用品运送到中国。马来西亚的救援民间组织“希望行动”更是发起了名为“支援武汉”的捐赠活动，向大马人民募集医疗物资和义款。后来马来西

亚的病毒大爆发，中国也送来了大量的物资。当前，全球疫情仍然不容乐观，欣闻玉蓉的散文在这个严峻的时刻结集出版，我非常高兴，特意写几句话表达祝贺。

吴锐

2021年6月6日

(吴锐，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中国上古史。)



(序二)

从一株苗到一棵树

——序《飞越子午线》散文集

陈蝶

(马华女作家)

玉蓉与我虽然过去大半辈子生活模式相差很远，她婚后开枝散叶，儿孙绕膝，而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是我们三观相近，现在她过着独居生活，与我没什么不同了。

初识她的时候，是‘大马作家协会’创立初期，她是以马华文坛史料家李锦宗先生的配偶身份出席活动与场合，就像其他男作家的配偶一样，若不是也从事写作，我们的话题就岔开文友，与文学活动这一块。

玉蓉非常不一般。

开头那些年，我们几乎没什么互动，因为七八十年代，正是我们积极于工作的时候，何况她更有家庭要忙。直到九十年代以后，我在砂拉越古晋工作期间，她因为职责前来砂州各省采访选举新闻，而多了来往。

渐渐就会发现玉蓉早已不是那个随着锦宗开会而成为依附的某人妻子，九十年代我再次重见的玉蓉，显然经过翻译与采访工作经验的累积，经常与中国媒体人与作家们文化交流的浸润，到处旅游访友的视线拓展，汉语语音训练的掌握能力及自我增值，她的改变使她能够独当一面，脱离了‘锦宗妻子’这个配角身份！

虽然她是个通识人才，我远远比之不上，她不用上网查，就会告诉我，在国内什么银行有什么优惠，什么火车班次如何订票，到什么国家该搭乘什么航班，需要什么证件，什么证件又什么期限，在中国的省份之间游走如何转车，什么疾病该寻求什么医院，什么大陆大学图书馆有马华文学藏书，什么教授如何联络等等。

然而锦宗在世的时候，玉蓉很自然地一直过着她‘从属’的人生。

在他们家，玉蓉真的只是一个配角，却甘之如饴，她在家掌管厨房天地以外，其实都懂得锦宗电脑里面的资料，只是因为‘天职’，她让着给锦宗为王，成为背后守护。作家朋友外国来了，外州来了，外坡来了，她陪着进出招呼，理出客房，张罗饮食，该开车就开车，该买票就买票。就是一块与朋友外出到哪里用餐吧，也是以锦宗的选择为准，他说了算！

1999年我从古晋调职回隆，我们又见面了，去布城参观锦宗的政府宿舍，我工作地点与首相署相隔很近，而我却不住宿舍，宁愿住在沙登。锦宗每个周末回去八打灵住家，礼

拜晚就带着玉蓉准备好一周的菜肴，一份份装着，准备在上班期间食用。

天知道，这个忠诚又尽责的跟班，在公务与家务以外，一路以来都毫不自觉地练就着自己绝对独立的能力。只是锦宗的涵盖率太广了，好像一棵大树，玉蓉就活在那树荫底下，朋友好像不太看得到她。

这又哪里算是坏事呢，婚姻里面，这样互相配合的步调其实才是夫妻相处之道，有时候我在他们面前或会发现互争主导权的场面，比如说他们客厅其中一面墙，倚墙而立着直达墙顶的玻璃书柜，置放了各种文学书籍的柜架板，距离玻璃拉门还有一些空间，我发现玉蓉摆放了好些镶好的家庭合照，旅游照与一些各地带回的纪念品。可是我就听见锦宗不客气地碎念，说那些物件造成了他取书的困难！

玉蓉可有充分理由，那些书架我也有份啊，放着属于家庭的物件也不阻碍你多少！

当时我想，若我是法官，我要怎么判呢？公婆理由都政治正确，可是不劳我伤脑筋，下一次我再访他们，暗暗发现那些物件都清空了！

因为身为自己娘家姐妹的大姐，同时作为夫家的大嫂，玉蓉拥有指挥若定的智慧与气势，两方家人各有聚会，如生日、嫁娶、清明、年节，她都应付裕如。就像我们偶尔同行到超市，或什么路边摊，她与锦宗随手拿起江鱼仔，马铃薯，番薯或洋葱头，都立时知道市价如今是几多，稍一比较，便决定要不要购买。这些普通生活知识，我学不会，别

问我厨房干粮或菜市的行情，我是拿起便买那种，因为我真不需要大买。

我回来西马以后，不再竞选大马华文作协任何职位，也少与文友来往，最常见面的，却是玉蓉与锦宗两位。

终于有一天，2017年6月，锦宗因病离开了，秤不离砣的李氏夫妇，剩下一个寡妇玉蓉，这四年来，我再次见证玉蓉的蜕变。

不无惊慌失措，难免彷徨无依，这些反应不需多问，我看到她在锦宗走后，起初在大儿子家小居近月，很快她就打起精神，面对自己，回去自己的家，开始整顿那些万多本藏书，清空收集了几十年的泛黄旧报纸，以及成箱成箩的剪报资料。

曾经，夫妻俩希望将马华文学藏书赠送中国汕头大学图书馆，锦宗父辈的家乡，后来因为知道大陆进口书籍的各种繁文缛节，以及装箱，托运，付费这些艰难工程而搁置一旁。锦宗不在了，玉蓉与儿子们商量后，毅然决定将宝贝留在需要马华文学著作的自己国家，送给了识货的马来西亚新纪元大专院校图书馆，成为文坛佳话！

玉蓉的写作范围本来局限于新闻翻译与采访，那是客观与理性描述，渐渐她涉及了旅游、纪实、生活痕迹与追念文友这些必须拥有创意与文采的书写，锦宗好像从来没有正面肯定他妻子的努力，虽然没有用上‘贱内’那么封建，把家里人的能力尽量内藏，可能就是基于旧传统，把妻子当作‘拙荆’的思想吧！没有得到鼓励的玉蓉在他走后，发挥了

写作与办事爆发力，使人另眼相看呢！

除了一篇篇写下侍病经过，再下来受邀写起专栏文字之外，人缘好的两夫妻，致使雪隆潮州会馆赞助她一口气亲自编辑了《锦书宗笔之马新文史综述》和《锦书宗笔之多元文坛钩沉》两本锦宗未曾出版的文章。与此同时，在怡保观音亭法雨出版小组赞助下，她也替其先夫出版了李锦宗纪念文集《心祭》。‘被看到’的玉蓉，在锦宗隐身以后，真正独立而自信，自在又自如！

她当然做梦都没料到在锦宗的身后，她自己扛起了他没做完的编辑工作，这里摘录她文章‘最后一篇稿’里面一段文字，描述锦宗最后岁月，以佐证她如何扮演她艰难却又理所当然的角色：

‘他躺在床上，虚弱的一字一字的口述，我就在电脑的键盘上敲击，如有不确定之处，我还要在电脑里的资料库翻查和确认资料。就这样，一字一字的从他的口中吐出来，我就跟着他的口述敲打。时而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我不得不把耳朵凑近他的口边，才能清楚听他说什么。有时竟然没有了声音，原来他已经睡着了。所幸我跟他生活了四十多年，对马华作家还算相当的认识和了解，所以他提到的作家我都不会陌生，很轻易的把他们的名字打了出来。’

如果用‘鸛蝶情深’来形容他们，我倒觉得雅不可耐，毕竟与他们太熟络，总认为他们是真正‘夫妇唱随’，偶有抬杠，都有惊无险，平安度过！我私下问过玉蓉，锦宗有没有与她谈过生死议题，或有什么交代之类，玉蓉说没有。我

想，锦宗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华人，自己已经病重，却无法面对面与亲人讨论生前死后，还好，他们都没有忽略遗嘱事宜，现实世界的门槛，总是与感性思维有着距离。

要有如何勇气与潇洒，才能让人们直视死亡，这个我们都没有答案，我只知道，玉蓉并不是多愁善感的闺中女子，她小个子的身段，一直忙忙碌碌着！

而她所成功编辑出来的上述著作，全是雪隆潮州会馆与怡保观音亭继程法师的热诚赞助，不需她作任何央求！

这让我感受到一个药师炉子旁边默默扇火的童子，数十年后，药师不在了，而童子默默地延续着药师的事，这虽然伤感，终究是一幅美好的画面！

我们出席什么场合的时候，若果是我的节目，她就说自己是书僮，反过来也如此。她的天地通人脉你别怀疑，与她旅游越南河内，她也有传媒人朋友出来见面相聚，更别说2019年她带队，领着她自己兄弟姐妹，连母亲，一行十六人，加我这个书僮，到海南岛旅游兼会见她父系亲戚的时候，都是因为她与当地旅游及酒店业负责人有特殊友好的关系，而获得酒店招待与游览优惠。

玉蓉为社团发放新闻稿，不论是静态的文字稿或是适合电视台播放的录像，都在她手机里闲闲地按键剪裁，退休之后，她的天地线还是通行无阻，报馆与电视台皆对她稿件采用无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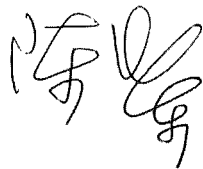
今年玉蓉欣然出版她人生第一本著作，内容还包括锦宗擅长的介绍作家与作品，锦宗去世后，玉蓉不但将他遗稿编

辑成书，还继续他的遗志，把记录作家作品与文坛活动当作自己的工作与责任，这种精神与情况，举目文坛，除了这家夫妇，敢说别无分号。

锦宗没能见到他遗孀的作品成书，实在不无遗憾，然而换一个角度想，难道不是锦宗在天上默默支持与庇佑么？而‘后继有人’这个荣誉，如今真正落实到玉蓉身上了！自从锦宗在2017年6月离世后，至今玉蓉已经踏上其先夫步伐，陆续发表了五篇悼念文章，作为总结以及表彰去世马华甚至新华作家一生写作经过和他们的著作。他们包括看看、云里风、秦林（新加坡作家）、孟沙和白岩。

我老是在旁见证着她的进步，从前她就是锦宗的绝配，序写玉蓉与她的书，怎能不提锦宗呢？锦宗不在了，她都不知晓自己已经活成了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

还真是一棵榕树呢，她首次受邀在南洋商报书写专栏，栏名正是我有幸参与定案的《榕树林下》，祝福玉蓉在写作路上起步虽晚，却缓缓悠悠地向一个晚成的大目标迈进！



2021年10月5日

辑一：

真情纪事



大东茶室

马来西亚最小的州属玻璃市，犹如北部小宝石，其首府加央是我的家乡，是我出生长大且生活了19年的故土。我在高中毕业后南下首都吉隆坡谋职，如今已落户雪兰莪州八打灵再也，但还是无时不思念家乡的亲人，牵挂着家乡美食的古早味，念念不忘家乡人的淳朴和各族人民的融洽相处，想念家乡的山和稻田……。

虽说玻璃市是一个弹丸小州，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首府加央是一个闹中呈宁静却不乏各种设施的小城镇，相关的州政府办事处、医院、商店、银行、超市、办公楼等都设立在此。在这里，无论是申请护照或更新路税和驾照，或是到银行办事都非常方便，没有长龙阵，也不必费时费力。

特别不同的是，加央是被一片绿油油的稻田环绕着，遇到周边的稻米成熟和收成季节，田野遍地一片片金黄色，像金色的海洋，把加央衬托得美丽妩媚。

虽然日子在不同的空间流逝，却始终不忘在故乡的日子 and 没有被时间所淹没的痕迹，尤其是最难忘我家咖啡店摆卖

的马来糕点和椰浆饭。

在马来亚人民高呼独立的那一年，爸爸租下一间半木板、半砖块的店屋，楼上是我们的卧室，楼下是店面。父母以不是很充裕的本金，投资开设一家咖啡店，并把“大东茶室”的招牌挂上。我还清楚记得，当年年级还小的我，站在咖啡店门口，高兴地看着不远处公园上空燃放烟火，庆祝国家独立。父母两人胼手胝足艰苦创业，在风雨飘摇中经营这家小咖啡店，当时生意的收入微薄，因为早年人们的经济条件都不好，到咖啡店喝咖啡吃早餐，都说是奢侈的，因此，咖啡店的生意并不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后来，妈妈必须摸黑起早做糕点售卖补贴家用，才能勉强糊口，并艰苦地把我们8个兄弟姐妹拉扯养大。爸爸逝世后，三弟接管生意，他也靠着老店，把他的5名孩子抚育成人，咖啡店可是孕育了我们三代人啊！如今，老店经历了超过一甲子年的沧桑，遭受风雨的洗礼，但是，它至今依然屹立不倒。

随着时代的改变，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一家大小上咖啡店喝咖啡吃早餐已经很普遍，我家老咖啡店在三弟朴实的经营下，生意大有改善，由于他传承了爸爸冲咖啡的技艺，冲出来即热腾腾又香气浓郁的咖啡和奶茶、加上店内摆满用香蕉叶包裹香气四溢的椰浆饭以及各种各类的马来糕点，还有散发浅浅焦味的烤面包，每天早上吸引不少三大民族的学生、公务员、工人、老街坊进到店来，或喝上一杯或外卖带走。

这个家族咖啡店的招牌，在爸爸创业时挂上后，曾经因

为中文字不能大过马来文而撤换过一次，但是咖啡店的传统风味始终没改。经过几十年的风雨洗礼后，招牌已经斑驳，然而，“大东茶室”见证了独立年代我国单纯的人文风景，也看着两代人从幼苗到成长，到一个接着一个的离家背井，到外地求学和谋发展，开拓自己的事业。为了传承爸爸艰辛创办的传统生意，在上个世纪80年代爸爸生病后，三弟选择放弃自己的工作，回家经营老店，尝试创出一片天。

30多年来，三弟两夫妇坚持留守加央，不但买下了长期租来的店屋，还全心全意和用心地经营至今已有60多年历史的老店。他装修了店屋，还把生意打造成融合“传统”和“时尚”为一体的咖啡店。咖啡店的外观依然保持不变，但却拥有“时尚”咖啡厅所提供的wifi、LED电视机、两份华文报纸等设施，更贴心的是，老店还摆放几副老花眼镜，方便年长的顾客阅读报纸。尽管没有装上冷气，但老店的咖啡茶水和食物却价廉物美，迎合大众的需求，也成为了老街坊和三大民族聚集的好去处，因此，“大东茶室”也赢得了“一马咖啡店”的称号。

许多加央的居民说到早上品尝古早味的好地点时，就会想到大东茶室的“摇摇蛋”面包，这个马来话称为“Roti Goyang-Goyang”的营养餐点，是在两片烤面包上，铺上煮到还在摇晃的2个半生熟蛋，它不但是“大东茶室”的招牌早点，也是各民族的最爱。然而，在店里摆卖的一小包一小包的椰浆饭，始终是最令我难忘的甘榜古早味的早餐美食。这些用香蕉叶包裹，内有小块鸡肉、小鱼、咸鱼、蛋、

沙丁鱼、江鱼仔或小虾的一小包椰浆饭，任君选择，每包只售一令吉，吃下两包不同内容的香喷喷椰浆饭，配上一杯咖啡，再来一两块马来糕或两片涂上牛油和kaya的烤面包，就能饱食一顿即丰盛又廉价的早餐了。这里售卖的多种马来糕点：pulut inti，cucuk padat，kuih kacang hijau，pulut udang，cucuk pisang，pulut sambal 等等，也勾起我小时候的味蕾的回忆。

在加央，“大东茶室”虽然不是历史最悠久，但如今已是老字号，因为原有最老的“远东茶室”已经易主，而大街上的几间传统咖啡店，有的已拆迁，有者后继无人而关闭。咖啡店不但是喝咖啡的地方，也是工余之暇，聊天、看报纸、与老友高谈阔论、联络感情的地方。幸运的是，“大东茶室”并没有没落，经营方式经过改良后，它没有被时代淘汰。在怀旧风吹佛之下，传统咖啡店反而有复兴趋势，州政府目前在大街的一些墙壁上画壁画，画作的内容有意宣传传统咖啡店，以促进旅游业，相信没有经包装的传统咖啡店，不但不会被淘汰，还会有发展的空间。

2021年6月20日

父亲的眼泪

男人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这句话给我带来很深很深的感受。

父亲是一个性格豪爽、开朗、不拘小节的人。他给我的印象是刚毅坚强的，犹如我们的避风港，天塌下来由他去顶。然而，他让我看到了他脆弱的一面。

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我震撼不已，也令我毕生难忘。那年我12岁，父亲带着我和大我一岁的哥哥去新加坡。哥哥从小就不爱读书，小学毕业后，无论父母怎么强迫他，他就是不要念中学，还拿了给他交学费的钱离家出走，偷偷搭巴士去外地找亲戚。父亲没办法，只好带他去新加坡投靠大舅，在他的工厂当学徒。

我们在新加坡逗留的最后一个晚上，父亲突然抱住哥哥，声音哽咽地嘱咐哥哥，“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回家，你一定要听大舅的话，好好学习，你没有读书了，一定要学好手艺，以后一切就要自己保重。”虽然父亲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但他说到以后不能在哥哥身边照顾他时，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最后泪流满脸，流露出对年少儿子的千万个

不放心和依依不舍。父亲的眼泪，触动了我的小小心灵，因为我从来没想到一个大男人也会流泪的。

父亲第二次掉眼泪，是在我发高烧的时候。那年，我上中学了，有一天我突然发高烧，而且烧了2天一直不退。爸爸频频进来房里看我，摸我的额头，探我的热度是否消退，即焦急又忧虑。他坐在床边轻柔地以海南话对我说，“侬一定要好起来呵，爸爸明天买一个苹果给你吃。”我在迷迷糊糊中感觉到一两滴眼泪滴到我的手上。原来父亲过分忧虑，担心我不会好起来，忍不住伤心地掉下了眼泪。在40多年前，我们家境不好，父亲的收入微薄，又要养一群孩子，当时想吃一个苹果，可说是一个奢侈的愿望。为了要我的病好起来，父亲从菜钱中扣出几角钱买了一个苹果给我吃。

再看到父亲流泪时，是我和父亲见面的最后一次。那时，父亲已经患了末期的肺癌，医生说没希望治疗了，因为癌细胞已经扩散。弟弟只好从医院带他回家疗养。我经常从吉隆坡赶500多公里的路回家看望他。那一次我要返回都门之前，进房里和他道别。他紧握住我的手不放，哭着对我说，“侬这一走，就永远看不到我了。”我当时也已经泣不成声。但为了工作，不得不暂时离开他。两个星期后，妹妹告知父亲撒下我们撒手人世的消息。爸爸的离去，给他经历了69年辛酸艰苦的人生画上了休止符。我们悲痛从此失去了慈祥可亲的爸爸，更遗憾的是，那个年代我们兄弟姐妹都还没有出人头地，无法在他生前好好报答他，让他晚年得以享受清福。

对任何一个男人来说，他是家中的顶梁柱，生活中的艰辛，还有面对未来的担忧，不可以休息，也没有地方去倾诉，只能像牛一样干活，为了生活，即使有泪也不让它轻易流出来，只能默默地去承受。其实，无论对于多么坚强的男人来说，有时也会孤独，会感到无奈，毕竟生活在凡人堆里，总会面对无数的困难和挫折，到了伤心之时，眼泪难免会不由自主地流出来。男人之所以掉眼泪，确实道出了他背后的辛酸与痛苦。

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几十年了，但他掉眼泪和充分表现出对子女关怀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爸爸，您永远在我们的怀念之中。

(稿于2008年12月)

渐渐远去的身影

妈妈 请您醒一醒
您推着摇篮的手停住时
我立即醒了
我轻轻摇晃着 呼唤着
为何您依然沉睡？

不肯再睁眼看我
干枯消瘦的躯体
承受着群箭刺肤的煎熬……

2018年11月，与多位友人在澳洲自驾游，我们从卧龙岗南下经大洋路前往墨尔本，最终目的地是阿德雷德和袋鼠岛。沿途沉浸在澳洲大洋路周围的自然风光，欣赏着海岸线的悬崖峭壁当儿，突然接到妹妹从槟城打来的电话，急促地告知80多岁的妈妈在卫生间跌倒后昏迷不醒，要我立刻回国。

抵达墨尔本，立刻安排搭火车返回卧龙岗友人住宅收

拾行李，赶往机场搭乘之前已经联络马航换到返程机票的航班飞抵吉隆坡，隔天立刻搭上ETS火车和渡轮过海，直奔槟城的私人医院。

经过三天两夜的跋涉，终于看到妈妈了，但无论我怎样的呼唤，闭着眼睛躺在病床上的妈妈不再回应，也不再睁开眼睛望我一眼。由于妈妈昏迷不醒的情况持续，医生建议我们接她回家。

我们在三妹家住下来，轮流照顾妈妈，也请私人护士一星期来两次帮忙照料。晚上，为了方便看护妈妈，我和她睡同一间房。妹妹在妈妈的床边放了一个小录音机，不停地播放阿弥陀佛的佛号，让昏迷中的妈妈的心灵得到安宁、平静。妈妈沉睡了2个月左右，就安详地往生西方净土。在陪伴妈妈期间，佛号的助念每晚也引着我进入梦乡，和妈妈一起在梦中寻觅过去的生活和点滴……

夜很深了，妈妈依然在火炉边轻轻地搅拌着锅里混合了糖、椰浆和水的粘米粉，让锅底下的小火慢慢地使锅里稀稀的粘米粉转稠，然后再倒在蒸盘上用大火蒸成美味可口的糕点。妈妈汗流浹背地挨在火炉边，由早做到晚的身躯已经被折腾到疲惫不堪。她一边搅拌，头不由自主的垂下来打瞌睡，然而，又因为放缓搅动的手触到热锅被烫着而惊醒，不得不加快搅拌的速度。

40年前，为了养育8个子女，父亲的收入经常入不敷出。为了帮补家用，妈妈不得不每天日以继夜、不辞劳苦的做各种各样的糕点售卖。当年，做糕点的材料不像现在那么

方便可以买现成的。从磨米、刨椰子、榨椰浆、浸泡和冲洗绿豆壳、捏糕以及许许多多的琐碎工作，无一不是利用人工的。这些工作都是妈妈亲力亲为，有时候，她会累得一边刨椰子一边打盹，椰壳因而掉了下来，她的手指就被刨椰子割伤。她也亲自推着笨重的石磨，把浸软的白米磨成米浆，工作是多么的繁重辛苦。但是，妈妈始终默默地承受着一切的辛劳，而不让我们花太多时间帮她，为的是不要剥夺我们温习和做功课的时间。我们兄弟姐妹在妈妈如此坚韧、刻苦耐劳和毫无怨言的情况下，才不至于因为家庭经济问题而失学。

为了应付考试，我经常熬夜捧着书本死啃，看到在深夜里还不停地忙着走动的妈妈，心里多么的难受。当我要给她帮忙时，她总是把我赶走，吩咐我专心读书。很多时候我耐不住熬夜，往往书本掉在地上，人伏在桌子上睡着了。妈妈看到这种情形，就会弄一杯热牛奶静悄悄地端到桌边，摇醒我，叫我喝了牛奶进房里睡觉，而她还得打起万二分精神去完成未做完的工作。

我们是在妈妈无怨无尤、含辛茹苦，终年劳劳碌碌赚取微薄收入的支撑下，至少完成了高中学业。只有小弟和小妹在我们作为哥哥姐姐出来谋职后得以完成大学学业，乃至后来凭自己的努力考获研究生学位。

相信全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永远扮演者最重要的角色。虽然妈妈已经远走，我有时还会禁不住想起儿时紧紧拉住她的衣襟，为的是要抓住妈妈特有

的温馨，留住她渐渐远去的身影。

温馨的五月

伤春乃馨，散发那年的芬芳

浓浓爱意满满祝福弥漫着

但 彼此的距离

已像星辰般遥远

只能对漂泊海角天涯的您

寄托沉静的梦 ……



2019年5月10日

切不断的亲情

飞机在广州上空盘旋准备降落时，腕表上显示晚上8点，从窗口往下望，除了机场和市内的点点灯光外，大部分地区几乎是黑乎乎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能源紧张，实行电流节约。我和妈妈的心境是澎湃的，心情上下起伏，既高兴又紧张，这是我们第一次踏上这片朝思暮想的祖籍国大地。

1990年，中国已经实行改革开放，但马来西亚政府在马来西亚共放弃武装斗争后才允许国人前往中国探亲旅游。这项措施一实行，我立刻着手安排行程和办签证，带着妈妈回去祖籍国探亲，为的是实现爸爸的遗愿。

翌日，我们转机去海口。大堂兄和侄儿在我们预定的酒店等我们，接我们去万宁乡下。在还没有高速公路和高铁的年代，长途汽车行驶4个多小时才到达万宁县城。我们下车再转搭载客摩托三轮车，20多分钟后终于到达农村。三轮车还没停下，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已经响个不停，村里的亲人都出来迎接我们，拥着我们进去屋里。千里迢迢回到父亲的故乡，大家都拥抱在一起哭成一团。第一次与爸爸唯一的亲哥

哥 - 伯父见面时，我竟然抱着他稀里哗啦大哭起来，因为我以为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是爸爸。他们兄弟俩不但样貌相似，连讲话的语气和神情都相像。

当年的农村设备简陋，卫生条件恶劣，鸡鸭猪只都没有圈起来，没有穿裤子流着鼻涕的小孩和四处走动觅食的家畜在一起走动。尽管如此，为了难得的相聚，我们还是在农村住了一个星期。伯父安排我们睡在爸爸离乡前的卧室。躺在木床上，心情激动而难以入眠，做梦也想不到，竟然有这么一天睡在爸爸老家的床上。

隔天，伯父和堂兄带我们穿过一大片稻田走到海边。这是一个内海，蓝天白云，海风徐徐，风平浪静，远处有小船在海中打鱼。伯父说，当年他在海边亲自送走爸爸，但一连几天气候恶劣，海上波涛汹涌，风雨交加，连续三天送行不成。但国民党军队已经进村抓人了，即使海面还不太平静，第四天不得不把他送上普通船只，载他和村里的一些年轻人出大海转搭大船下南洋。伯父哽咽地说，爸爸投奔怒海，不知是生是死，过了相当长间接到第一封家书后，才知道父亲还活着。

上个世纪30年代初，国共内乱，国民党到农村抽壮丁，家有兄弟三人或以上的，须抽取一人前去当兵。村里很多人都不愿意当兵，因为被抽去当兵的年轻人，必须离乡背井，抛妻弃子去从军，从此埋骨疆场，无踪无迹。爸爸和伯父兄弟俩，当然抽弟弟，因此，爸爸被迫和村里许多年轻人飘洋过海，逃去南洋避一避。岂知不久日本占据中国，局势更动

乱。日本投降后，爸爸接到奶奶已经逝世的消息，就萌起决定留在南洋打拼赚钱念头，期望有朝一日衣锦还乡。谁知道，他的回乡梦，却是在他离世后由后代为他实现的。

和海南亲人相认之后，我和弟妹们先后去了好多趟海南探亲，也见证了海南的蜕变，基建的发展迅速，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而家乡亲人的生活条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和变化。

2019年8月，新冠病毒还未来袭，海南的海水依然湛蓝，大地一片祥和。在二堂兄和侄子们的邀请下，我们8个兄弟姐妹及家属共17人，带着高龄87岁的妈妈，浩浩荡荡的重返祖籍地。如今，海南有了高速公路，从海口机场到万宁市只需两个小时。侄子侄孙们分别开着5辆汽车，从县城酒店把我们载进村里，因为村里的道路狭窄，小巴无法开进去。

堂嫂和侄媳妇们准备了非常丰盛的团圆饭，除了鸡鸭之外，尽是美味可口的海鲜，更有价格昂贵的龙虾。和以往相比，村里的情况改变了，堂兄在祖屋旁盖了更大的新房子，而且备有现代化的卫生设施。家里的侄子和孙辈们都发展得不错，有的成为专业人士，有的做生意赚了钱，而且都搬到城里去住，乡下只剩下堂兄嫂和年纪较大的侄子。

毕竟，根是故土，是难以割舍的情怀，千里跋涉回到故土，虽然我们未曾在祖籍国生活，但许多情景似曾相识，因为内心深处牢牢记住爸爸生前向我们叙述的故土情况。亲人说，我们说的海南话很地道，可见爸爸身在海外超过半个世

纪，没有忘记向后代传承家乡话、习俗与文化。

亲情犹如一江剪不断的流水，流动的是亲人心中永远的思念和牵挂。

（稿于2020年5月）



两次手术的煎熬

默默地看着他躺在床上，由医院工人和护士从7楼病房推到2楼的手术室。不知道他的感受如何？担忧？害怕？然而，我的心却在哭泣，强忍着眼泪，不要让泪水流下来。

此时此刻，他需要的是鼓励和关怀，我不能在他最无助、最脆弱的时候，在他的面前流泪。我告诉他，妹妹已在佛庙为他点灯和念经。我那虔诚信奉基督教的同事也衷心的为他祈祷。啊，众神在保佑！他会平安无事，手术会顺利进行的。到了手术室门口，我必须止步，紧紧握住他的手，叫他不要害怕，我会在门口等到他出来。

他进去后，我再也忍不住了，靠在墙角，无助、彷徨、低声的哭了出来，伤心的是，上天为什么让他的心灵和身体承受着这么多的痛苦。儿子传来短讯，叫我放松心情，他在公司交待一切后就赶来陪我。

这次是他第二次接受手术。第一次是在2011年12月，切掉一段有癌细胞的大肠。一年多以后，由于病情复发，癌细胞蔓延到肛门，所以医生不得不再动刀。第一次手术后，他

接受了25次的电疗和6次的化疗，痛苦地经历了折腾不堪的日子。如今，病魔还是没有放过他，再次纠缠他，让他硬着头皮跟病魔对抗到底。

癌细胞来袭是静悄悄的，一点征兆也没有。平时身体状况没有什么不妥，无痛无痒，但是，在2010年下半年的一个晚上，他突然发现肛门出血，赶紧进入医院的紧急部门检查。看病的普通医生说，出血是痔疮造成的，拿一些药去敷用就好了。过后，一切恢复正常，就没有再出血。一年后，他前往栢城出席国际潮学研讨会，过后再北上吉打双溪大年，跟冰谷讨论合编《马来西亚广西诗文选》的事务。在冰谷家作客时，他在厕所里又再次出现肛门出血的现象。回来后就立即看专科医生。经验老到的专科医生聆听了他的叙述，毫不迟疑的要他一连3天做内窥镜、断层扫描和超音波扫描的检查，结果证实患上了大肠癌，而且是第三期！两个星期后，他接受了第一次手术。谁想到，事隔一年半，还是难逃第二次动手术的厄运！

时间一秒又一秒消逝了。这时觉得时间好像蜗牛，走得太过于缓慢。虽然老大和老三陪着我，叫我不要紧张，但我还是坐立不安，只要手术室的电动门一开，我就紧张地往里面望，希望推出来的病人就是他！他是在上午10点半进入手术室，被推出来时，已经是傍晚6点半了。他戴着氧气口罩，身上插着不少管子，不过人已清醒。他虚弱的、轻声的告诉我们他的伤口很痛，很痛……！

接下来几天，他承受着手术后两处伤口的疼痛，连移动

身体都感觉痛楚万分。更折磨他的是，因为肛门被切除，连坐都疼痛不堪。看到他这样的痛苦，我们的心也痛，恨不得能分担他的一些痛苦。

如今，他的病情逐渐起色，也渐渐有胃口吃东西，并且能够重新坐在电脑前，开始做一些事情，因为他这一辈子最放不下的就是一切有关马华文学史料的工作。在伤口不那么疼痛，精神逐渐好转起来时，他怎能呆呆地睁着眼睛看着光阴飞逝呢！何况在他动手术之前，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委托他编辑《马来西亚海南诗文选集》。即便还在养病，他仍然不停地联系各地的琼籍作家，向他们征稿，以期早日把书编好。整理资料、剪报、写稿、编书也都是他的精神寄托。这些工作常使他废寝忘食。现在，他似乎也忘了生病这回事了！

接受过两次手术后，他更加消瘦和憔悴。上星期，他接受了一次断层扫描，医生说，癌细胞已经清除，但还需要观察一阵子，才决定是否需要再接受化疗。经历了两次手术的折磨，我们希望他最终能够战胜病魔，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健康。

他，是我的另一半李锦宗，衷心地感激各地亲朋戚友以及社团和文艺界人士，在他生病期间前来探访，抑或打电话来问候，或者在面子书和电邮上送来祝福，让他享受到亲情和友情的可贵，也感受到人间的温情。

最后一篇稿

2017年底再度造访武汉，而得以和失去音讯10多年的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望衡联系上，因此，才能把锦宗的遗著《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交到他的手中，也有幸得到陈教授撰文写了一篇评论。接到这篇评论文章，光是看题目“字字皆是血，幸苦不寻常”，我泪奔了，边看文章，眼泪禁不住地一直流下来。

的确，锦宗对马华文学史料的搜集、梳理与撰写都是非常的认真和严谨，别人写的任何马华文学史料的文章，他一定会细读，进行勘误和修订，不允许错误持续误导人。即使他已经病入膏肓，不能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他还是要对错误的史料进行纠正。所以，陈教授形容他的史料文章“字字皆是血，辛苦不寻常”，我有很深很深的感受。

2017年6月上旬，张树林和蓝启元来探病，顺便给他带来了马来西亚雪隆潮州会馆出资聘请詹缘端、徐威雄和童敏薇合着的《海滨潮乡－雪隆潮州人研究》，他翻到介绍雪隆地区的作家、报人和学者的章节时，看到了许多的遗漏和错误，即使当时他可说是已经病入膏肓，吃东西越来越少，多

数处于睡眠的状态。但只要他没有入睡，就翻看这本书，最后，他叫我坐在电脑前，替他打一篇稿。

他专用的电脑在楼下的书房，旁边有一张平常供他午睡和休息的小床。他躺在床上，虚弱的一字一字的口述，我就在电脑的键盘上敲击，如有不确定之处，我还要在电脑里的资料库翻查和确认资料。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从他的口中吐出来，我就跟着他的口述敲打。时而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我不得不把耳朵凑近他的嘴边，才能清楚听他说什么。有时竟然没有了声音，原来他已经睡着了。所幸我跟他生活了40多年，对马华作家还算相当的认识和了解，所以他提到的作家我都不会陌生，很轻易的把他们的名字打了出来。

锦宗在病危时挣扎地口述及完成的这篇题为《雪隆潮籍作家》的遗稿中指出，“《海滨潮乡——雪隆潮州人研究》一书整理出来的雪隆潮籍作家、报人和学者大约有24人，显示执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极度缺乏……”他在纠正遗漏时，把雪隆潮籍作家分为5类：第一类，南来作家；第二类，在雪隆地区土生土长者；第三类是为了求学或工作而曾经短期居住在雪隆区，当中在学业完成后回去各自州属发展；第4类是，在雪隆区完成大学教育后留下来工作并落地生根，或从其他州到雪隆区谋生而定居者；第5类是，长期或短期居留雪隆地区，后来因为工作、学业或其他原因而移居国外或其他地方的作家。结果，他所写出来的雪隆区潮籍作家有60多位，而不只是24人。此外，他也纠正了《海滨侨乡——雪隆潮州人研究》一书中的错误，例如误把闽籍作家叶啸列为

潮藉作家；潮洲人黄纪达只是商人、许博义早期只学习翻译马来小说、洪松坚和锺启章只是名噪一时的报人等，他们都不应被列为作家。

这就是锦宗向来对梳理和坚持纠正史料错漏所持的态度，即便已经病入膏肓，只要还活着的一天，他是不允许马华文学史料有任何错漏的。

这篇文章完成后，我立刻电邮给南洋商报《商余》版编者张永修，并告诉他，这也许是锦宗的最后一篇稿了。永修很快回应说，此稿将在星期五（2017年6月22日）见报。然而，锦宗再也等不到这一天读此文章，他在完稿后两天，也就是19日星期二晚上撒手人寰。结果，永修把星期五的《商余》改版为“李锦宗逝世专辑”，除了发表他的最后一篇稿《雪隆潮藉作家》外，也发表多位文友的哀悼文章和诗作。

（稿于2018年1月15日）

终敌不过癌症

肛门内复发的肿瘤不断地刺痛着他，不但令他坐立不安，晚上更加难于入眠。

每天，他必须咬紧牙根，强忍着永无休止地折腾他的疼痛。看着他日以继夜地被疼痛所煎熬，我们的心里多么难过且在淌血，只能悲伤地、六神无主地望着他，不知如何协助他减轻痛苦，或替他承受痛苦。

他的病情是在今年农历新年过后突然恶化的。过后，病情每下愈况，胃口大减，体重骤降，大部分时间卧床。陪他去医院复诊，我告诉肿瘤科医生，他被疼痛折腾得不堪，要求医生设法减缓他的痛苦。医生摇摇头说，已经无能为力，即便再动刀切除肿瘤也于事无补，因为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其他部位。他唯一能做的是，开更强烈止痛药加上含吗啡药水的处方，尽可能抑制他的疼痛。医生也善意的进行安排，让临终服务人员上门探望和慰问，尽可能协助他减轻痛苦。然而，这个安排说明什么？明显地意味着，我们和他生离死别的日子已不远了！

医生放弃治疗他之后，我们心照不宣，但心里非常难

受。很快的，我收拾好心情，调整情绪，以便好好地陪着他，让他安心地走完他所剩无几的日子。也许吃了太多的止痛药，他两个月前就没有胃口吃东西，每天只吃几口稀饭和麦片，体重在两星期内骤降8公斤，全身虚弱乏力，只想卧床而不愿走动。他不再像以前，整天不是翻阅报纸，便是坐在电脑前输入或更新资料。尽管已经病入膏肓，对于马华史料的整理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当张树林和蓝启元来探望他，并带来一本《海滨潮乡：雪隆潮州人研究》一书时，他翻阅到有关雪隆潮籍作家、学者和报人的部分，立刻看到了错误和遗漏。为了要做出纠正，不能长久坐着的他，只好躺在病榻上口述，我帮他翻阅资料和打稿。由于没有气力，说话声时而很小，很难听清楚，必须把耳朵凑近他的嘴巴，有时太累了，他念到一半竟然睡着了。就这样口述、打稿、查资料断断续续地在几天内勉强把这篇文章写成，得以纠正错误。文稿完成后，我第一时间就电邮给永修，并告诉他。这也许是锦宗的遗作。永修说文章会在6月24日发表，但，锦宗在19日晚上就撒手寰宇。结果，《商余》在24日刊登的是哀悼锦宗的特辑！

锦宗在病入膏肓期间，一直处在睡觉的状态，吃东西越来越少，在逝世前几天，除了喝几口水之外，几乎完全没有进食。6月19日下午2点是他回去医院复诊的日子，但他自己放弃去医院，因为他全身乏力，无法起床。我对他说，我打电话去医院改期。傍晚，我扶他去洗澡，还跟他洗头，清理粪袋，一切弄得干干净净。晚上9点多，我发现他很喘，

额头冒着一些汗，我轻揉他的身体，他轻声说要小便，我扶他进厕所，到厕所他就倒下去，张大双眼看住我而说不出话来。我吓呆了，边哭边喊他，并立刻打电话给住在附近的大儿子。不到5分钟儿子回到家，立刻从厕所把他抱起放在床上，这时，老二也赶到了，他们不停地喊着爸爸，但他已经不能回应了。9点53分，他原本睁着眼睛慢慢的盖下来。就这样撒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结束了苦缠他6年多的恶疾！

刊于2017年7月14日南洋商报《商余》



深切怀念

时间无声无息的溜走，一眨眼，你离我们而去两个寒暑的日子了。

这两年来，老是感觉到屋里的每一个角落，你的身影无处不在。仿佛看到你在电脑前不停地打字，更新马华文学的资料；在翻阅摊开在桌子上的报纸，剪下你要的文章；躺在床上看书，不时在书中做笔记；端着一碗饭菜，边吃边看电视……你的音容不时浮现眼前，挥之不去。然而，午夜梦回，惊觉枕边人已经不在了，不由自主的呼喊你的名字，没有回应，只有独自面对黑暗，不禁潸然泪下。

永远难忘两年前的6月19日夜晚：你躺在床上咬紧牙根地承受着病魔的折腾，强忍着疼痛的煎熬，扩散的癌细胞导致肝脏无法排毒而全身已经发黄，你始终没有呻吟，没有吭声，没有向我要求什么，瘦削的脸不自在地转来转去，额头上微微冒汗，呼吸急促而喘气。我无助的望着你，握着你的手，轻声问你要我做什么。痛楚在我的心里扩散，就像刀戳在我心上，不知如何分担你的痛苦，恐惧突然涌上心头，预感你随时会放开我紧握着你的手。

虽然你无神的眼眸望着围在身边的三个儿子、儿媳妇和子孙们，你似乎有千言万语要交代，还有放不下的文学事。但，你始终一句话也没说，很无奈地、不情愿地向召唤你的死神走过去。终于，你慢慢地把双眼闭上了，就这样与世间道别，撇下了我们。我相信你此时此刻离去，一定是满怀遗憾和非常不舍得，因为你还没有实现有生之年要撰写一部完整的马华文学史的夙愿呢！

无论怎样呼唤你，孩子和子孙们喊着你，你不再回应了。我意识到你是真的走了，永远地离开我们，追随多位已故好友作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我知道，从此以后，你永远不会再望着我，不会再理会我，不会再与我拌嘴，不会再批评我了！虽说你的离去，使你摆脱了6年来让你的身心受尽煎熬和折磨的痛苦，但我们始终多么不舍得你远走。

难道我们缘尽了吗？40多年的夫妻关系就这样结束了吗？不，与你风雨同路40余载，我太了解你，你最放不下的是家里堆积如山的旧报纸、书籍、剪报以及你日以继夜在整理的资料。你走后，我并没有完全糟蹋和辜负你为马华文坛所付出的一切心血。

你的后事办妥后，我开始整顿家里的东西，收旧报纸的人连续5天上门来，用小卡车把家里收藏了一、二十年而你一直没时间阅读的上千公斤的旧报纸拉走。虽然明知道这些旧报纸堆里也许藏有你所需要的珍贵资料，但我总不能让旧报纸永远摆在那里。不知你会不会在我看不见的空间里高喊：“别卖掉我的旧报纸”？你逝世后的百日，我以未亡人

的身份，把你所收藏的一万多册马华书籍和文学刊物、所有的资料和文献捐赠给了新纪元大学学院，使你花费了大半生的精力收集和梳理的史料，得以让后人继续整理和进行研究。目前，这些书籍和资料已经有了归宿，静静地置放在新纪元图书馆内的“李锦宗马华文学史料馆”里。

自你往生后，在继程法师的催生以及获得怡保观音堂法雨小组资助下，我把各方文友们在你的追思会上朗读的、在各报章的文艺副刊上发表的哀悼文章和悼诗以及中国学者对你的离世表示关怀而书写的文稿，加上我写过有关你与病魔抗战和收集史料的经历的小文章，汇集成一部纪念你的文集，题为《心祭》，作为我与家人永远缅怀你的一部纪念专集。另外，我也挖掘出你早年专写有关马新文坛动态和华文作家史料的旧稿以及你在报纸副刊专写有关马来文坛、英文文坛和淡米尔文坛动态的旧作。这些贴在学生单线习字簿的旧作的数量，足以出版三本书，庆幸这些旧作没有连旧报纸一起卖掉！

雪隆潮州会馆主席林家光不忘你曾经效劳会馆，在你的追思会上主动献议由会馆赞助出版你的遗著。因此，这两年来，我全面投入在整理你的旧作，终于汇编成两部书：《锦书宗笔之马新文史综述》以及《锦书宗笔之多元文坛钩沉》。这两部遗著已经先后问世，总算使你以往辛苦挖掘和撰写的资料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不至于被深埋在资料堆里，同时我也算是尽了与你夫妻一场的责任，没有辜负你为马华文坛所作的奉献。

你远走后，尽管一直忙碌着整理你的藏书、旧作和编书的工作，但对你的怀念始终永无休止，心底经常呼唤着你回来，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恳求你化身一只飞蛾吧，栖息在壁橱上无声盯着我看，也是好的。

（写于2019年6月19日锦宗的2周年忌日）

（2019年7月2日刊登于星洲《星云》版）



成为老年人是福气

2016年，终于完全从服务了43年（正式职位和兼职）的工作单位退下来。开始时，生活习惯还是难改，一睡醒的第一个念头就想到今天当什么班，要赶紧准备去上班；有时午夜还会突然惊醒，以为自己睡过时忘了去值早班。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些时日才慢慢地改过来，才能逐渐适应退休的生活。

不上班后，全心全意日夜陪伴着被恶疾折磨的外子，弥补在职期间对他缺乏照顾的歉疚，直到他于2017年从煎熬和痛苦中得以解脱往生为止。外子的后事及一切该处理的事都办妥之后，真正面对少了经常与我抬杆的老伴和独居的日子，收拾茫然和失落的心情，为自己今后的岁月和生活进行妥善安排。

如今，担子都放下了，感觉顿然轻松无压力，日子过得无牵无挂，每天睡到自然醒，可以为所欲为，做自己喜欢的事。学书法、学潮州话、教邻家小孩读中文、出席讲座会、参与编委工作、积极参加乡团和一些组织的活动，尽自己所能，为组织做公益等。除了填补空闲时间外，也让生活充

实，心境保持活跃。有时还会放任自己，只要朋友邀约，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必请假，不必通知单位，无忧，逍遥自在。

然而，退休后就成了老人家吗？在我参加的某个组织，经常被一批比我年轻的人称为“你们这班老人家”、“你们不必上班，有的是时间”，“有些活动由老人家去参与吧，反正你们有空”、“老人家提出的建议没有创意”等等。

这些话难以令我服气。我第一次从正式的职位退下时，单位并没有嫌弃我已经“年老”，也不聘请新人填补我留下的空缺，就立刻以合约方式返聘我，我因而又为单位继续服务了六年。这岂不说明我虽然已“过期”，但还没有“老”到不能再利用了呀！

三年前二度退休后，我并没有感觉到顿失重心，我过着自己设定的生活，心态保持乐观，尽可能适应外在环境的迅速变化，敢于追梦，追求自己年轻时无法实现的梦想。当然，我的梦想并不是一个完整、庞大的计划，它只是一个微小的期待，但在实践时能使我感觉快乐，能让我的日子过得圆满、充实、有意义。退休后的日子，我依然感觉到生活充满热情和活力，毫无感觉到自己已经“老”了。其实，视我们为“老人家”的所谓“年轻人”，他们的年龄距离退休的日子也没多远，他们过不了多少年就会加入退休者的行列，也即将成为“老年人”。这时我轻叹一声，也不过是五十步之遥罢了嘛，到你笑看夕阳，同样被人轻慢之时，但愿我还有机会得到你一个温暖而理解的熊抱！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有人说：童年恍惚，青春闪过，迎来疲惫的中年，渐渐走进无奈的老年。其实，一个人能走进“老年”，应该说是幸运、有福气的，因为世界上仍然有许多不幸的人英年早逝、他们不是病逝，就是意外身亡，他们没有机会步入老年，很多事情还来不及做，很多梦想还没实现人就走了，根本没有福分享受晚年的写意生活。因此，我不再介意人家叫我“老人家”了，我至少有福气步入老年，享受到无忧无虑、安逸惬意、没有承受压力、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但愿老天继续赐我健康的身体，让我得以享有当下的生活，直到走入耄耋之年！

(2019年12月5日刊登于星洲“星云”版)

结缘武汉 祝愿雄城

中国武汉，我认识你！早在2017年我就与你初识，那时的你是白天的激昂，黑夜的绚烂。

中国武汉，我认识你！你是悠悠白云，千千黄鹤，滔滔江水的思乡。

中国武汉，我认识你！你是大楚之中第一繁盛处，天下四聚之一。

中国武汉，我认识你！你是辛亥革命第一枪响起的那座不败之城，英雄之城。

中国武汉，我认识你！你有着九八抗洪那场战役中击退洪水恶兽的神兵天降。

中国武汉，我认识你！你是由千千万万个拥有狠劲、韧劲和拼劲的武汉人民奋力守护的希望之城。

与往年的喜气欢腾，守岁迎新的中国传统节日春节不同的是，在庚子鼠年到来之际，在中国版图的中心——武汉悄然迎来了一场名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染病。今年的春节让武汉病了，中国病了，甚至世界也开始抱恙。虽然武汉和马来西亚相隔好几千公里，但是疫情肆无忌惮地在武汉蔓延

和扩散的消息传出后，我已然坐立不安，不安的不是忧己，而是让我看见武汉，洞见中国，感染我生命的一群武汉艺术家朋友们的安危。您们还好吗？您们一定要好好活下来！待到春暖花开时，让我看到您们笔下那只属于劫后余生更热烈更澎湃的生命力吧！

结缘武汉，是2017年底的事了。为亲身弘扬“一带一路”精神，2017年11月25日上午，我应主办单位“艺术武汉”邀请作为马来西亚媒体采访团的成员之一，出席在武汉举行将于2017年12月在吉隆坡举办的“艺术武汉 - 马来西亚国青队对垒湖北艺术家足球队友谊赛及湖北艺术名家联展”活动的新闻发布会。飞机于前一晚降落在天河国际机场，步入新落成的机场航站楼，人流如织和建筑如虹，是我对武汉窗口的第一印象。车行入腹地，眼见的是不同于繁华的繁茂，不同于绚丽的绚烂，不同于激情的激昂。再看看当下疫情中静默的武汉，他似乎不愿也不能再用喧哗去表达什么，它病倒了，支吾着无言了。在参加新闻发布会期间，在“艺术武汉”的安排下，我有幸采访了武汉籍的几位中国知名艺术家并参观了他们的画室，亲眼目睹他们的现场创作，惊叹于他们的艺术造诣之高，与此同时发现他们的艺术语言是可以让全世界人民通晓，那种对生命存在的共性和对人类灵魂深处的精妙触达，却是只有作为艺术重镇的武汉这座城市才可繁育出来的。正是这种宏大的共鸣，让我们跨越了国界，因艺结缘，以心相守。

当残酷的疫情第一时间爆发的时候，与我有建立微信

联系的武汉艺术界朋友，我都逐一地给他们发信息问安以表牵挂，所幸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平安无事。然而，还是惊闻其中两位艺术家不幸在这场疫情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一位是在艺术武汉和马来西亚联合举办的“马来西亚及湖北艺术名家联展”活动时认识的夏世明老师，另一位是我的朋友武汉艺术家金忠敏教授的学弟——水彩画大师刘寿祥老师。据说，夏老师自知感染病毒后，为了不感染他人，孤身在自己家中隔离自救，直至2020年1月27日在救援等待中于家中不治离世，享年58岁。一个曾经热腾腾的艺术生命，在这个病毒肆虐的隆冬，冷冰冰地独自接收着命运捎给他的招魂书。刘寿祥老师的辞世更是让整个武汉的水墨画界为之悲泣，一代领军人物的陨落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却又是一种精神的不朽，一种不辍探寻生命真谛，把阳光带入画布，将生活美入笔触的崇高艺术学养。请您们一路走好，望天堂没有病毒与孤独。

除了我所直接和间接认识的朋友不幸在疫情中离世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在一线救治感染者的医学教授、医生、白衣天使等医务工作者也因受到肺炎病毒感染抢救不治，以身殉职。其中包括年仅29岁的武汉市协和江北医院消化内科年轻医生夏思思、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外科医生肖俊等。他们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不惧奉献，冲锋在前，始终保持强大的战斗力，昂扬斗志投入抗疫斗争，为的是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他们是这次疫情中的逆行天使，更是抗疫战斗中的英勇之士，为抗击病毒全球化扩散而坚强

值守，他们在舍，舍个人安危，舍老小之家，舍亲朋牵挂，直面风险的大无畏精神令我叹服，更心生敬佩。

继2008年中国雪灾和中国汶川地震，时隔12年，马来西亚又将真诚关切和倾情援助给了中国，给了武汉新冠抗疫。马来西亚的华人和一些乡团基于民族感情和乡情，也纷纷慷慨解囊，筹集款项大量购买口罩、手套和其他医药用品运送到中国解决医疗物资严重短缺的问题。马来西亚的救援民间组织“希望行动”更是发起了名为“支援武汉”的捐赠活动，向大马人民募集医疗物资和义款，以尽速发配给处在中国肺炎疫情重灾区的武汉，用以助力保障前线的医护人员和民众的日常生活。

从来没有哪一个时刻，让我如此关切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和一群人的安危。这种关切在我与武汉艺术家结缘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深深地埋下了种子。他们中的很多人深陷疫区，却从未停止将身心的艺术求索与武汉这座城市的悲壮命运密切关联，生发出来的创作激情更是促使他们用画笔为这个时代，这座城市，中华儿女绘写英雄本色。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这次也一定可以的。愿再见，樱花烂漫时。

（稿于2020年2月29日）

附：2019年，武汉爆发冠状病毒疾病事件，激起马来西亚作家以文字给以精神支持，《武汉，我们与你同在！》也应运而生。该征文活动开放给作协会员和所有热爱中文写作人士参与，投稿体裁包括散文、小说、新诗和古诗

词等。主办方酌量选择适合作品，交托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转送给广大的抗疫勇士，同时也挑选适合作品结集出版。部分作品已被中国驻马大使馆文化局推荐到中国官方文化网。



重访旧地悼念姚老

2019年5月下旬到达河南郑州时，虽然已经错过了4月初古都洛阳的牡丹节而无法欣赏到以雍容华贵艳冠群芳的牡丹花，但是，与阔别10多年、姚拓先生的生前好朋友刘教练一家和陈晓星的欢愉重聚，非常难得。在郑州逗留一周期间，刘教练和陈给以我热情的接待，也陪我畅游郑州景点。

此行最大的收获是，在刘教练同姚老的女婿老冯取得联系后，我们驱车前往80多公里以外的巩义市，由老冯带领我们去姚老出生和度过童年日子的乡村鲁庄。此次重访姚老的故里，主要目的是为了缅怀逝世10周年的姚老，到他的亲人为他在鲁庄祖坟竖立的墓碑和衣冠冢凭吊、祭拜、致敬。姚老于2009年10月7日在吉隆坡班底医院病逝，终年88岁，目前长眠在士毛月的富贵山庄墓园。大约20年前，我和锦宗曾经与姚老一起到过鲁庄，寻觅姚老在他的散文集《美丽的童年》里所叙述的足迹和点点滴滴。如今，姚老和锦宗已经先后作古，他们会在天国相遇吗？

姚老的衣冠冢和墓碑，是立在距离他老家不很远的一望

无际的麦田一隅。我们从村口步行一小段路，就到了麦田。

5、6月是河南快到麦收的时节，成熟的麦子金灿灿的随风摇摆，风吹麦浪，麦子飘香。在蔚蓝的晴空下，一眼望去，金黄的麦田随着滚滚热风，掀起一层又一层波浪。长高的麦穗挺着浓密的锋芒，锋芒根部开出一朵朵小小的白花，但麦穗被风吹向田埂，我们走在田埂上，必须拨开打在地上的麦穗，才能继续往前走并穿越两旁的麦地。这是我第一次走进麦田，走在广阔的麦地，享受着风吹麦浪的惬意，近距离接触小麦，清楚看到成熟的麦穗颗粒饱满，粒粒都胀鼓鼓的，像要爆裂开来。

我们携带刘教练事前准备好的金银箔纸和香烛，而姚老乡里的亲人则准备了水果和祭品一同祭拜姚老。姚家的祖坟在麦田的尾端，姚老的衣冠冢墓碑就建在他的哥哥和母亲的墓地旁边。墓碑建得相当高大，正面刻着记载姚老的姓名、出生和逝世于马来西亚的日期、立碑人（儿女及孙辈）的姓名；背面则刻有姚老的生平和经历事迹的碑文。我们向姚老的墓碑鞠躬祭拜，并焚烧金银箔纸给他。千里迢迢来祭拜姚老，愿他的灵魂能够在自己的故乡得到安息！中国的亲人在他的故乡为他建立衣冠冢，愿他在天之灵有着落叶归根的感觉，也能回归到“美丽的童年”的日子。

过后，姚老的侄媳妇带我们去看姚老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老房子如今已经没有人居住，而且多处毁坏不堪。姚老曾在这房子里生活了10多年，这里发生的许多事物，是他生前难以忘怀的。他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散文集《美丽

的童年》，内收的篇章叙述着他的许多回忆。他在这本著作的“自序”中说：“我们家的房屋及庭院并不广阔，但出了大门就是一望无际的原野，就是我永远玩之不尽的乐园。我们天天与泥土、草木、虫鸟接触，也就连带地沾染它们身上的泥土气息。……我的童年虽然没有一件自动的玩具，虽然没有一块可口的糖果，可是，我们游玩的天地，却也是城市中孩子们所不能想象的事情。”鲁庄的确有很多姚老的美丽回忆：在麦地里打滚、和侄子比赛跳远，输的就被当马骑；为做弄同学，结果“上得山多终遇虎”，反而做弄到老师而受到重罚、设陷阱防止路人抄捷径走过他家麦田而踩死麦苗、为骑上骡子和骡子斗智、骑羊赛跑、自制炸弹和枪与同伴打仗、被母亲用钝的剃头刀剃头，让他痛得像杀猪似的叫喊等等的经历，如今，这些往事都已经随着姚老的离去而永远埋在麦地里去了。

姚老是我最尊重的其中一位长辈，在他生前，我和锦宗与他交往了30多年。交往期间，我经常从他口中谈到关于他一生经历过的种种苦难、波折、奋斗和努力的丰富人生阅历中，领悟到不少人生道理，也鞭策着我，使我懂得如何待人处事和看待生命。姚老给我最大的启示是，他说他的人生是60岁才开始，那时他统率5家出版社的总编辑部，指挥编辑们编写全国华小的教科书。他对课本的编写和用词遣字要求严格，态度非常严谨。他甚至在75岁时学习用电脑，学习用大易输入法打字，首先需要背口诀，他说，背东西有什么难，他小时经常背古诗和古文，只要熟读8遍，就能琅琅上

口了。很快的，他学会了用电脑打文章和写信给朋友了。这个积极的人生观深深影响着我，也鼓励我在不惑之年才开始写文章投稿。姚老不遗余力提携后辈，处处为人着想、豁达和宽宏大量的精神，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此次能重访他的故里并祭拜他，但愿：生死两茫茫，旧地悼念意味长，重温先贤路，再续友人情。

（写于2019年7月5日）



深入691 遗址探秘

文友海凡知道我要到湖南长沙，指点我不要错过去看位于益阳四方山的691基地的机会。我对这个基地感到兴趣，因为有一个曾经是马共当年从这里向东南亚，乃至向全世界发射红色电波，进行宣传广播的地下电台，就设在这里。我本人在国营电台工作了几十年，对于这样的地下电台当年是如何运作充满着好奇。

到了长沙，我对先瑞姐表达了我要去四方山的意思，她二话不说，就安排儿子张涛开车载们一起去。张涛的一位曾经在长沙铁路局工作的朋友老李也同行，因为他曾经在这里参加铁道局的培训，在这个基地住宿过两个星期，他知道我们要去四方山，也要故地重游。他告诉我们，1985年，长沙铁路公司买下这个基地，作为员工培训和学习的中心，但因为地点偏远太不方便，两年后转卖了给其他人。如今，这个基地成为了益阳赫山区重点保护单位。

我们从长沙出发，经过湘江大桥，进入河西区，向益阳县四方山的方向前进。汽车抵达益阳后，我们开始不断向村

里的人打听691基地所在，汽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左拐右弯，一路问到目的地。

终于看到了基地的大门口，但是拱形铁架上并没有牌名。基地内林木森森，寂静萧然。看大路两边依山而建的一幢幢房子，大多是一层或两层的砖瓦房。走在浓密的树荫下，放眼看过去，这些建筑隐没在高耸云天的大树中，草木丛生，一片荒凉。

这个隐蔽在树林里的基地，有多少人知道，曾经有几百名中国工作人员和马共成员在这里共同生活了10余载，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遗址，只剩下毁坏的办公楼，宿舍，厨房，澡堂，储藏室，防空洞等等，建筑都毁坏不堪，屋顶也都破烂。唯有陈平住过的房子保留得比较完好。我们在青葱翠绿的树林里步行，观看一座一座破损不堪的建筑，想要继续往里面看看据说有一个标准的游泳池，但步道上突然有一条蛇蠕动爬行，吓得我们只好止步回走。

千山万水来到这里，呈现在眼前的情况，难免让我的心里有很多感慨，曾几何时，这个穷山沟是一个设备齐全、应有尽有、几百人生活了10多年的工作小区，而且还有着曾经向全世界发射红色电波的地下电台呢！如今，这个基地剩下的只是断壁残垣。不过，有两户当地农民住在修建过的楼房里，他们还养鸡和养狗，陪伴他们看守着这个基地，因为进入了夏天，山林容易发生大火。

这里有一个像是防空洞，向下挖掘而成的坑道，就是当

年马共用来向马来西亚，向全世界人民广播的“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所在地了。附近有一座楼房，是当年马共工作人员的行政楼，他们在这里写稿、撰写声明、制作节目，而写好的稿由播音员预录，然后把录音带送到坑道里的地下室，由中国的技术人员发射出去。中方技术人员利用电波很强，即二十千瓦发射机做跨区域广播。电台启播后，除了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马共党员和支持者踊跃收听之后，普通人民只能偷偷收听它的宣传节目，因为收听这个地下电台的广播是被政府禁止的。

陈平在其著作《我方的历史》中说：“我们湖南的广播电台在1969年11月启播。我们将它命名为“马来亚革命之声”(Suara Revolusi Malaya)。……我们在湖南工作的日子里，极少和围栏外的当地居民往来，日常用品都由中国政府供应。虽然广播电台的地理位置远离北京，但是我们仍可定时及快捷地得到我们指定的报纸。中国为我们安排订报，而我们订阅了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所有英文报纸及中文报纸。我们也定期收到伦敦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及墨尔本的日报《时代》(The Age)。我们阅读及评论《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远东经济评论》(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亚洲周刊》(Asiaweek)、《时代杂志》(Time)及《太平洋导报》(Pacific Affairs)的报道。电台草创时期，我们以三语广播，即华语(普通话)、马来语及淡米尔语。每一种语言有三个播音员。我们成功吸纳一批大学生之后，增

设了英语广播。”

中国为马共供应电台所需的一切设备，包括一个设于洞里的发射台和高功率的发射塔。除了电台的编辑、播音内容及播音人员由马共自主决定之外，技术设备和后勤支持全由中方负责。在这个电台工作的编辑和播音人员，多数是原驻北京的马共干部和他们的子女，也有一些是参加过马共的革命活动，后被驱逐出境或到中国学习的一些青年。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共领导人曾经附和反邓小平的声浪，1979年邓小平时代，“691”基地关闭，马共人员撤退。1981年6月30日晚上，“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正式结束广播。不过，第二天，马共利用新的流动发射机，从马泰边境广播。几天后，美国国务院向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投诉，说原本应该终止的“革命之声”还在继续广播。这个新电台以“民主之声”的名称广播。

这个代号称为“691”的基地，为什么称为“691”呢？那是因为中方的负责人在1969年1月带队伍入住，把这个基地命名为“691”，而马共人员在同年8月才入住。这个基地原本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备用军事基地，马共人员迁移入住后，成为了当年马共在马来西亚山林里进行武装斗争的一个宣传机构。

半个世纪过去了，这里的山峦依旧那么青翠，这里的天地仍然那么静谧。隐藏在四方山那密林深处的一片营房，仍然默默地存在于这里，顽强地、继续地保守着一段鲜为人知

的秘密。如今，没有了来自马来西亚的热血志士，更没有了曾经响彻天宇的电台的声波，只有二三十栋已经断瓦残垣的砖瓦房还耸立未倒，用曾经的巍峨让我们从人去楼空的景象想象当年的盛况。

(2019年8月5日刊于星洲《星云》)



与陈蝶相识相知

与陈蝶交往，屈指一算应该有40年以上了。

虽然没有经常见面，但我们的交往没有中断过，偶尔会通电话互相问候。她曾经在古晋住了10多年，我也曾在出差猫城期间约她见面，甚至借宿她的家。我们可以说从认识到如今一直保持着联系。

陈蝶比我小一岁，所以比我迟一年来到大都会谋职。我们的共同处是：高中毕业就懵懵懂懂地申请到公务员的工作，不足20岁就离乡背井从北马来到五花八门的首都，投身于之前也不知道是什么性质的工作，从天真、清纯、无邪、不懂人情世故的少女，做到年华老去直到退休为止，一生奉献给政府部门。虽然我们在不同的部门，工作性质也不一样，但我们的职称却是相同的，直到退休也是升级到同等级别的职位。我加入的是新闻部属下的RTM电台华语新闻组，而陈蝶则进入内政部书刊报章检查组服务。她每天必须投入报纸和书刊堆里，负责审阅中文书刊，翻查华文报纸，把含有敏感、黄色等元素的内容翻译成马来文。

我和陈蝶认识，应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那时，一批文友积极筹组马来西亚华文写作人协会。我与锦宗有时参加他们的聚会。见面多了，慢慢的大家就熟络了。

陈蝶除了喜欢文学，也爱好音乐。她说，她走上文学之路，是从父亲的北国故事和舅父的大箱《儿童乐园》得到启发。她的写作风格比较倾向现代派，但她也擅长写明讽暗嘲的文章，去批判文坛的一些现象。虽然她只出版三本著作，但她曾得过不少奖项，包括《建国日报》、王万才和黄畹香散文奖以及天狼星诗社诗歌主奖等。

刚来吉隆坡时，陈蝶除了写作，工余时间就收听电台的节目，尤其是华乐和丝竹音乐。记得她曾拜托我在电台的录音档案中挖宝，替她找出一首她一直念念不忘的，在教唱节目中教听众学唱的一首歌曲《今宵回首》。她说，她记得念高中时，晚上做完功课就听电台的这个节目，一句一句地学会唱了这首旋律与词句无比优美婉约的歌曲：青山依旧斜阳树，可怜红尘多变故，十载情谊，何堪那翠楼钱行处，提起往事无从数，转眼化作烟雨雾……今宵回首，叹明朝芳草天涯路……。

陈蝶笑说一个高中生，能有什么往事，就是那些文学的意境和能量，深深成就了她生命的养分！可惜我找不到这首歌的录音，无法让她如愿以偿。由于当年不是网络时代，也没有智能手机，为了填补工余时间，她曾参与嘉应会馆的青年活动，而且还学拉二胡和上针灸课。

陈蝶上班期间，天天与书籍、杂志和报纸，甚至是我们

看不到的禁书为伍，使爱好文学的她得益不少。有时也替锦宗收存不少各种报纸的副刊，尤其是砂拉越州的文艺版。她也会把通过审查的儿童读物留给我的孩子。

退休后，内政部以合约方式聘请陈蝶，让她出任电影审查局的一员。从此，她的工作从过去审查及阅读书报，转换到检查删减电影剧情。虽然看的东西不同，但她在应用国语写报告方面是绰绰有余的。做了两年的电检工作，她觉得退休后还这么劳碌和面对压力，太没意思了。于是，她在2014年拒绝再续约，要留在家里做自己爱做的事，尤其是写作与阅读。二度退休后，她成为了“宅女”，没事就不愿意出门，猛创日本推理小说和重读整套金庸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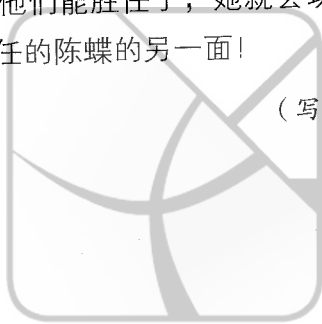
卸下公务后，她更勤于笔耕，除了提笔给报章写稿之外，也积极打理自己住宅区的组屋管理工作。由于2008年开始，她就已经在工余时间与雪兰莪梳邦市议会管辖下的建筑委员会(COB)打交道，因此为社区居民解决了不少他们所面对的各种环境卫生等问题。退休后，她正式担任起居民管理委员会的全职执行秘书，我笑她是名正言顺的“管家婆”！

她的工作除了向市议会的建委会投诉社区毁坏的设施和其他问题外，还得监督每个月向四、五百户居民收管理费事宜，安排工匠修补损坏的共享屋顶和沟渠，巡查组屋楼梯灯正常操作，处理掉大型垃圾如废弃家具，观察清洁和割草工人的表现，向管理委员会成员汇报工作进度等等。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她说，她是硬着头皮担任这个工作，因为七年来就一直被大多数业主托付执行这个重任。不管是“山

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还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她自嘲这个猴子和廖化的角色，她暂时还摆脱不了！她也说，逢有野猴扰民，蟒蛇入屋，养狗养鸟，树有蜂窝，街灯故障的居民投诉，她都要立即处理，还要面对那些完全不付管理费的业主向她瞪眼睛。

为了这个躲不开的任务，连好朋友也看不下去，多次催她推辞而把精力放在写作上。她无奈地说，朋友爱才，怕我没时间了，然而事情不是说走就能走……不过，她现在培养年轻的居民，只要他们能胜任了，她就会功成身退。这就是忠实、善良、负责任的陈蝶的另一面！

（写于2014年5月10日）



杰伦关怀朋友

杰伦于2014年8月5日在〈商余〉发表的〈我接受表扬〉一文里提到锦宗没有出席作协的表扬活动时说：“李锦宗呢，他的妻子林玉蓉在7月27日的〈商余〉发表一篇题为〈两次手术的煎熬〉的文章，看了大家都明白，锦宗文友正和癌魔展开搏斗。让我们都祝福他能早日战胜病魔……有一件事如果不说，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记得当晚我和林玉蓉在宴会上交谈，我对她说：“请多照顾锦宗兄！”，她这么回我：“我不照顾他，还有谁会照顾他？”我的话纯粹出于关怀，并无其他用意。希望玉蓉不要介怀！其实夫婿两次手术之痛，也正是文友玉蓉内心的煎熬。她的文章让我读了，非常感动。”

其实，我这么回应杰伦，纯粹是以半开玩笑的语气对一个很相熟的老朋友讲话，杰伦却把我的话放在心上，以为我介怀和讲赌气的话，好像怪他不相信我有照顾锦宗！杰伦对朋友的真心关怀，我心底下是非常地感激他的。以我们和杰伦交往几十年的友情，我们深深了解杰伦对朋友的热情和真挚的感情。我当然知道，他叮咛我多照顾锦宗，纯粹是出

于关怀和爱惜锦宗，他对朋友诚心诚意的关爱，令我感动不已。

我和锦宗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从北马南下吉隆坡谋生时就认识杰伦，当时他已经是州议员，但他依然喜欢和文友在一起谈文说艺，一点也没有Y B的架子。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旧巴生路快乐花园租来的房子，而杰伦一家也住在同一个花园，那时，我们和杰伦及他的妻子蓝琪来往得很密。几十年来，我们和杰伦的交往似乎没有断过，由于大家都很熟络，我们见面时经常爱开玩笑，说话很随便，完全不拘小节。

草风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他曾经托锦宗代买一本诗集《飞渡神山》，但买不到，竟向杰伦借了寄给他一读。读完后，他以平邮寄回，岂知竟邮失了。他很内疚，只好买一本泰国作家胡图的小说集寄给杰伦，当作“赔偿”及道歉。岂料杰伦大方回信说：“一本小书，别放在心上。”从此，他与杰伦开始有书信往来，甚至多次见面，互相拜访，感情很好。可见杰伦是多么大方和重视友情。


诗人孟沙轻微中风，小说家驼铃年级大了，行动不方便。杰伦即使自己经常感到头晕，但他都安排时间，亲自开车去探望这两位来往多年的老朋友。

不久前，我和朋友有事去巴生，锦宗就搭顺风车去找杰伦，我们送他去南方镇，办好事后才载他回家。到南方镇和杰伦见面时，我再向杰伦开玩笑：“你看，我有没有把锦宗照顾好？他的病情很稳定啦！现在我把他交给你，你可要好

好照顾他。”杰伦听了会心一笑。

杰伦就是这样一个经常关心朋友的人，过去一些朋友有困难，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虽然杰伦曾经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但他始终爱好写作，在他淡出政坛后，就复出文坛勤奋笔耕，经常投稿给本地报纸副刊以及国内外文学刊物。他至今一共出版了10多种文学作品和政坛专集。近年，他参与由伍良之主编的〈燭火〉文学季刊的编辑工作，还多次参与在中国各地举行的诗人笔会及文化和文学学术交流研讨会。由此可见，杰伦不但关怀朋友，同时也关心马华文坛和国际文学活动。

(2014年12月10日刊于南洋《商余》)



大海的中国梦

2015年6月中旬，受到云南省政府的邀请，参加“东南亚与南亚媒体云南行”活动，前往昆明采访南博会与昆交会，有缘结识了大海。

大海是年轻的尼泊尔电视台新闻记者，本名叫 Saral Gurung，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我奇怪为什么他会给自己取个叫大海的中文名字呢？尼泊尔是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内陆国家，距离大海很遥远，他为什么选用大海这个名字呢？他的解释是：人要有像大海一样的胸怀，广阔无边，不择细流，容纳百川。

这位当年只有27岁的青年，是在加德满都私人电视台 Kantipur TV 工作。他勤快、乐观、热情、开朗、自信、好学、好助人、宽容、笑容可掬、有思想……。也许，苦难磨砺了他的人生，让他勤奋努力学习，也使他具备了良好的向上性格。大海有一个苦难的童年，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婚，他和妹妹就交给爷爷抚养，但年迈的爷爷也无法好好照顾他们，他每天和许多尼泊尔小孩一起流浪，在各个寺庙里做点小事，混吃混住。想不到的是，寺庙竟然成为了他学中文的

场所。因为这些寺庙是一些台湾人的修行处，让他有机会接触中文，往后对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尼泊尔寺庙修行的台湾人，觉得这些尼泊尔小孩不应该荒废时光，就拨出一些时间，在寺庙里教他们中文。大海就在这种情况下学汉语。时间久了，聪明的大海渐渐能掌握华语会话，后来还当起了在尼泊尔旅居的台湾人的翻译，他的聪颖伶俐也很讨台湾人的喜爱。后来，一名台湾阿姨收留了他，供他上学和吃住，每个月还给他一些零用钱花。此外，他也勤奋地打零工挣更多的生活费。大海发现，会说中文可以让他赚很多钱，进而改善他和家人的生活。从此他发奋图强，认真把中文学得更好，使得他能带领台湾游客参观寺庙和景点，给他们做翻译赚钱。

大海初期跟台湾人学华语，只学会以华语交谈，不会看和写中文。他觉得，必须学会看和写，才能提升中文的程度，进一步掌握中文才会有意义。念大学时，他利用修读硕士学位的空余时间，早上到中国汉办的汉语班学汉语。起初，他被安排加入零起点的班。在那里执教的一名湖北女老师看他能说流利的中文，劝他去读第三期，但他坚持要从零开始。学习期间，他抓紧每一次练习口语和听力的机会，勤奋地学拼音、认字、写字、声调、语法，看到任何不懂的汉字，一定不忘提问和查字典。如今，他已经能够以中文写文章了！

老师曾经辅导他参加中国主办的“大使杯”汉语比赛，并给他一首很难念的诗歌《我有祖国，我有母语》朗诵，也

让他以《黄河大合唱》交响乐进行舞蹈排练和参赛。结果，他的参赛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稳当地拿下了成人组第一名。

大海毕业于尼泊尔外语大学，他学习的专业是新闻记者。但是，毕业后一直失业，多次面试都不成功，理由是没有工作经验。后来，他终于在尼泊尔一家不出名的电视台面试成功了，但他必须每天做翻译的工作，把英文电讯稿编译成尼泊尔文。这份工作，让他进一步加强英语能力以及积累丰富的翻译经验，也为他后来能够在最好的电视台工作铺平道路。

在 Kantipur 电视台工作期间，他制作了许多专题节目，专门采访和报道尼泊尔生活中不道德、违法、贪污腐败、落后的文化习俗等，目的是要设法改变人民的生活，促进人民的文明发展。他经常走进深山的原住民区域，了解许多不为人知的文化习俗，尤其是陋习。为了揭发走私和贪污腐败事件，他时常需要警察的协助才能完成采访和报道。他也因而获得了尼泊尔政府颁发的“危险新闻奖”。荣获这个崇高的奖项，使他更有信心去扮演好记者的角色。

在云南采访期间，中国新闻社主办一场画作与摄影作品展，为尼泊尔地震的重建筹款，我目睹了大海采访这个活动的过程。他除了积极访问为这项活动主持开幕的尼泊尔商务部长和尼泊尔驻中国大使之外，也以会说汉语的优势，深入访问了参加慈善展的中国画家和摄影家，畅谈他们以尼泊尔的古迹、人与物为主题的作品。通过这次的采访，大海让尼

泊尔人民了解到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坚固关系，中国没有让尼泊尔独自承受灾害带来的痛苦，而无时无刻不为尼泊尔人民伸出援手。

大海对工作是敬业乐业的。在尼泊尔发生大地震时，他正从外地返回加德满都途中，地震突然发生，山崩地裂，他搭乘的汽车在山区行走，沿途的山边不断有石头掉下来。我后来在他的 youtube 中看到，他不停的用手机把当时发生的一切情景拍下来，然后与电视台联系，向民众报道他所处的地方的危险情况。到达加德满都，他立刻回到单位，四处去采访灾区，报道灾民的痛苦与困境。他自己的房子也倒塌了，但他在地震发生3天后，才和家人及妻子联系上。他当护士的妻子也在医院里忙着救治灾民，两人都顾不上联系对方。

大海说，他有一个“中国梦”。他学汉语的动力是因为建交60年的中国和尼泊尔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已经提高，前往尼泊尔旅游的中国人与日俱增，更重要的是，中国有优良的文化，他希望以记者的身份，促进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文化交流，向尼泊尔人民介绍优秀的中国文化、电影、小说、政治、历史、思想等，让尼泊尔人学习中国的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精神。

在贫穷落后的尼泊尔里有许多年轻人还在迷茫时，这个年轻记者却有深厚的思想与抱负，他的梦想如“大海”这个名字，那样的博大宽广厚重。我在心底默默祝福他，真心希望他的“中国梦”果真梦想成真！

（稿于2015年8月）

那年 · 渡轮

记不起多久没有以行人的身份搭乘渡轮了。去年竟然有两次单独搭渡轮的机缘，让我重温和再次体验在渡轮上迎风破浪的感受。没有大桥以前，渡轮是人民和车辆往返槟岛乔治市码头和威省北海码头之间的唯一交通工具，通过渡轮，直接将旅客和车辆运输到对岸，是一种经济且快速的通行方式。檳城渡轮是英殖民政府于1920年投入操作的基建，是我国最古老，也是具地标性的渡轮服务。不过，随着桥梁的建成通车，渡轮渐渐失去了它原本的重要作用。尽管渡轮的使用率减少，不过，渡轮依然是一项不可缺少的服务。每天都有不少驾驶者或行人使用渡轮来往两岸，也有游客特地前来乘搭渡轮，亲身体会搭渡轮的乐趣，欣赏沿途的海景。

有了檳威大桥和第二座跨海大桥之后，我每次去檳岛似乎都是坐车越过大桥，偶尔坐渡轮，也是由汽车载着我驶进渡轮过海的。去年，竟然两次都是自己步行进入渡轮，也勾起了点点滴滴的回忆，引发了一些些的感触。40多年前，经常和在北赖工作的锦宗一起搭渡轮去檳岛找朋友和吃东西。

那时我也时常来北赖才能园探望二姨，锦宗下班后或周末就带我搭巴士去北海，再转搭渡轮到槟岛。在渡轮上，我享受两人的相依相偎，在船的甲板上让海风吹拂脸上的凉爽感觉。锦宗毕业于槟城钟灵中学，对槟城很熟悉。在槟城，我们多数是步行，从码头走到槟能律，虽然路程不近，但那段谈恋爱的日子是甜蜜的，再远的路也不嫌远。然而，如今斯人已逝，“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去年四月清明节前，跟随小姑的车返回她在槟城的住家。隔天，我单独从槟岛码头搭渡轮去北海火车站，再转电动火车回加央扫墓。同年12月，我在短短两天内经历了一个海陆空的行程，因为母亲跌倒被紧急送入槟岛医院，我不得不提前结束在澳洲度假的旅程，急忙飞回吉隆坡，第二天搭火车直达北海，再搭渡轮去乔治市，与在槟城码头等候的妹夫会合后直奔医院。

步入久违的渡轮时，感觉船内冷清清的，不同于以往人潮拥挤热闹的场面。我坐的这艘渡轮，中央只有区区几排的长凳，而船的边沿也只有几张折叠的椅子，当然乘客的人数也不多。以往，渡轮上装满一排排的长凳，几乎座无虚席。渡轮行驶得非常平稳，而且空间大，一点也不会感觉到不舒服。船程20分钟，但体验到过海的心情非常特别。渡轮上的乘客都很悠闲，一些中学生在闲聊和嬉戏，一些外国游客在照相，有者还弹起吉他呢！他们显然为体验乘搭渡轮的乐趣和欣赏沿途的风景而来的。也许，在怀旧风的影响下，渡轮也能成为槟城的旅游景点之一。

我站在船尾望去，矗立在北海码头的高楼和建筑已经渐行渐远。站在船头，迎面而来的槟城码头的全貌越来越清晰，尤其是地标性光大大楼似乎触手可及！也只有相隔如此之远的距离，才能够将它尽收眼底。

槟城渡轮不止载人，也载车和摩托车过海。上层是载客，下层是载交通工具。每当渡轮靠岸，在上层排队的乘客也能感受脚底同时传来的轰隆隆汽车引擎声，人车簇簇，这就是专属于槟城的独特生活情景。



偶遇“甘榜男孩”

每星期日去雪隆潮州会馆参加潮语课时，都是从八打灵搭乘轻快铁到Masjid Jamek站下车，因为会馆座落在吉隆坡Leboh Ampang，距离这个轻快铁站近在咫尺，步行5分钟就到达。途中会经过一个小小的休闲区，但每次都是脚步匆忙，没有慢慢地欣赏周围的环境或停下脚步观看休闲区的布置与摆设。

新冠病毒肆虐后，有一段时期实行复苏管控令，会馆的部分会务恢复。有一天去会馆出席特刊编委会议时，突然发现，曾几何时，经过的小小休闲区竟然竖立了我国著名漫画家Lat笔下的几个漫画人物塑像。赶紧停下脚步慢慢欣赏，也照了几张照片留念。

塑像的设立，令我惊喜之余，也重拾我在上个世纪70年代早期经常在报章上追看Lat漫画的回忆，更勾起了对“甘榜男孩”《The Kampung Boy》的怀念。

原名为莫哈末诺卡立（Mohammad Nor Khalid）的Lat笔下的“甘榜男孩”（也有人翻译成“甘榜小子”）的系列漫画，富有表达能力与简洁的文字，幽默的画风，深得读者

喜爱，使他的漫画风靡国内外。漫画讲述的多为画者生长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马来乡村的生活故事。

他以生动有趣的笔调，描绘自己童年时代的冒险、恶作剧、接受宗教教育、钓鱼经验等等生活点滴和淳朴的乡村生活。这位漫画家以诚实心态描绘这种看似单调的乡村人生，却激发生活在繁忙喧嚣的城市人的向往，使他们产生无限想象。

“甘榜男孩”漫画册的出版，成为了Lat的经典之作。它于1979年面世的首4个月便售出超过6万册，后来加印售出超过10万册，后期更翻译成多种语文，推向国际，也让Lat成为了国宝级漫画家。

据报道，吉隆坡市政局在吉隆坡市内11个地点和休闲区竖立了Lat笔下几个漫画人物和动作表情各异的塑像。这除了令人惊喜之外，也增添了市容的艺术气息，更让民众感受到时光的流逝。期望漫画人物塑像含有的幽默、笑声、轻松、艺术和创意，不仅能帮助城市人减压，也能为民众和游客带来欢乐与美好的回忆。Lat的漫画不论在文化、种族和历史方面都有着很高的价值，因此，设立塑像也能让普罗大众，尤其是年轻一代认识历史和多元种族的团结生活。

(2020年8月3日刊于南洋《商余》)

寻找怡保文化

虽然经常到怡保探访妹妹，但从未好好游览怡保旧街场。去年陪着美国归来探亲的月梅和女儿到怡保一日游，在烈日当空下走遍怡保心脏地带的旧街场，不但观赏到旧街场闻名的壁画，还能有机会一睹坊巷，在听起来令人充满遐想的大奶巷、二奶巷、三奶巷等巷弄之间穿梭寻找怡保的传统与文化，受益不少！

多年前，檳城因为立陶宛画家恩尼斯（Ernest Zacharevic）的一系列壁画，成功吸引了许多游客前往拍照打卡，多多少少带动了檳城旅游业的发展。壁画风潮显然也吹到怡保，让曾经快被人遗忘的老街，突然因游人的蜂拥而热闹起来。步入怡保旧街场，很快找到了同一个画家绘画的7幅壁画，靠步行几乎可把壁画都看一遍。

恩尼斯的壁画包括“收垃圾的三轮车”、“磨豆浆”、“咖啡乌冰”、“锡矿山谷”、“老人喝咖啡”、“纸飞机”、“小女孩”等，充分反映怡保的传统生活。一些壁画下置放陈旧的三轮车、破木椅和长凳等，增加了立体感。

据知，与旧街场一河之隔的新街场的一条街，有更多更

密集的壁画，都是当地艺术家和大学生的近期作品，内容反映当地文化、亲情、各民族生活、兴趣爱好活动等，颜色比较鲜艳艳丽，但还是不如旧街场褪色画作拥有岁月留下的痕迹来得惊喜，因为那是另一种扣人心弦的美。

除了壁画之外，日渐被遗忘的旧街场大奶巷、二奶巷和三奶巷也成为另一个吸引游客的焦点。这些巷弄以二奶巷的知名度最高。原以为所谓的二奶巷，应该是早年的矿工专门“包养二奶”的地方。但并非如此，据说是当年一名大矿工送给第二老婆建在这条巷子的整排供收租的店铺而得名的。

与二奶巷为邻的三奶巷知名度不响亮，但其充满历史痕迹的古老巷子里面，风韵犹存，依然吸引许多游客驻足欣赏。显得籍籍无名的大奶巷，位于锡米街恩尼斯的“小女孩”壁画对面小巷，安装了霹雳州独一无二的太阳能环保七彩灯笼，晚间大放异光，美丽夺目。

位于这些巷弄的旧店铺和老房子都经过修建，许多改造成典雅咖啡馆、精品店，怡保美食馆、古朴的酒店等。我们也在这些巷弄周边看到了怡保旧街场白咖啡的第一家店铺和著名凉茶何人可第一间店。

怡保旧街场如今已打造成新旅游胜地，每逢周末及假日吸引许多游客慕名而来，争睹壁画和巷弄的风采。其实，怡保的壁画和著名巷弄“浴火重生”、不但使得锡矿业没落后旧街场的安宁与平静恢复生色及掀起旅游热潮，也能借此纪念华裔先贤开埠怡保的贡献。

其实，怡保距离熙熙攘攘和繁忙的吉隆坡不太远，周末

偶尔远离喧嚣的闹市，放松自己，到这个比较宁静，四周被岩石山岭环抱的城市，探索古老的英国殖民景点，在怡保旧火车站、市政厅、高级法院和凯利城堡等历史性建筑打卡留念，同时也顺便在这个提供无尽街头小摊的地方，享受当地的小吃和美食。此外，怡保还有令人叹为观止的三大洞，这些石灰岩洞穴中有“南岛敦煌”之称的霹雳洞，让人得以观赏岩壁上的名家书画、题诗以及洞穴庙宇。怡保的人文和不同风格的建筑，使这个山城蒙上艺术气息，也添上平静安逸的色彩。

(2020年10月28日刊于南洋《商余》)



第20届无语良师工作坊

——家属的叮咛

日期：2017年10月10日

地点：马大医学院讲堂

事由：“无语良师”李锦宗遗孀林玉蓉在告别仪式上致辞

教授、医生、学生们、无语良师的家属和亲友们，
大家早上好。

马大医学院落实无语良师计划，对医学界今后取得更大的成就，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贡献，而无语良师的无私奉献，更是遗爱人间，发挥了大爱精神！因此，参与这项计划的医学系学生，应该明白日后需要承担起生命之重与神圣的使命，勇于跨越恐惧，与同学紧密合作，共同迈向尊重与感恩的学医路。你们今后要对病人更加在意，尽量帮病人解决问题，传承一步一脚印的学习和实践的特质，而在“无语良师”身上，希望你们学习得最多也最深刻。

大体老师是那样的纯洁，那样的神圣，那样的无私付

出，我相信参与这项计划的医生和学生，能在大体老师的身上起了一分的感恩和尊重，进而在病人身上发挥那一分的良能。学生们更要以感恩、尊重、爱的精神理念，恭敬地开展向无语良师学习的手术，这是课本上学习不到的知识，因为你们一起做家访，撰写大体老师的生平简介，参与启用典礼、默祷、手术学习、着衣入殓、送别等，是多么宝贵与重要，希望你们日后当上正式医生时，能把从无语良师身上学到的知识和技术，施用在病人身上，及时救治病人。

最后衷心希望无语良师计划真正给医学界带来巨大的突破和贡献，也让学生们明了大体老师的豁达大舍的生死观。

发挥无用之用，是大爱，也是环保。谢谢

（后记：先夫李锦宗病逝后捐献大体参与马大医学院的“无语良师计划”，在正式完成大爱任务后，在家属、文学界和医学院学生陪同下，走完“感恩一生”的最后一段路。在遗体被送往孝恩园火化之前，医学院在校园礼堂为4位大体老师举行告别仪式上，我以家属身份给以学生“叮咛”。）

飞跃广播译一生

我一生中
一生中最感遗憾的是没有受更高的教育。高中毕业后为了让我下面的六位弟妹有机会继续上学，我不得不放弃一直潜伏在心底的深造梦想，到社会寻觅工作帮补家用。1971年考获SPM文凭，我就凭这张文凭应征当年新闻部招考的翻译员职位。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份工作要做什么？翻译什么？岂知面试后两个月就接到通知，叫我到RTM广播电台报到。就这样，1972年7月1日，我在对工作性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到了位于吉隆坡Angkasapuri大厦报到，而且被分派到RTM中文电台（当年称为翡翠广播网，后来改为第五台，如今叫ai fm）的华语新闻组上班，工作是把英语新闻翻译成华语新闻。

RTM电台早年的新闻室，除了英文和马来组之外，淡米尔和中文组没有自己的编辑，只有翻译员，新闻来源都是以英语组编好的新闻为依据。英语组的编辑负责挑选外国电讯、马新社和记者采访的新闻稿、然后针对原稿进行改写和简化，以符合广播上口语化的需求。此外，英语编辑也必须挑选提要，编排好一则10分钟的新闻。中文和淡米尔文组就

使用英语新闻稿翻译成自己的语文作为广播用途。

到了中文新闻组工作，才知道这里的职员，包括主任都是兼职或临时的员工，只有后来成为正式新闻组主任的陈光裕，是第一位受聘的全职公务员，而我则是第二位全职者。对我而言，新闻翻译简直是一份非常挑战性的工作。我来自玻璃市州加央，又是刚刚踏出校园的高中生，平常不关心国际时事，新闻常识奇差，所以没有见过世面和孤陋寡闻，同时对于三种语文，根本没有一种是可以掌握得好的。所以第一天上班，主任交一篇外电新闻稿给我翻译，我记得很清楚，这是美联社的稿，是关于骑劫飞机的新闻。来自小地方的我，才知道自己的英文程度是多么的不行，在学校学的英文根本不够用，我觉得这篇稿的英文多么深奥，从来没看过 hijack 这个字，所以整篇稿看起来去似懂非懂，只好拼命查字典，等看懂了内容，还要绞尽脑汁，设法用贴切的中文表达出来，花了不少的时间才把一篇稿译好，交给主任审批时，译稿被改得面目全非，让我感到非常羞愧。

接下来的日子，每天都得面对艰难的翻译，内容从社会、政治、经济、科学到国际新闻不等。看着同事们三两下就译好一篇稿，很佩服他们的中英文程度的强劲，当然，我不明白的地方都会向他们请教，他们也乐意教导我。但是，我几乎整篇稿都看不明白，老是问人家，的确在妨碍他们的工作进度，何况，翻译电台新闻是每秒必争的，必须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内译好10多则新闻稿，因为新闻广播时间一到，新闻就得出街。

初来时，由于语文程度不好，我经常把新闻内容译错，使得当时的主任对我的译稿感到失望至极。有一次我犯了严重的错误，把黎巴嫩被轰炸，译成伦敦被炸，的确错得离谱，如果他没有批改，新闻播出去是非常严重的，而他必须负起责任呀！因此，他大发雷霆，当众大声责骂我，令新闻室的所有同事都转头望过来，使我感到羞耻万分和无地自容，自尊心严重受伤，眼泪也禁不住的流下来。这名主任认为我不适合做这份工作，甚至请求新闻室总监把我调到别的部门，所幸这名总监坚持给以我学习的机会而没有把我调走。就这样，我继续留在新闻室，而且从翻译员做到后来的新闻编辑，一直到正式从岗位退下为止，前后干了38年。退休后又被电台反聘为兼职编辑，又多做了6年，直到2016年完全退下来，屈指一算，总共献身为这家国营电台服务了43年。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竟然亦是我的终身职业。

被主任大声指责令我非常难过，也让我产生了恐惧感，对每天的工作也做得战战兢兢，毫无信心。每天很害怕去上班，心想，为什么我会找到这份这么艰难的工作呢？然而，我不能放弃这份工作，因为我每个月必须把部分薪金寄回家帮补家用。痛哭之后，我下定决心要学好翻译，每天认真阅读中、英文报纸，了解时事，勤于翻字典，做笔记写下和牢记英文生字。我也每天提早到办公室，拿前辈的译稿和原稿对照，学他们的翻译技巧。这样不断的学习，我对翻译就渐渐的熟悉，犯错之处也逐步减少，同时也慢慢地喜欢上这份工作。长年累月地学习和翻译，加上经验的累积，使我后来

甚至有能力强接外面的稿件翻译而赚取外快。直到如今，我还不时地在做着翻译的工作。在这里，我必须感谢这名批改我的译稿的已故主任，因为他的大声责骂，才使我发奋图强坚决学好翻译！多年以后，这名主任退休后回到电台兼职，倒过来译稿要交我来批改，我发现，他的翻译竟然有修改的空间。因此，资深者若不进修，便会停留在原地而不会进步。可见不断学习是多么的重要，尤其是信息进入光纤时代，瞬息万变，不进则退！

随着时代改变，媒体信息生态也起着很大的变革与转型。电台华语新闻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需要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电台各语文新闻组获得了自己选稿和编译新闻的权利，毕竟不同语文的广播有不同的听众群，他们要听的是族群所关心的新闻。只要遵守电台的指南，各新闻组可以自行选用偏向族群关注的新闻。从此，新闻室不再招聘翻译员，而提升改为聘请编辑，也让他们有权利自行选稿、编译和排稿，以迎合听众的需要。

再后来，为了使新闻更生色，华语新闻组也重视派编辑出外采访，对受访者进行录音，在新闻中穿插实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时被派出外采访重大的新闻，从巫统、马华和民政党常年代表大会、在吉隆坡举行的英联邦、不结盟运动、东盟峰会、亚太经合论坛等国际会议，到重要的外国领袖，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前总理温家宝的来访等新闻。我亦曾多次到砂拉越和沙巴采访州选举，也采访了全国举行的大小补选，赶场采访各政党的群众大

会、政治讲座等，经历选举的紧张气氛。采访除了要写新闻稿发回电台之外，也得做连线报道，直播所采访的新闻，以及剪接受访者的录音。工作范围从编辑新闻到现场采访和报道，晋入多样化、跟进报道等连续性的层面。采访工作即紧张，任务又繁重，但是却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感。此外，采访工作使我学会更多东西，并且认识更多人物，知识面更加广泛，阅历更加丰富，使我的生活多姿多采，也让我成长而达致理想臻境。

在电台工作不仅使我见证了广播媒体的发展历程，也让我吸取新知识，这是一份很有意义及很具挑战性的工作，永远站在第一线将最新讯息传播给大众。我本身不仅学有一技之长，也领悟出只要肯学习即不会被难倒的人生哲理。

(2018年12月刊于马来西亚华人报人协会丛书5《圈里圈外》)

辑二：

四海萍踪

- (一) 东马砂沙探秘
- (二) 中国与台湾情
- (三) 美加萍踪



(一) 东马砂沙探秘

孕育雨林和原住民的河流

从工作岗位退下之前，曾经多次因为州选举出差到砂拉越RTM古晋分台工作，逗留时间有时长达一个多月。奈何出差期间，每天只顾忙于四处找材料、采访、制作新闻和报道，根本没有时间游山玩水，在拥有大自然景观和丰富原住民文化的砂州寻幽探秘。

每次飞机抵达砂拉越上空时，看到的是覆盖面广阔的茂密森林，许多城镇显然隐藏在树林里，大大小小曲曲折折的河流纵横交错，流经山林和内陆地区，穿越平地抵达河口注入大海。

这些河流对内陆地区的原住民非常重要，他们必须依赖河流才能抵达深入内陆的家园。从飞机上往下望，就已然深深感受到砂拉越的魅力和大自然的奥秘。我暗暗许下了一个愿望：在工作结束后，一定要来一趟由水路乘搭快艇，从古晋前往诗巫的旅程！

配合这个行程，锦宗在我有一次结束公务后，特地飞来古晋与我合会。他也顺便利用来砂拉越的机会，走访砂州的文友和搜集马华文学史料。朋友告诉我们，从古晋去诗巫，由于公路不完善，路程需要6、7个小时。搭乘快艇通过水路

只需4个多小时就能抵达号称“小福州”的诗巫。

与住在泗里街的鞠药如取得联系，告诉她我们的行程，希望能和她在诗巫见面。她建议我们在泗里街下船，小住2天后，她开车载我们去诗巫。计划敲定，文友田思载我们去朋岭码头预购船票，隔天早上又载我们到明达华快艇码头上船。

快艇准时在上午8点半开行，船上的乘客主要是住在沿河两岸和内陆地区的原住民，也有不少是像我们这样的旅客，但多数是千里迢迢慕名前来砂州，有意进入热带雨林和山洞寻幽探秘的外国游客。

快艇从砂拉越河出发，航行大约一小时，就遥望到流传着许多神话故事的山都望山。不久，快艇驶出河口，进入南中国海沿岸。好些游客和我们一起走出船舱，在甲板上吹海风，观赏空中的海鸟在海面上展翅飞翔，还有，闪闪发光的浪花带动着小舟在那里飘来荡去，看得令人心旷神怡。

半个多小时后，快艇转入我国最长的河流——拉让江。搭乘快艇的确是一级棒的体验，除了能观赏两条河流的沿岸风光，还能在南中国海上领略大海的无限风光。

船转入拉让江，沿岸的不同景观和原住民的生活情况逐渐进入眼帘。两岸尽是茂密的热带丛林，高脚屋和长屋疏疏落落的建立在江边，原住民在屋外悠闲地聊天，有者向经过的快艇上的游客挥手。

然而，沿途河边堆积着许多因上游伐木活动而漂到下游的木桐和浮木，好煞风景。上游猖獗的伐木活动所累积的浮

木和木桐，不但造成江面的阻塞，也导致江水浑浊和污染，危害河流使用者，尤其是原住民的安全。

此行让我了解到河流对原住民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他们的生活少不了对河流和森林的依赖，尤其是在陆路无法到达上游和下游多个小镇的年代。

（2020年11月25日刊于南洋“商余”）



拉让江畔的黄梨镇

拉让江发源自婆罗洲山脉，流径布拉加、加帛、加拿逸、诗巫、民丹莪、桑坡、泗里街等沿岸市镇，最终注入南中国海。从古晋乘船抵达的游客，可以继续从诗巫出发，游览上游的加拿逸和加帛，并在长屋投宿，体验长屋居民的生活。10多年前，川行于拉让江上游和下游之间的快艇都很繁忙，因为沿岸地区的对外交通主要为水路，搭船的众多乘客都是住在雨林深处的原住民，如果要到沿江大城镇购物、办事或售卖土产，最方便的途径是乘搭快艇。

在文友邀情下，我和锦宗从古晋登上开往诗巫的快艇，大约4个半小时，快艇先抵达她的老家泗里街，然后才续程去诗巫。文友在码头接我们，并载我们在街上逛逛，最先看到的是竖立在码头附近、已成为泗里街地标的巨型黄梨雕塑，可见泗里街是以出产香甜黄梨见称。建于1974年的海唇街“钟楼”已成为旧地标。文友说，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游览的实曼归公园，但我们行程匆忙，没有时间多停留。

泗里街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小镇，经济主要来源于农业与小型工业，它曾经以“胡椒阜”闻名于世，从20世纪初吸引

了大批粤籍和福州人前来从事种植业，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扎根逾百年，在经济和各领域用心耕耘、参与及见证了泗里街的发展。

走在泗里街的街道上，感觉远离了都会的喧闹，市容平静，车行慢速，市民亲切随和，生活步伐缓慢，一派悠闲的气息。在这里真正可以吃到物美价廉的各种小食。令我惊讶的是，这里的一个菜包当时只卖30仙，在吉隆坡或西马城镇绝对不可能买到。更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泗里街附近的小镇民丹莪，一个包点只售20仙，便宜到令我咋舌！好像倒回到了60、70年代生活水平的时光。在物价高涨的年代，这里的物价依然廉宜，显见小镇的民风淳朴，只赚取蝇头小利维持生计。

我们留宿在文友父亲留下的一栋老房子，老房子旁边还建了一座小房子，是文友家人特意建给师父挂单的。我们就在这个小房子里留宿。文友的老房子和小房子都是独立民宅，和邻居相隔一段距离，因为这里的乡民都拥有各自的土地。我们站在老房子的露台上，满眼都是绿意，走在两旁种满椰树的小径上，周围皆是郁郁葱葱的树木，空气清新，住在这里好像处身在世外桃源。

早期乡区的房子以木板为材料，朴素简约，后来一些已被重建为钢骨水泥的房屋，但是，文友说，为了纪念父母以勤劳的一生建设起来的家，养育他们兄妹的成长，她和兄长决定保留木屋的结构，不拆除重建，只做务实的维修，增设旧时所没有的水电供应及卫浴设备。

他们的意志令人感动，觉得他们不但体恤父母的辛劳，同时也见证了一家人共同生活的轨迹。对这位文友而言，更深具浓厚的感情，即使岁月流逝，时代变迁，农村木屋的温馨是多么令人怀念。

我们在木屋留宿两天，获得文友家人的热诚招待，充分体现了小地方特有的浓厚人情味，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隔天，文友开车载我们去距离泗里街只有一小时车程的诗巫，继续我们的文学之旅。

这位文友是马华女作家，原名汤梅萝，后来把梅萝改为媚厢，笔名鞠药如，刚考获哲学博士学位，目前是民丹莪拉让师范学院讲师，已出版小说集《猫恋》和《泣犬》，她也陪我们探访文友，了解砂州的文坛概况。

(2021年1月4日刊于南洋“商余”)

砂州山林小镇加帛

快艇在宽阔的拉让江逆流而上，江面平静，没有浩浩江水，没有惊险的激流，也没有弯弯曲曲的险滩。沿江两岸的苍翠树林和长屋，构成了一幅美丽旖旎迷人及具原始色彩的图画。美中不足的是，这条水道日益繁忙的交通，沿岸设立的锯木厂，造成江水越来越黄浊，环境受到了严重污染。

我和外子从诗巫搭乘“水上巴士”出发，到拉让江上游小镇加帛，再由加帛友人开车带领我们前往达雅人的长屋，与他们共同庆祝最重大的节日——达雅丰收节。诗巫到加帛的船程大约3个小时。途中，船还在加拿逸和桑镇靠岸几分钟，让乘客上下船。如果要继续去拉让江最上游的布拉加，从诗巫出发需要大约9小时的水路。

属于第七省加帛省行政中心的加帛，当年连一条通往外面城市的道路也没有，对外交通只靠拉让江的快艇服务。在西马，除了岛屿之外，应该没有一个必须靠水路才可以抵达的市镇，然而，加帛却是一个几乎所有物品、建材、银行的钞票、食材等等，都需要靠水路引进来。来加帛之前，以为

这个山林小镇很落后，只有简陋的长屋和森林。但是，这个小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除了有医院、教堂、消防局等设施之外，餐馆和商店也林立。

令人惊讶的是，小镇的银行和酒店几乎触目皆是，马来西亚银行、大众银行、丰隆银行、国民储蓄银行、肯德基、电讯局等都齐全。原来加帛是木山重镇，住在加帛周围深山里长屋的伊班族青年，多数在附近的木山工作。

伐木的工作艰苦危险，但收入丰厚。每到月底，他们就成群结队到加帛镇上的银行领取薪金。据说，在经济蓬勃时，加帛各家银行的存款额是惊人的。每逢放假及佳节，在木山工作的伊班青年都会回乡和家人团聚。他们的长屋多数位于加帛附近的山林里。

从加帛市区到长屋，近则开车半个小时，远则几个小时，有的地方汽车还不能到达，必须步行一段路。他们平常在木山过的生活是苦闷乏味的，所以一到加帛，一般先住在酒店里，在镇上享乐几天，大吃大喝，并为家乡里的亲人选购礼物，才欢天喜地的回去长屋。加帛之所以这么热闹与繁荣，附近几个木山居功可不小哩。

时代一直在改变，据报道，诗巫——加拿逸——桑镇——加帛公路已经完成和通车，如今从诗巫出发，使用陆路也能抵达加帛。但几段公路建在高山环境，山路比较蜿蜒崎岖和充满斜坡，许多弯角使得道路上危机重重，加上路灯、反光条和反光指示牌等设施仍然不足，道路使用者必须格外小心。也许使用快艇服务还是比较方便和安全。虽然加

帛如今对外交通多了一个选择，不再是只靠水路才能到达的山林小镇，但是，这里的伊班族并没有因为发展洪流而改变原有的淳朴、热情好客的作风，他们依然欢迎游人参观他们的长屋，走入他们的生活。

(2021年2月26日刊于南洋“商余“)



加帛·长屋·达雅节

来到加帛，赶上了伊班人的重大节日——达雅丰收节。

“达雅”是住在婆罗洲数百个原住民的总称，他们是伊班（海上达雅）、比达友（陆地达雅）和乌鲁人（可拉必族、弄巴湾族）等族群。既然来到加帛，岂能错过参观长屋和原住民欢度佳节的情况呢？

加帛的友人听说我们要去长屋看庆祝节日的情况，感到有点为难。他说，他们一般上不会在达雅节去长屋，因为害怕被热情好客的伊班人灌醉。但他知道我们从西马来，要了解长屋和原住民过节的习俗，只好“舍命陪君子”。

朋友选了加帛镇附近最“短”的长屋，这座所谓“短”的长屋，也住了十多户人家，朋友说，有些很长的长屋，由约60户，甚至百多户人家聚集而成，如果去参观，恐怕晚上要在那儿过夜了，因为每个家庭都会拿米酒来请客人喝，如果你只喝一家，不喝第二家的酒，他们会对你的不领情而生气，结果喝了整百家的米酒，不被灌得酩酊大醉才怪呢！

汽车行驶约半小时，到了山林里一个小村落的高脚长

屋。屋前有一条流水清澈的小河，几个天真无邪的伊班小孩在河里戏水，无忧无虑，和城里被功课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小孩相比，看来他们的童年是快乐无比的！

踏上长屋，我们先拜会长屋屋长（Tuan Rumah），把带来的香烟、花生、饼干和糖果等当礼物送给他，由他分发给各户家庭。长屋仍然保留着原始的风格，只是没有了挂着古代勇士猎取人头作为战利品的头壳。屋外的露台是用来晒衣服和摆晒稻谷的；屋里的长廊是公用的地方，也是住户活动和相聚聊天的空间。再进去是一间间隔开的房子。屋里有客厅、卧室、贮藏室、厨房和卫生间，摆设简陋中带有现代化的味道，因为屋里的家庭电器不少，可见政府在落实电流供应计划时，没有忽略山林里的长屋。

长廊上已有两堆男女老幼围坐在草席上，中间摆放着各种糕饼、熏猪肉、菜肴、饮料及好多瓶的米酒。居民拉我们和他们围坐在一起，妇女们忙着替我们倒酒、倒饮料，捧上糕饼、熏猪肉，友善及热情地叫我们品尝。长屋居民每家都把自己酿制的米酒，准备的菜肴糕饼捧出来，不分彼此，大家共同享用。

许多强壮、健硕的年轻小伙子脸部通红，满嘴酒味。他们在达雅节前两、三天从外地回家团聚，看来许多年轻人已经醉了好几天啦！我们很快融入欢乐氛围中，举起酸中带甜、颇烈性的米酒，祝贺他们达雅节快乐，年年丰收！

不一会儿，叮叮当当，咚咚咚咚，音乐声响起。几名围着沙笼，露着肩膀的妇女敲打乐器，一些青年和小孩马上站

起来，跳起称为Ngajat 的传统土风舞。长屋里的男女老幼都是舞蹈能手，他们的手腕转动着，一收一伸，轻盈柔软；脚步跟着音乐节奏一提一蹬，稳健有劲。

突然，几位光着上身，胳膊上纹着图腾的青年上前邀我们一起跳舞。既然来了，我们也尽情地和他们一起欢跳作乐。我仔细的看他们蹬脚摆手的姿势，也跟着节拍手舞足蹈起来，但我只会让身体摆动，两手胡乱挥动。其实，他们的舞蹈每一个动作，都含有意义、象征和情感。

我们在长屋消磨将近两小时，才尽兴地告辞。临走前，各家各户的年轻妇女，纷纷涌来给我们倒酒，要我们品尝他们酿制的米酒。

为了不拂他们的盛情好意，我们每一杯酒都喝一口。摇晃的脚步踏出长屋时，一些居民还捧着几瓶酒追出来送给我们带回家。

好客、热情、纯朴的原住民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常年生活在山林里，接触的是大自然环境，他们的性格是开朗、豪迈、粗旷的。山里虽然没有城市里的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但是纯朴简单、知足常乐，没有为追求名利而烦恼的山地人，精神生活是多么富裕和快乐呀！

（2021年1月29日刊于南洋“商余”）

森林腹地的明珠

——姆鲁洞

与砂拉越姆鲁国家公园的岩石山洞相比，我国其他地区的山洞，都会显得黯然无光。如果说这些岩石山洞里的石钟乳和石笋是鬼斧神工雕成的艺术品，那么，姆鲁国家公园的葱郁挺拔的群山，就是大自然本身无比美丽的表现，是砂拉越广大森林腹地的一颗明珠。

在细雨轻飘下，我们在架高起来的木板桥步行大约3公里，才能到达鹿洞和朗洞。姆鲁国家公园自从开放4个山洞：朗洞、鹿洞、清水穴和风洞为观赏洞后，就建造了许多基本设施，为寻幽探秘者提供了不少的方便。这条为通往山洞而架设的木栈道，减少了游客在凹凸不平，长满野草的山林小径跋涉的艰辛，也避免山蛭悄悄缠伏在脚上的危险。

沿途是幽深深的，虽然有纷纷扬扬的细雨，但身上也不觉得很潮湿，主要是茂密的树林替我们挡住了雨丝。一路上，原住民导游给我们介绍各种树木的野花异草，有时停下来捉住会在黑暗中发光的小虫向我们展示。湿漉漉的木板是

滑溜溜的，幸好有扶手，否则我们滑倒的狼狈相更加层出不穷。

朗洞是被一名叫着Lang的巴拉弯族青年发现的，山洞因而以他的名字命名。洞里在灯光照耀下展示了各种形状的石钟乳、石笋和石柱。它的特色是仍然保留着原始的味道。从导游的口中，我们了解到，可以从悬挂的石钟乳上不显眼的小尖石，辨认山洞的出口在哪里。如果小尖石只朝一个方向生长，说明这个山洞只有一个出口处。当地的土人，就利用这个方法辨认出口处的方向。

隔邻的山洞叫鹿洞。以前有许多小花鹿到洞里的小溪喝水而得名。现在洞里的溪水干涸了，加上人来人往的干扰，小鹿不再出现。鹿洞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洞穴通道，全长超过2公里，高度和宽度超过90米，十分雄伟。进入洞穴160米处，回头一看，逆光的洞口边缘形状像极了美国已故总统林肯的侧面剪影。

鹿洞也是蝙蝠的家，有大约200万只蝙蝠在这里栖息。刚刚开放时，当局在这个山洞里装置许多灯照射钟乳石，而影响了蝙蝠的生物钟，以致捣乱了它们飞出山洞觅食的时间。洞里的许多灯被拆除后，现在洞里是幽暗的。我们用手电筒照路，脚下尽是软绵绵的蝙蝠粪，被水滴到的地方特别滑，大家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偶尔，一不小心会触摸到扶手上软绵绵蠕动着的东西，用手电筒一照，哎呀，原来是几只失足掉在扶手上的小蝙蝠！

无论是山壁上，还是走道上，都铺满着蝙蝠粪，洞里尽

是一股令人退避三舍的臭味，导游开玩笑地说，这是“姆鲁香水”的“香味”。鹿洞的特色是踩在走道上的蝙蝠粪，犹如踩在柔软的地毯上，走过的地方还留下脚印。被涂上蝙蝠粪的山壁和石钟乳呈现黑色，因为沿着山顶滴下的水，以及从山壁流下的水，和蝙蝠粪混合在一起产生了化学作用，导致一些石钟乳的上部份是黑色，而下部分则洁白，好像是人工刻意给它上颜色似的。山壁上也是黑白渗杂，有的还呈现条纹的图案，煞是好看。洞里累积了这么多粪便，为什么不拿去作肥料呢？导游说，洞里的一些小昆虫是依赖蝙蝠粪而生存的，这样不但会产生生态循环，也不会破坏蝙蝠的生活习性。因此，当局严禁移动这些粪便。

鹿洞小道的尽头在高处。抬头一看，眼前有个洞口，洞外是绿茵茵的丛林，云朵在上空漂浮，还可以听到鸟啾虫鸣，似是世外桃源。导游说，那是伊甸园！我们站立处的下面是一条小溪，水声潺潺。随着导游所指的方向看去，哇！一大一小的天然“花洒”从洞顶洒下山水。导游介绍：大的是“亚当花洒”，小的是“夏娃花洒”，被“花洒”喷射的水迎头淋湿的人，可以年轻10年！

我们攀越围栏，小心翼翼地沿着湿滑的山壁，慢慢步行到小溪旁，踩着滑溜溜的鹅卵石走过小溪的另一边，让大自然的花洒淋成落汤鸡，大家都希望能够年轻10岁哩！

（2021年3月31日刊于南洋“商余”）

寻幽探秘万年洞穴

总面积544平方公里的姆鲁国家公园处在茂密树林里，过去只能以水路进入，船程8至9个小时才能抵达，对外没有开辟公路，弯弯曲曲的河道，就是自然的道路。即使如今有了班机和机场，依然是一派原始风光。螺旋桨飞机从美里机场起飞，只需数十分钟就在周围一片荒郊野外的简陋机场降落。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姆鲁山群中竟有世界上最大的地穴——砂拉越洞窟（Sarawak Chamber），长约600米，最宽处约415米，高约100米，面积约16万平方米，相当于10个足球场大小，可以容纳下40架波音747巨型飞机。不过，砂拉越洞窟座落的山洞目前还没开放给普通旅客观赏。

参观朗洞和鹿洞之后，第二天，我们乘长舟沿着Melinau河逆流而上，去造访姆鲁国家公园另外两个开放的洞穴：清水穴和风洞。导游说，Melinau河在旱季时河水很浅，长舟会因而被卡住，所以乘客必须下水帮忙推舟。我们这次还算幸运，河水足以让长舟通行无阻。

风洞和清水穴两相隔。清水洞是东南亚最长的洞穴，计

有108公里长并拥有百万年前形成的地底河流。然而，要征服这两个洞穴，就必须克服200级的梯级。船在岸边停泊，我们得拾级而上才能达到洞口。梯级的高度，和吉隆坡黑风洞的梯级数目差不多。我们互相打气扶持，一步一步拾级而上，到达洞口时，我已经气喘如牛，累的说不出话来。

清水穴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清流，远远就能听到潺潺流水声。这条清流是Melinau河的延续。它的存在与流经，使这座原本是石灰岩的山产生化学作用，而形成东南亚最长的洞穴通道，全长一百多公里。洞内生长了一种特别的植物，称为“一叶草”。导游说，这种植物只有在清水穴才能找到，它是从叶中再长出另外一片叶子，它是受保护的植物，是眼看手勿动的。洞里的奇形异状的石钟乳和石笋，也可以考验人们的想象力。有一个石笋上端，像极了一个女人的乳房，乳尖毕露，令人产生绮思。另外有一个石笋在手电筒的照射下，投在山壁上的影子像披上头巾的德兰修女。

进入据说已经有11万年岁数的风洞时，在那狭窄的闸门通道，可以感受到一阵一阵的风迎面吹来。风从哪里来？原来风是因为空气由大的空间，挤压到小的空间里而产生的。洞口的指示牌指出，在数百万年前，河流曾在此流过，因此石壁上清楚可见当年流水刷过的扇形痕迹。相比于其他的山洞湿答答，风洞属于旱洞，洞内相对较干。

最令人感到惊叹的是，风洞里有一个面积颇大的“皇室殿堂”（King Chamber）。悬挂在洞顶上像冰锥的石钟乳、地面冒起的石笋，以及钟乳石和石笋连接的石柱，被弯弯曲

曲，凹凸不平的水纹路环绕着，犹如巧夺天工的雕塑品，在橙黄灯光从四面八方的照射下，千姿百态，也显得堂皇庄严，颇有宫殿的气派。人们也可以从各种形状的石笋和石钟乳中，想象出或看出任何的形象。最妙的是，这个洞里有一处的洞壁上清清楚楚的显示出歪歪斜斜的July字眼，像是人工刻上似的。

大自然的确太神奇和奥妙，许多东西的形成，简直令人想象不到，而且也妙不可言！如果不到深山里走一趟，根本无法体会大自然的美妙。森林的奇花异木，一座座高耸的山峦，山光水色，显然以世间最缤纷的色彩，勾成了一幅幅美不胜收的图画。山里的清新空气，也令人心旷神怡，能够轻易地把一切烦恼抛诸脑后！姆鲁之旅，不虚此行！

(2021年5月3日刊于南洋“商余”)

姆鲁之行： 蝙蝠出洞觅食

姆鲁国家公园不愧是自然爱好者的天堂，各种生长茂盛的植物、随处可见的昆虫、色彩鲜艳不知名的鸟类等等，在这么一个充满平和气息的环境里，很容易让人心情放松，将各种生活上的烦恼抛弃，就如道家所说的回归自然！姆鲁国家公园不仅是以洞穴及刀石林景观闻名，大片的热带雨林及自然生态，尤其是几百万只蝙蝠出洞觅食的奇观，更是举世皆知。

近几年来，为了吸引更多旅客的到来，姆鲁国家公园内整修得非常好，一路上搭起高出地面的木板路深入山中，可以一直走到尽头的朗洞和鹿洞。架设的木板路不但避免游人践踏植物，也避免水蛭袭击游人。平坦的道路朝森林里无尽延伸，只须往前直走，不须顾虑脚下或担心迷路，只管畅开胸怀享受森林。走在热带雨林中，野趣十足，一路翠绿，清新的空气中还散发淡淡幽香。森林里没有别的杂音，自然界的音响效果很好。虫鸣不断，各种声响高高低低，急急缓

缓，构成不同韵律的自然乐章。

从鹿洞出来，差不多已是傍晚时分，我们在鹿洞外一个特地为游客设立的观景台守候，静静等着观看成群结队的蝙蝠从洞里飞出觅食的景观。

大约6点45分，终于看到第一批成千上万只蝙蝠排成一条直线从洞里划空而出，在洞口绕着圆圈飞几圈后向大树林里飞去。原来这批是“先锋队”，它们先飞出来通风报讯。蝙蝠的眼睛是看不到的，它们只凭声波辨别方向，它们绕圈飞行时，也一边发出声音，声波在空中回荡，同类听到声音，知道觅食的时间到了。

紧接着，更大批的蝙蝠一群一群地陆续从洞里飞出，一时间，蔚蓝的天空出现了黑压压的浮游线条。蝙蝠出动的时候，天空就会出现一条游动着、不断变换着弧形的“粗线条”，如同一缕缕黑烟直冲云霄，非常壮观，也带着神秘之美。两百多万只蝙蝠倾巢而出的情景是难得一见的，的确令我们大开眼界。据说，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地方能够看得到这种场景，而姆鲁国家公园就是这其中一个。

偶尔，一些老鹰会在蝙蝠出洞之前就在空中徘徊守候，找机会捕捉掉队的小蝙蝠。虽然凶恶的老鹰向来不放过捕捉小动物，但是，倾巢而出，浩浩荡荡，阵容和声势浩大的蝙蝠密集的队形，给这些猛禽造成了不少困扰，以至于大幅降低了它们出击的命中率，因为它们会感到畏惧，恐怕被密集的蝙蝠队冲掉。善于夜间活动的蝙蝠几乎整晚在外成群觅食，天快亮时才回到鹿洞中。

自然界是奇妙的，就在蝙蝠一批一批飞出山洞时，一批一批的小鸟也飞进洞内过夜栖息，暂时“鹊巢鸠占”，等到蝙蝠第二天黎明回来时，这些小鸟已经睡醒飞出洞外，过着另外一天的生活。这种大自然的循环现象真是妙不可言，也令人叹为观止。

(2021年3月31日刊于南洋“商余”)



山林里的奇葩

“**在**城市里我会迷路，但在大深山里我绝对不会丢失！” Chef说。

这名上唇蓄着胡子，下巴留着稀稀疏疏短须的姆鲁国家公园的原住民导游，道出了他的心里话。

长年累月在大森林里跋涉，高山、削壁、峻岭都不怕的 Chef，喜欢在颈项上系着一条红色的丝巾，额上绑着一个头灯，腰间挂着一个小水壶。每次到达山洞进口处，他立刻用小水壶装山水来喝。

“这是自然的矿泉水，喝了可以长寿百岁！”他说。

Chef的工作有时候要带领探险者翻山越岭，攀登险峻的山壁，在洞穴里狭窄的通道蜷伏爬行，在崎岖不平、树枝枯叶覆盖的山路步行、而且经常还会面对被蛇咬，山蛭附在脚上吸血的威胁。对我们来说，这是多危险的工作！

然而，这名乐观豁达的导游说，“虽然在森林里的生活艰苦，但是，我觉得快乐，好自由！森林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危险，城市川流不息的车辆对我的安全才有威胁呢！”

Chef de Mulu是他给自己取的名字。

“为什么你会取“姆鲁的厨师”这个名字呢？”我问他。

“我经常带领游客进入深山，有时前往‘砂拉越洞穴’（Sarawak Chamber）寻幽探秘，游客和探险者必须在森林里小径步行24公里，费大约8个小时，才到达一个营地住宿一晚。我除了带路和背行囊之外，也负责为他们做饭。在探险者当中，大多数是外国人，尤其是欧洲人。我就给自己取了这个容易让他们称呼的，且类似法国人的名字。何况，我也是他们的厨师哩！”

原名阿都拉曼的Chef，是一名穆斯林。他身材瘦削，皮肤黝黑，身手灵活，能够以不很标准，但相当流畅的英语，为我们详细的介绍姆鲁公园里大片热带雨林的奇花异木，以及美丽神奇的洞穴。

“我像是山林里一种生长在岩石下，但树叶又暴露在外的小树。”

他的意思是说，虽然长年生活在森林里，但他每天接触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探险家、科学家和考古学家。他把他对大自然界的知识，传达给游客，并从游客和专家身上学到不少的新知识。他说，他的英语就是向外国游客学的。一些游客也教他如何操作精致的照相机和摄像机，所以他现在的摄影技术很不错。他也学会说8种语言。

38岁的Chef是一位性格开朗、幽默且工作认真的导游。他的工作除了带领游客探险，介绍洞穴奇形怪状悬挂着的石钟乳和站立在地面的石笋，蝙蝠的生活习性等自然景观，同

时也强调保护自然界珍稀动物，奇花异木的重要性，他说，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导游，也必须履行保护自然生态的责任。

我们在伯纳拉河乘长舟前往上游的风洞和清水洞途中，在一个普南族移植区停留，下船选购普南族的手工艺品。Chef特地吩咐我们尽量选购藤制品或木制品，不要购买以受保护动物的角或皮，例如以鹿角和山猪牙等制成的工艺品和手饰，以减少对野生动物的杀害。长年和大自然接触的Chef，对环保的意识是那么的强烈。他憎恨滥砍伐树木，随意捕猎动物的活动。

受教育不多，但领悟力很强的Chef，不愧是一名敬业、乐业的导游。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出色的导游，其中一项因素是他的人缘极好，随时随地可以跟各种人物打成一片。在芸芸的导游中，他好像是山林里的一朵奇葩！

（2021年7月5日刊于南洋“商余”）

华北人聚居地

——山东村

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踏足沙巴首府亚庇，引起我注意的是，凡是在华人开设的茶餐室或小贩中心，似乎都有卖北方人爱吃的水饺和锅贴，而这种北方人的主食，也普遍受到当地人的欢迎。这种情景在西马是看不到的，因为当年旅居我国的中国人很少，还没把他们的饮食文化带来我国。在吉隆坡，如果要吃水饺锅贴，只能到少数有卖北方菜肴的餐馆，例如大人餐厅，才能享用到水饺锅贴。但大人餐厅烹调的北方菜肴和水饺锅贴并不是那么地道，因为厨司不是正宗的北方人。不像在亚庇，随街可以吃到真正北方人的手工饺子和锅贴。

为什么在大多数南方人聚集的亚庇，会盛行吃北方饺子呢？很好奇，向朋友打听，才知道这个城市住着不少中国北方人的后裔，而且他们聚集的地方叫“山东村”，可惜当时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深入了解。

第二次出差去亚庇，我决定在工作完毕后，多留几天找机会去探究中国北方人移居亚庇的史迹？

在亚庇宾南路二里和六里之间的地区，便是当年华北人聚居的村落，后来被称为“山东村”。实际上，这些华北人大部分不是来自山东，他们被称为山东人，因为他们的祖先当年是以山东人身份来到沙巴。山东村居民的祖先，大多数来自天津以及河北省其他县，而真正祖籍山东的居民，在山东村里仅有三几户。

在文友黄玉奎的热心带领下，我有幸认识了“沙巴华北同乡会”时任主席张景程和总务聂惠庆。张君像许多河北人一样，个儿高大，说话中气十足。他祖籍天津深县人，在沙巴是第三代了。他和我们交谈时，说的是带有浓浓天津口音的普通话，但和聂先生说家乡话时，讲的是非常地道的天津话。一听到天津话，我顿时感到很亲切，因为我和天津有深厚的感情，那儿有我的挚友和“哥们”。每次飞去北京，他们都会把我接到天津小住几天。如今在沙巴听到正宗的天津话，还以为自己处身在天津呢！

张君很诚恳地向我叙述他的祖先南来的缘由。原来在1913年，北婆罗洲（如今的沙巴）英殖民政府需要大量的劳工在北婆罗洲开垦荒地及种植橡胶树。洋人认为，中国山东人的个儿高大魁梧，身体强壮，最适合当劳工开垦荒地。于是，洋人通过慕娘公司，在天津放出招聘劳工的风声，而且声明劳工必须是山东人。

当年，中国一般人民生活困苦潦倒，许多天津人为了有机会到国外寻求更好的出路，纷纷冒充山东人报名应征。结果，共有108户北方人被录取，他们就这样飘洋过海，来

到了被大片原始森林覆盖的北婆罗洲。这些华北人来自河北省，当中有山东人、天津人、顺天府人，冀州人、保定人、宣化人等等。

由于英殖民政府为他们提供的福利和条件不错，他们就这样在亚庇落户了。这些北方人南来，并不是当“猪仔”被骗来的，而是在一项“招殖华民条约”下受聘的。他们来到北婆罗洲，每户就分配到10亩地和一所简陋的房子。他们依照条约规定，开垦所分配的土地，种植橡胶树、稻米、椰树、咖啡、胡椒等。根据条约，如有水土不服者，英政府可将他们遣送回国。结果，有者的确不能适应新环境而病倒了，被迫回国，有者则不幸病死异乡。

英政府并没有忽视北方人子女的教育，也为他们兴建学校。张君的父亲（第二代北方人）参与乌鲁金马利的开垦工作，他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前后住了26年，并且在英殖民政府兴建的政民小学就读。

当时的北婆罗洲交通非常不方便，为了运载橡胶、果苗、粮食等，英政府就招集北方人在亚庇和丹南之间修建一条全长大约1百公里的铁路。这条铁路目前仍然使用，在这两个城镇之间提供载客火车服务。这条铁路，是整个婆罗洲版图上唯一和仅有的铁轨。毫无疑问的，在亚庇的华北人无论是拓荒或修建铁路，对沙巴的发展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作出了不少的贡献，可说功不可没。

目前，南来的华北人不断地开枝散叶，有的家庭已经是第五代，总人口增加到几万人。1976年1月，他们发起筹

组“沙巴华北同乡会”，并于同年7月正式成立和产生第一届理事会。该同乡会目前有一千多名会员，同时设立了华北醒狮团，创办华北幼儿园，资助由祖先创办的中英小学（前身津桥小学）等。华北同乡会为了加强同乡之间的团结及联络感情，每年举行春节联欢会和中秋联欢会。此外，他们也举办孝亲敬老活动，照顾同乡的福利，同时也与当地社群交流。早期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华北人曾经成立“津桥同乐社”表演京剧，后因青黄不接，无法传承至第三代而失传。

每次的集会，他们一起包饺子、韭菜鸡蛋包子，烹煮各式传统的北方面条和菜肴，欢聚的气氛融洽，乡情浓郁。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始终保留北方人的生活习俗，贯彻北方人的文化精神和情怀。

新马地区的籍贯以闽粤人为多，其他还有客家人和广西人，都属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也许地理环境的关系，从中国北方南来的人少之又少，要成立类似华北同乡会的组织，是很难凑足人数的。虽然马来西亚有所谓的“三江”社群，并成立了“三江公会”，但是，它的会员并不限一这个地区的人。据了解，“三江公会”早年的会员只是江苏、浙江和江西人。后来由于其他人口不多的湖南、湖北、河南、东北、山东等籍贯的人也要求加入。目前，全国只有雪兰莪、霹雳、檳城、砂拉越和沙巴州成立三江公会，而以檳城三江公会的历史最悠久，成立至今已超过一百年。这5个州的三江公会的会员总数，和沙巴华北同乡会的会员人数不相上下，可见在亚庇的华北人之众多，不但足以组织一个大规模

及活跃的同乡会，而且他们的生活和饮食习惯，还对当地的南方人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扎根亚庇的华北人，可说是东南亚唯一的中国北方移民社群，其风俗、文化、历史都值得学者关注和研究。

2020年10月修订



神山，不远也

细雨纷飞下，我来到神山山脚，抬头一望，被云雾环绕的神山矗立在眼前，峥嵘山势令人望而生畏。

4095 米，啊！东南亚第一峰，我到底有没有足够的气魄、勇气和毅力去征服它呢？

来之前，曾经幻想着自己登上山峰时的感受，那一定是多么的骄傲、神气、有成就感、充满喜悦与了不起！然而，到底还是越过了不惑之年，虽然神山已经近在咫尺，好像举手就可以触摸到它，我最终还是没法子去克服艰苦无比的挑战，去征服这座庞大高山的山顶！

登山计划是今年初在澳洲当医生的阿宋回来吉隆坡渡假时定下的。他鼓励我趁着我和他的家人一起于5月到沙巴旅游之便，与他一起登上神山。这倒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想过要做的事，而阿宋曾经于8年前登过神山。

在阿宋的不断“唆使”和“刺激”下，心想，我的两条腿现在还可以走动，从来没有出过什么毛病，去登山应该不会有问题吧，何况，据说登上神山的最大年龄者是 82 岁

的老人，比我大得多呢！也听人家说过，神山虽高，但不难爬，只要以休闲、轻松的心情慢慢地一步一步登山，应该可以到达目的地的。

思前想后，去吧，去吧，我做了决定，5月去征服大山。接下来的日子当然是不停地训练，跑步、上下楼梯、练体力、气魄和脚力。

毕竟神山是攀山爱好者向往的乐园，也是一条旅游热线，在临出发前一个月，阿宋从澳洲打过几次电话来说，他与沙巴的亲戚联系了多次，还租不到山上的宿舍，可能神山之行要取消了。知道这消息，心想，登山计划多数不能实现啦，因此就放松了训练。

岂知在出发前一天，先抵达亚庇的阿宋突然来电告知，因为有人取消行程，他在旅行社租到了山上的宿舍，几经波折，神山终于成行啦。

在山脚下的渡假屋住了一宿，翌日早晨，我们在国家公园管理局办理登记、雇用导游兼挑夫，以及租车到登山起点的手续。

登山有两条线：一条是6公里长的Timpohon线，是一般人选择走的线。另一条是Mesilau线，长多2公里。上午8点半，气温仍然清凉，我们雇用的导游兼挑夫——28岁的卡达山青年劳伦斯带领我们向高山出发了，在闸门送我们的管理局官员祝我们好运，并说明天中午在同一个地点迎接我们回来。

开始登山，心情兴奋，慢慢地边走边观赏周围的花草。

据说，这里的热带雨林、沼泽、河流与湿地，孕育出不少隐世的珍禽、奇花异草及独特的民族。山中的小松鼠满山蹦蹦跳跳，寻觅登山者吃剩的食物，一点也不怕人。行走了5百米左右，就感觉到湿意扑面，原来到了水流飞溅的Corson瀑布。过后，山路都在树林之中穿梭，海拔越高，山路越来越崎岖陡峭，而雨后的路面又湿滑，愈发难走。我的步伐也愈来愈缓慢，呼吸开始感到困难。后面的登山者一个接一个的急步越我而过，走在前面的阿宋也不见了踪影，不过，他之前已交待劳伦斯要一直陪着我和守住我。

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登山愈来愈辛苦了。然而，追上我的不只是其他登山者，好多个背着沉重的煤气、食物、杂物和垫褥的挑夫，也一个接一个的超越了我。看着他们背着这么沉重的东西，一步一步的登山，步伐还比自己快，觉得两手空空的我，太远远不如他们了。不行，即使寸步难移，我一定要坚持走完山路。心里一直在给自己打气。

艰难和辛苦地、摇摇晃晃地走了4公里路，来到海拔2702米的休憩站，感觉自己快要虚脱，没有能力再往前走了，真想放弃算啦。但是，来了几位从吉隆坡马华鹅唛区会青年团的登山队员，他们不断给我打气，叫我加油。他们说，“大姐，你能攀登到这里，真了不起，还有2公里路就到了，一定要走完今天的路程啊！”

走吧，心想，不走也不行，事到如今，没有回头路了，只能坚持到底！咬紧牙根，继续上路，但越来越觉得寸步难移了，不只脚部非常沉重，空气的稀薄造成我上气不接下

气，走三、五步就要停下来。头部开始疼，胸中发闷；显然是高山症的症状。看看手表，已经下午三点，比预定时间慢了两个小时。阿宋一定到了山上的宿舍。但前面还有漫长的2公里，怎么走完这段看来可望不可及的路呢？超越我的登山者越来越少，也许，我是最后一个登山者了。

雨不停地下，山路越来越陡峭，到了海拔3052米，我的体力快要支持不住，劳伦斯在一旁扶着我，不停地告诉我，还剩300米就可到Laban Rata休息屋。这300米，可说是我一生中最漫长和最艰辛的路！意念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坚持下去……。

三步一停两步一休，这样走走停停，一直挣扎走到目的地时，比预定时间晚了整整3个小时。阿宋已经焦虑地从休息屋走下200米的地方冒雨等我。他看到湿漉漉的我平安抵达，放下心来了，叫我赶紧到休息屋洗热水澡躺在床上，并给了我他已准备好的药吃。他说，我的嘴唇发黑，是缺氧的现象。他说他等我等得多焦急和忧虑。身为医生的他，多么担心我在半途发病或发生意外，所幸平安到达。他看到我活生生出现时，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了解到自己的状况，我放弃了攻顶计划。阿宋于凌晨2点半摸黑出发，和许多登山者登上最高的劳氏峰。我只能嘱咐他尽量照下日出和山顶的美丽照片，给我留下回忆，也弥补我没有攻顶的遗憾。后来，他告诉我，攻顶的2公里路更是艰辛，必须慢慢拉着沿石坡吊下的长长的绳子攀上石坡，也要沿着斜坡中的狭窄石隙往上走，十分费气力。他说，他

于5点半到达山顶时，由于云雾多，没看到日出，但是他照下了不少晨曦时分的美丽云海和山顶的自然景色，让我以后可以慢慢回味这一段毕身难忘的经历。

当然，下山的路也是历尽千辛万苦才走完的。我忍着脚疼，在劳伦斯的牵引下一步一步走下山，而阿宋则赶着下去管理局报到，打算吩咐载我们回亚庇的旅游车等我下山。幸好我及时赶在3点半之前到达山脚下。

这次的神山之旅，的确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但心里还是有些许的成就感，也让我对人生有更深切的领悟。在山中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犹如人生路中的一步一脚印一样，必须经历奋斗与挣扎，才能得到应有的成果。

阿宋鼓励我翌年再来尝试攻顶，我觉得不可能有第二次了。其实，我应该在20年前年轻力壮时来登山的，而不是在知天命之年才来征服大山。

当年，我和一些朋友跟台湾李老师修读古书，他为我们导读《春秋公羊传》。其中一篇文章说，“公子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意思是说，诸侯的儿子去世，为何没有记录日期，因为日子太久远了。

神山也一样，我其实已经登上了3273米，山顶已近在眼前，却没有能力攻顶，心里真是遗憾啊！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是，告诉神山，4095米，不远也！

2020年8月修订

（二）中国与台湾情

北京掠影

1 1997年九月的北京，阳光暖和，秋风送爽，第6次踏上中国都门。

阔别多年的北京，市容已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街道上车水马龙，到处出现堵车现象，反映出北京是越来越繁华，不过，街道上不再像以往一样喇叭声此起彼落，车辆遵守秩序静静的行驶。我想，这和街道上竖立不少叫司机文明驾驶的口号牌不无关系。

幅员广阔的北京，许多高楼大厦平地而起，星级酒店随处可见，高楼的设计非常现代化，有些甚至很别出心裁，和其他钢筋森林繁密的大城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过去古老保守的北京，现在越来越年轻了，而且也具备了大都会的风范。我发觉，一些合资企业和银行的大厦，招牌也出现了英文名称，高速公路上指示牌也多了英文，这可说是一项突破，因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中国也了解到面向国际，迎向世界，使用英文是免不了的。

和在文化部对外联络局上班，而曾在吉隆坡大使馆工作好几年的小蔡相约在西单见面。我按照她的指示，从地铁军

博站乘4路的公共汽车，只花人民币一元，就到达见面的地点。西单人潮几乎达到水泄不通的地步，出来逛商场逛街的人如过江之鲫，来往的行人不时擦肩而过。

和小蔡重逢，分外高兴。我们除了叙旧之外，一起逛商场及书店。西单百货商场和西单购物中心的规模都很大，摆卖的货品琳琅满目，五花八门，服装非常时髦，但是价钱也相当的昂贵，许多时装的价格每套上千上万人民币，最便宜也要好几百元，和一般市民的收入似乎不成正比。然而，购买的人还真不少，可见大城市人民的收入已经大大改善。而且时下青年似乎趋向于购买名牌的服装，而不论价钱有多昂贵。中国人的生活条件的确有了显著的变化，这也可以从几年不见的朋友现在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甚至有些家里有了几部私人汽车的情况反映出来。现在，中国大城市的市场经济欣欣向荣，人民丰衣足食，过去二、三十年的苦日子似乎已经从人民的记忆中消逝了。

商场服务员的态度也改变了。他们殷勤招待顾客，不像在10多年前那样懒洋洋的，对顾客爱理不理的样子。在路边开摊卖服装的个体户更是和气待人，他们任你试穿衣服，不买也没生气。

晚上，我们在王府井一条小胡同吃小吃，那儿售卖各省各地的小吃。胡同又长又狭窄，没法摆放桌椅，我们和其他顾客一样只好站着吃温州鱼丸汤，傣族菠萝饭，云南的过桥米线、四川担担面等，别有一番风味。

王府井三联书局的规模之大，相信马来西亚没有一家书

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这家书局在超级市场的地下层，面积宽敞，顶到天花板的书柜摆满了各类书籍，书籍的分类非常仔细，从消闲、文学、语文、专业到各种工具书都俱全。书柜旁边摆着有两个梯级的垫脚凳子，让顾客站上去拿摆放在高处的书。爱书者如果看中心爱的书，不必两手捧一大堆书去付款。他们可以推着小推车，悠哉闲哉、轻轻松松地双手翻阅及挑选他们心爱的书，然后才一起付款。该书局的收款制度已是电脑化，在当年来说，可说已经追得上潮流了。

到北京的第三天，小陈陪我游天坛，我们到军博地铁站搭地铁。在地铁站进口，看到几十名男女老年人，穿着鲜红的“民族”服装，脸上也经过化妆，喜孜孜地随着轻快美妙的民歌音乐，在街上跳着富有浓厚陕北色彩的秧歌舞。虽然他们都是乐龄人士，但他们的身体硬朗，在秋高气爽的早晨，在街上载歌载舞，没有显露疲惫和老态。这不只是老年人的一种健身活动，也是他们解除寂寞的途径。看来北京的乐龄人士真会安排生活，使晚年的日子过得更有意义、更多姿多采。

北京不愧是文化城，读书风气极盛。一般市民的受教育水平都相当高，也很有文化修养。在地铁站和巴士车站，无论是在等车，或是在车内，好些人都在阅读着书报或杂志。每一个地铁站都有小摊档卖书报，路过的乘客多数会顺便买一本书，一份报纸或一本杂志。小陈担心我一个人在北京闲荡的日子会走丢，给我买了一张北京市地图。

有一次从安定门地铁站出来，搭公共汽车去和平里酒

店，因为路不熟，吩咐售票员通知我下车。下了车，没看到酒店，我又迷失了，不知该往前走还是回走，见到迎面走来一对中年夫妇，他们很和气的指点我往前走50米就到了，还叫我慢走，温文尔雅。原来酒店的招牌被大树遮住了，所以没看到酒店。有一晚，我在北海公园和徐教授分手后，乘巴士到西单改搭地铁，下了车，找不到地铁站进口，问一名妇女，她看出我不是当地人，不但告诉了我地点，还陪我走到地铁站。北京人的良好文化修养给我留下美好和深刻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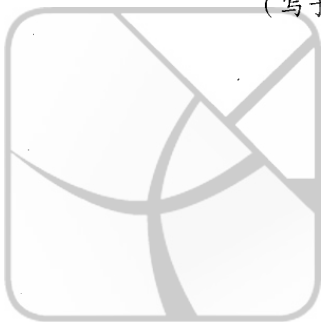
北海公园是一座具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帝王宫苑。这座古色古香的公园，现在成为了时下青年男女结婚拍外景的其中一个景点。当时正好看到好几对穿着西装和婚纱的新婚夫妇在摆弄姿势，让摄影师给他们照像及拍录像。看来中国青年都很时尚了，结婚的花样和方式，似乎也不落于马来西亚人之后，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人民有机会接触外界之后，生活和精神面貌的的确确有了极大的变化。

在北京期间，正赶上第15届中国代表大会召开，加上国庆即将来临，晚上的北京大放光明，天安门广场更是“花枝招展”，由鲜艳花朵布置的花卉点缀，花的中间竖立一个巨大的花篮，花团锦簇，即妩媚又艳丽，吸引不少游人照相留念。被鲜花围绕的喷水池，在灯光照耀下喷出来的水是雪白的。以花岗岩和汉白玉砌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卦起了两个巨幅布条，各写着“庆祝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以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周

年。”

秋天的风是寒凉的，我缩紧身子，把两手插进口袋里，静看许多小孩在强劲的秋风吹刮下，在天安门广场上跑动放风筝。色彩缤纷、设计各异的风筝，在被灯光照耀得通亮的广场上空自由翱翔，就好像现在的中国人民过着自由的生活一样。游人在广场上悠闲漫步，观赏夜景，三五成群的青年男女在嬉戏闲聊，一片和睦及与世无争的景象，令人很难相信这里曾经发生过震撼世界的1989年六四事件哩！

（写于1997年10月12日）



发思古幽情的农家餐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盛行农家乐。这是一种回归自然、获得身心放松、愉悦精神的休闲旅游方式。农家乐广泛分布于城市近郊，是一个以农业和乡村消费为特点的旅游、娱乐、休闲度假的场所，具有典型的中国农村文化特色。

随着农家乐的兴起，生活在城市的人开始追求返璞归真，以土生土长的农家菜为特色的各式农家风味菜系，纷纷在农家乐餐馆推出，而纯天然、无污染的野生土菜和地方特色食品，加上农家乐周围一般都是美丽的自然田园风光，空气清新，可以舒缓现代人的精神压力，因此受到很多城市人的喜爱。

许多年前，挚友小田知道我来了北京，特地从天津开车来和我见面，并且说要请我吃别有风味的晚餐，另一位天津好友小陈早已在北京开会，我一到中国都门，他就经常抽时间溜出来陪我游京城。在小田的建议下，我们3人到“向阳屯”餐馆用餐。

“向阳屯”位于北京西北郊颐和园附近、早期是皇家

八旗子弟住宅地的六郎庄。现在的六郎庄居民，可能有许多是满清八旗子弟的后裔。由农民的四合院平房改装的“向阳屯”餐馆，里面的装饰很有特色，主打色调是红色，进门是一个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庭院。内部便是餐厅，面积不算大，只摆十来张旧式的桌子，像武侠小说客栈所用的四方木桌和没有靠背的长凳，墙上绘上五颜六色的图案，并且涂写许多打油诗。店内的摆设勾起了人们的思古幽情。

餐馆里有包间，包间里有土炕，最小的可以让4个人用餐。当年包间的最低消费是人民币300元。服务员领我们穿过走廊，走进了一个小厢房。房内的土炕铺上草席，中间摆放着一张矮脚桌子，两旁各摆一张矮脚长凳，绘上红色图案的墙上也写满打油诗之类的字句，内容不外是称赞此店的菜色和服务。房里有一个小窗口，用印上鲜红花朵的布帘遮着，整个房间红彤彤的，显得有点俗气，这显然是农民的习俗，红色是大吉大利！

其实，这家餐馆的菜肴属于东北家常菜，有些菜肴并不很适合我这个南方人的口味。但餐馆的布置及装潢特别，既有乡土风味，又能令人怀旧。小田点了一桌子菜，凉菜有：凉拌皮儿、小葱拌豆腐、炸香椿鱼和水煮豌豆等，另外叫了不少有牛肉、鸡肉、猪肉，烧、炒、炖都有的热菜，主食则有手捍面，小米粥和油葱烙饼等，外加一瓶“酒鬼”。这瓶含50多度酒精的白酒，价钱可不便宜，当年半斤庄卖人民币300元。

整桌子的菜，唯有野菜拼盘对我来说是新鲜的。这盘由

四、五种也不知什么名称的山野菜，用开水炒了撒上些盐和热油拼成的野菜拼盘，非常特别。野菜虽然原汁原味清凉爽口，肯定没有农药，但是略带苦涩的味道，我还是吃不惯。

北方人的用餐习惯和南方人不一样，他们一定先来好几样下酒的冷盘小菜，等酒和凉菜吃得差不多了，热菜才一盘接着一盘的上，最后又来个面条、饺子、米饭、烙饼、小米粥或棒子粥之类的主食，这样才算吃好一餐。我记得第一次陪妈妈去北京时，朋友请吃饭，我们弄不清北方人的吃饭习惯，凉菜一上来，就叫服务员送上米饭，扒拉两口，很快就将饭和凉菜吃得七七八八了。等到一盘一盘热腾腾的菜端上桌时，我和妈妈已经吃不下了！

(写于1997年12月2日)

在向阳屯听京剧

座落在北京西北郊颐和园附近、早期是皇家八旗子弟住宅地的六郎庄的“向阳屯”，是一家农民办的餐馆，也可说是一个乡办企业。“向阳屯”除了提供别有风味的东北农家菜之外，与众不同的是，餐馆有一个京剧团，客人可以请他们进来包厢里唱一段京剧，而收费是随意给的。

我感到很惊讶，竟然能够在农家乐的餐馆内欣赏到京剧。虽然我对京剧的表演艺术不在行，但知道京剧是中国“国剧”，流播中国全国，影响甚广，已经被中国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服务员问我们要不要听京剧时，小田立刻回应说，一定要让唱戏的来唱一段让我欣赏。一会儿，三个穿着长袍马褂的中年男子：一个拿着二胡，一个手抱月琴，另一名拎个小鼓进来了。手拎小鼓的师傅自我介绍是北京京剧院“完二团”的鼓师王砚生，擅长唱老生。他交给我一张京剧目录，要我点一段京剧让他唱。目录共有六十多段京剧，是各种和

各样唱腔的唱段，我的确不懂京剧，不知应该点哪一段，只好让他来一段他最拿手的。在二胡和月琴的伴奏下，他清清脆脆，边敲鼓边打板，拉开嗓门清唱《空城计》中的一段“我本来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是诸葛亮的唱腔。我想，小田和小陈是会欣赏京剧的，我就“附庸风雅”，装扮“内行”，“陶醉”在师傅中气十足、嗓音浑厚的老生唱腔中！

他唱完一段后，问我还想听哪一段？我要求听一段花旦唱腔，他就让一名女团员进来为我唱。女团员给我唱了《红娘》中的“叫张生”和“他们就木已成舟”的段子。虽然我不完全懂得欣赏，但还是给她热烈的掌声。

王砚生说，他受父亲王玉敏的影响，很小就学唱戏，后进入戏曲学院，学纯的京剧，至今已经唱了40年。虽然王师傅的专业是司鼓，他有得天独厚的嗓子，不但能唱老生，也能唱花脸和老旦。他和向阳屯合作，除了能够为来吃饭的客人提供娱乐之外，也能发扬京剧。他说，他是为艺术而唱的，所以唱戏的收费随意，随客人自由奖赏。不过我们事先问了服务员，唱一段要多少钱，他说，唱一两段不低于人民币100元。王师傅知道我来自国外，坚持再为我唱一段，我在盛情难却之下点了“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这是《铡美案》包拯唱腔，也是王师傅擅长的花脸唱腔。最后，他问我会不会唱，请我来一段。这可吓坏我了，因为我连卡拉都不OK，怎么会唱这种传统及高水平的中国国粹呢？王师傅唱完了两段戏，小田打赏了人民币200元。

王师傅的艺术才华和对京剧事业执着的追求，精神是令

人钦佩的。他在向阳屯让客人点唱京剧，可说是开了京剧点唱的窗口，也许在致力于使京剧大众化方面会起一些作用。这个想头是好的，尤其是在目前流行歌曲，卡拉OK等各种娱乐大行其道的时候，让京剧也能够在通俗文化的洪流中继续流行。因此，在餐馆演唱京剧也算是一种发扬京剧的方法。然而，京剧是中国国粹，是严肃的舞台艺术，让京剧走进餐馆给客人点唱及随意打赏，这种卖艺式的演唱，算不算京剧的悲哀和没落呢？

（写于1997年12月10日）



三国文化发源地的广元市

暑气仍然迫人的八月底，我们应四川省广元市政府和该市穆斯林经济开发区负责人的邀请，前往参加广元节和建市10周年庆典，以及一会两节一秋交会及女儿节和青年艺术节的庆祝活动。

1995年9月1日风和日丽的早上，广元上西经济开发区展览馆外人头攒动，市区及各县和乡区的人民，都赶来观看广元建市10周年及一会两节庆典的开幕仪式。广元市副市长唐全林为庆典主持开幕。开幕式场面隆重盛大，现场除了有铜乐队演奏及舞龙之外，还鸣放礼炮、释放气球和白鸽。现场也大放鞭炮，爆竹声响彻云霄。过后，各县区、乡区，各组织和团体的代表队伍陆续出场表演歌舞和操演。青年男女的载歌载舞和操演，令场面非常热烈，五彩缤纷，一派兴旺的景象，象征广元市朝向辉煌的未来迈进。

相信我国许多人对广元市不甚了解，因为它不在热门的旅游线上，而且偏远，旅游团一般上是不会安排到该市旅游的。

广元市位于四川省北部，它不但是三国文化的发源地

之一，而且还是中国唯一女皇帝武则天的故里。这个位于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交界的山城，离四川省会成都三百多公里，搭乘火车需大约5个小时，但是开车就得花七、八个小时，因为有几段公路修得不好，加上广元地处山区，弯道多，汽车在狭窄及蜿蜒的公路上行走，司机即要小心翼翼地驾驶，还要提防及闪避迎面而来的车辆，汽车简直无法开快。

广元市的地理位置重要，历史文化悠久，产品资源丰富，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它有“北川门户”的美称，也被人誉为“金三角”。

广元，古代称为立州，是一座具有2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城里城外山青水秀，景色宜人。

1985年，经过中国国务院批准后，广元建立了省辖市，原属绵阳地区的剑阁、青川、旺苍和南充地区的苍溪4县，加上市中区、朝天、元坝三个区。组建成了现在的广元市，总面积1万6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万。

广元多山，山高且大。山区和深丘占全市总面积的百分之98，海拔一千米以上的高山整百座。

广元也多江河。嘉陵江、白龙江、宋江，纵横交错，贯穿广元全境。

广元是武则天的故乡，传说武则天降世时，曾有一只美丽的凤凰出现于广元的东山，于是人们便称东山为凤凰山。后来市政府在凤凰山山顶兴建了一座凤凰楼，楼形状好像凤凰回首难忘，象征女皇武则天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如今，凤

鳳楼成为了广元城标建筑。

诗仙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句话描写由秦入蜀道路上的山川奇险，蜀道之难行。这条蜀道便是广元境内长2百公里的剑门蜀道，它犹如一条诗画长廊由北而南纵贯全境，是四川省的名胜旅游区之一。10年来，广元的交通运输事业已经飞速发展，除了有铁路、公路、水路交通之外，飞机场正在加紧施工，因此，蜀道如今不再难。

广元风光旖旎，名胜估计甚多。市内的皇泽寺建于唐初，是女皇武则天的祀庙。另外寺内设有一个“红军碑林”，石碑上刻的都是红军时期的标语。

位于广元城北约4公里嘉陵江东岸的千佛崖，有南北朝、隋、唐至清历代石佛，是四川境内规模最宏伟的石刻群，也是中国5大石窟之一。

天下雄关——剑门关是古今闻名的雄关险隘，位于广元南面50公里的剑阁县大剑山口。剑门关是历代军事要塞，关内有三国蜀汉大将姜维洞、姜公桥、姜维墓等等古迹。《蜀难度》诗中说：“一夫当关，万夫莫敌”，指的就是剑门关。

俗称“皇柏大道”的翠柏廊，有“三百长程十万树”之说。蜀道两旁，古柏参天，浓荫蔽日，郁郁葱葱，现共有古柏8千多株，相传三国时蜀将张飞镇守阆中时所种植的，因此又叫“张飞柏”。

广元城南36公里的古城昭化，古城葭萌，秦汉三国以

来，一直视为战略要冲。昭化古城被誉为“三国城”，是“三国”爱好者及研究者的必游之地。

广元建市10年来，为发展市场竞技，进行了大开放。它先后建立了3个开发区，即：上西开发区、南河开发区和穆斯林经济开发区。

其中的穆斯林经济开发区是为发展民族经济而建立的。该区位于广元市城区河西办事处境内，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唯一的一个穆斯林经济开发区。区内有大中型企业10余家。该开发区创立的广元民族经贸学校，成为了开发区的科技文化中心。该学校每年把英语好的学生送来吉隆坡的国际伊斯兰大学深造。

由于广元是武则天的出生地，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女性，每年武则天生日当天，广元城乡妇女汇集嘉陵江畔，举行盛大的“游河湾”庆祝活动，其中包括赛凤舟。这一天，逐渐成了广元市的女儿节，广元妇女都放假一天。每年9月1日，女儿节与一年一度的秋交会结合举行，这一天可说是广元的盛大节日。

建市10年的广元，无论在城市建设，农业和工业经济发展，以及商贸流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相信它的前景是辉煌的。

(稿于1996年)

畅游绍兴舜王庙

2019年5月30日从郑州飞抵绍兴，为的是赴一场诗歌与学术研讨会之约。

特地提前一天来到古城，期望有更多时间和阔别10多年的武汉大学教授陈望衡与李老师夫妇相聚叙旧。早到会场，让我得到了意外的收获：有机缘认识陈教授的朋友俞婉君教授，并且在她的带领下畅游了位于绍兴市柯桥区王坛镇的舜王庙。

绍兴文理学院教授，也是绍兴市虞舜文化研究会会长的俞婉君，亲自开车载着我们到距离绍兴市30多公里以外，有山有水、田野风光美丽的柯桥区王坛镇，参观具有千年历史的舜王庙。

我们步行进入被青葱翠绿树林环抱的舜王庙景区，立刻因为群山透迤，周边苍翠绕合、小溪清澈流水的秀丽风景和宜人环境而感到心旷神怡，这里符合了风水学所强调的藏风聚气、山水环抱，以便将宇宙和山川的各种能量（地气）合理地分配并且集中和调动起来，然后为宇宙所用。所以，这里可说是一个风水宝地啊！香客在烧香之余，尽可欣赏自然

风光和人文景观，领略其中的韵味。现在的舜王庙是清代咸丰年间（1851年—1861年）重建，同治元年（1862年）重修的。舜王庙高踞山巅，前瞰舜江（今名双江溪），后临旷野，是一个环境优美的溪山绝胜之地。

舜是中国历史上原始社会后期的神话传说中五帝之一，据说他是史上被民间膜拜的唯一帝王。有许多道教的庙宇和佛教的寺院遍及中国各地，唯独舜帝庙为数极少，而绍兴王坛舜帝庙是全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座。这座舜王庙整座建筑汇集木雕、石雕、砖雕与建筑技艺于一体，具有典型的清代中晚期风格，对研究民俗学、建筑科学以及雕刻艺术都有重要价值。

绍兴舜王庙建于王坛镇舜王山顶，坐北朝南，占地总面积5千平方米，由山门、戏台、大殿、后殿、东西厢房、外厢房4庙宇组成。庙中戏台为重檐歇山顶，内置藻井，台面深广，四柱象征四季，三重檐，攒尖顶，紧靠山门后檐而建，戏台面朝大殿，其意为演戏娱神。山门、戏台、大殿为中轴线、东西两侧前半部为看楼，后半部为配殿。大门与看楼前后殿相连，形成一个封闭式的院落，这种封闭式结构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在战乱不息、土匪横行的旧社会，这种安全考虑是必要的。整座舜王庙可分为三进；第一进为山门和戏台，第二进为大殿，第三进为后殿。

王坛舜王庙的建筑艺术是信仰和艺术高度结合的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的集中体现。它把宗教信仰和建筑艺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从建筑的总体设计到每一

个建筑构件，都有浓厚的宗教信仰的色彩，也有独特的艺术构思。

俞老师也告诉我们，在绍兴会稽山区，传说每年农历九月廿七是舜的诞生纪念日，信奉舜王的民众，以王坛镇双江溪舜王庙为中心，举行朝山进香和菩萨巡会两种祭祀活动。传统舜王庙会活动从农历九月廿六到廿八，持续三天。朝山进香主要包括摆供、祭拜、请寿、宿山、进香、求签等几个环节，由当值社头带领各个社头祭舜典礼，保佑会稽山南部山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与此同时，庙会也吸引了大量商贾前来摆摊设点。舜王庙南面的小舜江畔河滩上、马路边上布满了各种摊位。庙市出售以家具、日常生活用品等商品为多。庙会上最活跃的，是那些乡间的能工巧匠，他们带着一种自豪的神态将各自的手艺展现无遗。逛庙市对比较闭塞的会稽山区农民来说，是一年中难得的购物机会，可以买到平时买不到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必需品，满足了山区百姓的生活和生产的需要。

可惜我们没有赶上农历九月廿七舜王庆生的日子，没有机会参与这场会稽山区人民世代相传、久盛不衰、热闹非凡的庙会活动。尽管舜王庙会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舜王的“众善礼为首，诸恶莫作”、“万事礼为首，百善孝为先”的精神，更应该作为我们的典范，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贯彻。

（2019年8月13日 刊于南洋商报“商余”）

华南行

2014年4月份的中国南方虽然仍然春意正浓，但天气已逐渐转暖。

飞机抵达香港后，我和锦宗立刻买车票，乘大巴士直奔广州。之所以在香港降落，因为两人的机票是在媒体之夜中抽到的幸运奖。

阔别10多年后重临中国南方城市，惊觉广州境内的交通改善神速，已经非常方便，且很有系统。在被称为中国的“南大门”，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的广州，近年来变化巨大，新区呈现新颖和现代化的建筑物，很有时代感，具备了大城市的风范。在广州，我们探访了表舅和朋友。此行最大的收获，可说是和一名海南籍马华作家龙学湖当年下南洋而留在中国的儿子龙莆尧初次见面。锦宗是因为主编《马来西亚海南诗文选》收录已故龙学湖的文章，才认识他的家人的。因为这个机缘，锦宗得以在龙莆尧的家里，翻阅了他从山打根带回中国的其父遗稿，进一步了解这位马华作家生前擅长创作的体裁。我们在广州也和归侨作家马阳重逢叙旧，互相了解近况。

此次华南行的第二个目的地是到锦宗祖籍地潮阳附近的汕头市。搭上从五羊城火车站东站开往汕头的动车，只需3个小时就抵达潮汕站，比普通火车快了3个多小时。唯美中不足的是，动车只经过潮汕站，必须转搭大巴士，行驶大约50公里才能到达汕头港市。抵达汕头时已是傍晚时分。我们住进了汕头大学教授翁奕波事先替我们在汕头老城区订下的中旅酒店。除了翁教授，我们也和另外一位汕大退休教授陈贤茂见了面。这两位教授是我们于1992年在汕头参加第一届世界潮人作家会议时认识的。当天晚上大家相见欢，近80岁的陈教授别来无恙，精神奕奕，身体硬朗，还不停地在做学问，精神可嘉。

在翁教授联系下，汕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小金开车来接我们到汕大图书馆。重临汕大校园，不但勾起了当年与多位马华作家和世界各国潮籍作家欢聚的回忆，同时也对于2009年落成使用的图书馆的设计惊叹不已。

图书馆是以中国传统线装盒子为设计概念，结合现代主义手法，空间流畅，相互穿透，引入天然日光，配以周围传统园林设计绿化景观。我们拜会了图书馆馆长，互相交换收集资料的意见，然后在小金和他的同事陪同下参观了图书馆的“特色文献服务部”。顾名思义，这个部门专收藏国内外富有特色的文献，但以潮州人的文化遗产、文学作品和文献为主。碍于时间短促，我们只能走马看花，但也意外看到了这个部门收藏锦宗的首部著作《马华文学纵谈》和郑良树博士等人的著作。

汕大校园有一系列的雕塑，结合人文与自然，呈现出独特的校园空间，令人耳目一新。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图书馆外面的不锈钢雕塑，这是一名意大利雕刻家的作品：一个大人和小人的雕塑竖立在草地上，大人的手指指向小人，不知道是在指导他还是责怪他。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仙人指路！也许是要指引人们到知识宝库探索，正如图书馆通道一幅墙壁上刻上的格言：“知识源于对我们不知事物的探索”。仔细一看，大人雕塑的身体里尽是由小人凑成的。

与汕头市作家协会的会员进行交流，是一项意想不到和临时安排的活动。虽然事先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而且交流时间短促，但是，出席的作协会员相当踊跃，包括秘书长郭勤亮、顾问林璇、广东评论委员会委员江锐歆在内的大约30名理事和会员，也许抱着好奇和想了解海外华人的文学创作情况的心理，出席了这个场面轻松和随意交流的集会，因为他们大多数对马来西亚文坛的状况不了解。当晚，在翁奕波教授和郭勤亮的引介下，大家都介绍各自的情况，并就两地的创作题材、内容、国情等问题进行提问和解答，交流气氛浓烈和温馨，效果良好。成立于1985年的汕头市作家协会至今拥有会员297人，同时也出版《汕头作家》刊物。

挥别只逗留两个晚上的汕头，我们再次乘搭动车前往阔别多年的深圳，继续此次华南之旅的最后一站。来车站迎接我们的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刘湘衡。老刘是南方航空公司的退休飞行员，已经落户深圳，退休生活即写意又自由自在。他分别在海南和昆明买了别墅，经常轮流在这三地居住，游

山玩水，无忧无虑。他说，中国的一片大好山河，他都玩之不尽，何必出国？

在深圳几天，老刘夫妇陪我们游山玩水、品尝美食，我们每天早晨去公园，沿着海边散步，呼吸清新的空气，累了就坐下来聊天。我遥望着对岸的香港，心想，过去深圳和香港的差距很大，经常发生深圳人逃往香港的事件。如今时过境迁，深圳的发展和香港的回归，使得深圳人的生活素质比香港人高多了。深圳人享有广阔的地方放风筝、可以到书城看整天书、到东门买平货、到创意园看展览等。反观香港，房价特高，消费开支大，节奏急速，压力大，人民哪有闲情逸致享受惬意的生活。以这些素质来与香港做对比，深圳人的生活都很舒服和幸福。

最后，我们从深圳的蛇口码头乘船前往香港机场，再搭机回国，结束这趟包裹了海陆空交通工具的旅程。若说偶然在雪泥上留下了鸿爪，在亲情和友情的刹那交会中抓住了各自的音容笑貌，我想更要加多一句：不管鸿飞何处，让大家都深记着相见的欢愉和别后的祝福吧！

（稿于2015年）

艺术家的梦土——九份

汽车在蜿蜒的山路行驶，远远的，我看到了山上的灯火点点，乍看以为是天空上闪烁着的星光。灯火在黑色的夜空中亮着，漂亮迷人，使我犹如处在梦境中，也令人产生了美丽的遐思。

沿着九份的曲折山路，无论是抬头或低头，都可以看到点点灯火，好像置身在迷离的夜空中，伸手可以把周围的星星摘下来。九份的夜景竟然是那么的美丽迷人！

在诗人朋友林焕彰的盛情邀请下，入夜时分，我们从台北市乘坐他的汽车，到他于九份买下的房子住一宿，也亲身体验这个山镇的美丽与哀愁。因为此次的机缘，我才认识到位于台湾东北角、距离台北市大约一个多小时车程的九份。

九份是一个朴实的山镇，拥有“台湾旧金山”之称。原来早年这个地区有一个金矿，矿工为了采金，在山腰上依山建造了简陋的住房。由于山腰面积狭窄，许多房子都跟着山的地形，环绕山壁建造。

九份的山路弯曲狭窄，到了镇上，两排新旧参半的房子之间的道路更加狭窄了，只能让一辆汽车通行，沿路上偶而

有稍微凹进去的山壁，路面比较宽敞，两辆车迎面而来时，勉强可以闪过。如果两辆车在镇上狭窄的街道遇上了，那就要考司机的驾驶技术了，其中一辆车必须礼让，顺着弯曲的路向后退，退到凹进去的山壁边上，才能让另一辆车通行。诗人的开车技术相当熟练，加上他对九份的地形了如指掌，而且当晚明月高挂天空，地面是银白的亮，所以我们很顺利地到达诗人的小屋。

九份的名字好奇怪！为什么叫九份呢？诗人说，早年的九份很偏僻，交通非常不方便，这儿的矿工生活异常贫苦，山地的粮食缺乏。当年九份只有九户人家，只要其中一户的成员下山添购粮食，必须顺便带九份粮食回来，九份因而得名。不过，这只是传说，到现在也没有人考究。诗人这次从台北市把我们带来九份，顺便买来了美味可口的馄饨，作为明天的早餐。我笑问他是否带了“九份”来。他说，虽然没有带“九份”，但每次来一定要带三份，因为他也为小镇上两位不经常下山的艺术家朋友准备了两份。古道热肠的诗人继承了九份早期矿工关照别人的精神和美德。

九份的金矿被挖完后，山镇就没落和荒凉了，留下来的只有老年人，年轻人大多数离乡背景到都市谋生。30年前，九份几乎成了一个废村。后来，一些艺术家选择这个另有天地的地区，作为他们寻找灵感和创作的基地，因为他们发现了这个山镇特有的宁静与原始美。随着越来越多画家、作家以及其他艺术家移居到这个可以发挥他们才华的梦土后，小镇的艺术气息渐渐地浓厚起来，后来，编剧家吴念真编剧

的电影〈悲情城市〉，以九份作为背景，在这个山镇进行拍摄。电影公演后，九份更加声名大噪，游客纷纷慕名而来，宁静的小镇顿时热闹和繁荣起来。商业的市井文化，包括茶艺馆文化和夜游文化迅速地占据了这里。现在，九份不只成为了台湾人度假的热门地点，而且也是外国游客必游的景点。

九份房屋的建筑是没有规划的，它们依山而建，有高有低、大小也不一，间中由许多阶梯连贯，四通八达。走在狭长的阶梯上，人家的屋顶就在旁边，似乎有一不小心就会踩到人家屋顶的感觉。我们在午夜之后走出屋外，在昏暗的灯光下漫步，诗人开玩笑地说：“小心走路，不要走到人家的屋顶上！”

这里的房屋的造型和设计都不一样。从前贫苦的矿工住的房屋非常简陋狭小，然而，这些被矿工遗弃的房屋，被许多人以很便宜的价钱买下并加以装修和改建后，已经成为美轮美奂的楼房，作为他们在周末或度假的渡假屋。林焕彰好几年前以台币10多万元购买一栋破旧的小房屋，但却耗资台币一百多万元，把旧屋翻新成2层半的楼房。诗人打开仍然保留着古老及传统的木门，迎面就是一片落地大玻璃窗，小厅的地板铺上亮光光的柚木，墙上挂着诗人的画作，书柜里和楼梯扶手下的条木之间摆放着藏书，充满书香及艺术的气息。客厅旁边有一扇门，推门出去是一个小天井，诗人在这里种了许多花草，为客厅带来了绿意，扶着梯手走下一层楼，又是一个有柚木地板的客厅，上面两层的面积比较宽

大，因为没有间隔寝室，再下一层只有半个客厅那么大的厨房和浴室，因为它是依着山壁建造的。因此，诗人为他的房子取名为“半半楼”。

早晨的九份另有风采。清新的空气，令人精神充沛。走在狭窄的街道上，望进人家的屋里，每户人家的摆设各异，有些内部的装横相当豪华，令人无法体会以往矿工在简陋破旧的房子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

九份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庙宇多，显示早年的矿工和家人经常进庙宇膜拜，祈求神明保佑矿工每天从危险性高的工作中平安归来。

近年来，慕名涌来九份的人潮越来越多，为了应付游人的需要，镇上也出现了餐馆和旅馆。为了配合九份的艺术特色，在这里开设的茶艺馆和餐馆，一般上布置得相当讲究，充满古色古香的艺术氛围。

被租用来拍摄电影〈悲情城市〉的房子已改为餐馆，店名就以〈悲情城市〉为号召。现在年青人结婚，都爱到九份拍外景，〈悲情城市〉外留下倩影更是不能少！镇上最闻名的小吃是芋圆，尤其是以“赖阿婆芋圆”最出名，每天店子一开门，顾客就排长龙购买。

（写于2005年）

寻找艺术梦土的画家

位于台湾东北角、有“台湾旧金山”之称的山镇九份，可说是艺术家找寻创作灵感的梦土。20年前，他们开始爱上了这个原本是一个荒凉没落的金矿小镇的宁静和美丽。他们欣赏山景和海景在四季中不同景观的变化，更能在这个充满艺术的环境中。体会大自然与艺术结合的美感而创作，他们期待把九份打造成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化小镇。就这样，文艺界和艺术界的各路人马陆续在山镇上住下来，使这个原本充满悲情的小镇，顿时兴旺起来。

然而，近年来，九份成为了热门旅游景点之一后，每逢周末或假期，大量的游客都涌到这个山镇，并把城里的喧闹和脏乱带到山镇来，破坏了原本属于艺术家创作梦土的宁静气氛，同时也搅乱了他们的创作灵感。不少艺术家因无法承受他们的梦土被游客带来的商业文化所侵占，而痛苦地离开九份另寻他处。

在诗人林焕彰的介绍下，我们在九份认识了仍然迷恋于这个山镇的两位艺术家：李承宗和李桂云。他们因为对当地市井文化的与日俱增视若无睹，而坚持留了下来。

大约20年前，李承宗放下幼儿园教师的职业，和第一批艺术家搬来九份寻找艺术的泉源。如今，当许多艺术家受不了九份的宁静被破坏而纷纷他迁时，李承宗仍然不改初衷，坚持留在九份，守候着他的“六榕居”和砖瓦画，也看守着九份的风雨和无数的晨昏。

李承宗是台湾著名的砖瓦画画家。起初来到荒凉的九份时，他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亲自搬动一砖一瓦，艰苦地把当初以4万台币买下的一栋断垣残壁的老房子，改建为现在充满艺术情味的“六榕居”。屋内的布置、装潢、设计和规划，都是出自他自己的创意。也可说是他的“作品”之一。

那天夜里，我们在朦胧月光和暗淡街灯照耀下拾级而上，前往拜访六榕居主人。快到六榕居时，狗吠声不绝，接着，主人就出来迎接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六榕居是一个艺术之家，也是李承宗的工作室和展览室。客厅的墙上挂着的、桌上及柜子里摆着的都是李承宗用毛笔在砖瓦上挥洒出属于中国风味的砖瓦画，画作的题材多半是九份的街景，或是俯瞰小镇的景观。客厅的左边角落非常引人注目，因为那儿吊着许多各种形状的瓦罐和陶壶。李承宗说，这些瓦罐和陶壶是他精心搜集的古董。他认为，东西存在的价值是使用而非观赏，因此，家中的所有古董都是可以使用的，连大水缸也是很好的储物器皿。客厅的右边是布置简单的厨房，楼上是主人的卧室。

他给自己的房子取名为“六榕居”，因为他在屋前亲手种了6棵榕树。他也在榕树的斜坡上架设一个平台，黄昏坐

在平台上喝茶休息，眼前海港夹杂着夕阳余晖的美景，尽收眼帘，真是依山傍水的好视野。平台边的树上绑了一个吊床，夏天，可以在树荫下睡午觉；秋天，芒花盛开，在桂花的香气中品茶，是一大享受；当春天和冬天的绵绵细雨把九份笼罩在冷冷的气氛时，从窗口望出去，可以享受山镇的凄迷雨景之美。六榕居一年四季的变化，的确令李承宗迷恋。这也说明了他是一个懂得生活和艺术的人。

他说，他到九份居住，并不是刻意要做画家，因为光是修建房子，每年便占掉了他不少的时间，他的房子是用简单的木料建的，九份的湿气重，必须常常动手修建房子。但他还是宁可这么做，也不愿意砌上太多的水泥和石砖，更不愿意在窗口加上窗花和按铁门，使用太多的文明建材。他尽量使生活简单容易。单身的他认为，不需要太多的钱就可以三餐温饱。有时候朋友来访，给他带来一些鸡蛋，都足以令他感到温馨。简单的生活，使他有充足的时间观察和思考，也有多余的时间画九份的美景。

李承宗作画的画材很特殊，他用毛笔在瓦片上作画。也许是长住九份的缘故，如今他作画是行云流水，不必像是偶尔上山作画那样，需要依靠照片，或者是现场写生，因为他画的是一个相当熟悉的地方，不只是观光的美景而已。李承宗偶尔也会因为不满意自己的画作而把作品摔破，所以他的画作不丰，主要是他的作画速度，远远比不上由于发展而变化快速的九份景观。不过，李承宗还是画出了不少令他满意的作品。1995年，他的一些画作被印成了日历牌，并取名为

“九份瓦情系列”。此外，他的砖片瓦片绘画已获得台湾内政部发给他的著作权执照。

和李承宗住所相隔不远的“云轩”女主人李桂云，在我们拜访李承宗的晚上，正巧从台北市回来九份。她也是林焕彰的好朋友。李桂云是在大约6年前搬来九份，她是因为一直觉得无法跨越创作过程中的瓶颈，而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找寻创作的灵感，九份的风貌吸引了她，让她改变了创作的方向。她以前学的是中国画，之后学雕塑，做到一定的程度时，出现了创作上的瓶颈。爱画画，也爱雕塑的她，来到九份后，终于改变了创作的方向。

她将雕塑的手法融入画作中，使画作有着浮雕的效果，也更能呈现出空间层次的感觉。她以纸黏土作为素材，为画作上的房子雕塑屋顶、门窗等，使作品有立体感。虽然平面的表现不易，但对她而言，却恰恰是结合她所擅长的两种表现手法。

李桂云有着一双巧手，她所雕塑的人物，多数是古代人物，无论是男书生或古典美人，都栩栩如生，而且人物所穿戴的桂冠和衣饰，都是经过考究的。在她的雕塑作品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尊被列为“非卖品”的观音像。她说，她是在发了一个奇妙的梦后才雕塑的。在梦中，观世音菩萨出现在她的眼前，静静地注视着她，梦醒后，她决定雕塑观音像，观音的神情历历在目，所以，他所雕塑的观音像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令人叹为观止。然而，作品完成后，她在搬动时，不小心弄断了一只手，结果，当晚观世音又出现

在梦中。梦醒后，她赶紧把断手修好，并将这尊观音供奉起来。

第二天，她也请我们参观“云轩”，这也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家。窗口外的葱郁景色令人陶醉，难怪李桂云说，窗口外面便是一幅画。李桂云因为到九份找寻创作的灵感，毅然离开台北的繁华生活，暂时告别丈夫和孩子，自己在九份买了一栋房子，建立了“云轩”这个工作室兼住所，幸好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很体谅她，任由她留在九份为创作上的瓶颈寻求突破。

“云轩”厅里的墙上挂着的、地上放着的都是作者已经完成的浮雕画，题材皆是九份的传统建筑物，尤其是建筑的门。画作的颜色鲜艳。她表示，九份传统建筑的门都是门板，是平面拉开，而非垂直的打开，原因在于九份山路狭窄，空间狭小，若把门打开会妨碍别人的出入，因此九份的传统建筑的门是相当体贴的设计，也给予她新的创作题材。但是，令她苦恼的是：九份成为旅游点后，发展步伐加速，她所绘画的老房子，画作还没有完成，房子已经被装修得面目全非，使她无法继续完成她所满意的作品。

尽管许多艺术家迁离了九份，但李承宗和李桂云依然迷恋于山镇的幽美环境和灵气而不愿意离去，坚持守着这个可以为他们带来灵感泉源的山镇。他们的艺术才华，对创作的执着以及对九份的热爱与迷恋是令人钦佩和感动的。

（写于2005年）

八里的〈十三行博物馆〉

喜 欢到台湾旅游，不只因为它是美丽的宝岛，拥有自然美景，丰富的生态资源、多姿多彩的都会风华，绿意盎然的田野风光，最主要的是，它让我真正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内涵，因为台湾非常重视文物、艺术品、今古文明、自然生态等的保存与展示。每到一个景点，几乎都有博物馆，展示当地的历史背景和人文风情。台湾博物馆的种类之多，不胜枚举。除了不可错失观光的故宫博物馆之外，我已参观过的主题博物馆，包括亚洲第一座专门从世界各地搜集并收藏当代袖珍艺术品的“袖珍博物馆”、纪念二二八白色恐怖的“二二八纪念馆”、反映偶戏艺术的布袋戏公仔博物馆、化石博物馆、石雕博物馆等等。

今年8月再度踏上宝岛，好友弥生姐为我安排了一个意外的节目，带我参观“十三行博物馆”，让我返回时光隧道，使我认识到台湾史前人类的生活情景。一般游客到了台北，多数会搭捷运到淡水品尝“阿给”、“虾卷”，买芝麻酥饼、阿婆铁蛋等土产，同时游热门旅游景点——渔人码头。然而，他们却忽略了可以来一个从淡水渡头搭渡轮到对

岸的八里渡头，来个参观“十三行博物馆”之旅。游人沿途还可以欣赏水岸之美，老榕碉堡、左岸公园以及挖仔尾聚落，沿岸景点涵盖人文历史及自然生态。

八里位于淡水河的左边，所以也称为左岸。

我从台北市搭捷运到红树林站下车，住在三芝乡的弥生姐开车来接我。汽车沿着被台北人歌颂为生命母河的淡水河岸行驶，不一会儿，汽车经过横跨这条大河、气势雄伟、颜色鲜红的关渡大桥，奔向了“十三行博物馆”。

“十三行博物馆”座落在台北县八里乡淡水河海口交界处的南岸“十三行”遗址附近。据说，这里地近淡水港口，在古代曾有大商行十三家聚居，所以成为“十三行庄”，说明这个村庄是一个汉人早期开垦的地方。不过，从西班牙、荷兰和清朝的一些文献资料来看，八里乡过去的确曾是原住民的故地，曾经有原住民的“八里坌社”。1955年，一名空军少校随机飞过时，发现罗盘针有异常现象，推测此地可能有大量铁矿，经地质学家确认后，认为是史前人炼铁的铁渣，始正式定名为“十三行遗址”。这个遗址被发现后，引起许多考古学家的兴趣，他们从发掘所获得的遗物、遗迹和碳14年代测定数据，说明十三行遗址是一处年代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史前聚落遗址，属于台湾史前的铁器时代，是目前唯一确定拥有炼铁技术的史前居民。

在考古学家积极抢救的努力和透过媒体发出呼吁下，保留了遗址的部分地区，拯救了这个重要的文化资产，并建立了“十三行博物馆”，还被台湾指定为二级古迹。

“十三行博物馆”面向滨海，坐拥绝佳美景。它的一侧面临青翠秀丽的观音山，一侧滨临湛蓝浩瀚的台湾海峡。它也是北台湾的第一座考古博物馆，保存十三行遗址的出土文物，也是北台湾考古博物馆及遗址保存展示教育中心。目前已转型为八里左岸生态博物馆的核心。

此博物馆借由三组不同型态的建筑群，分别表达山与海、过去与现在的意象，而且设计理念来自考古发掘和台湾人祖先飘洋过海来台的意念。到了博物馆前门，立刻被倾斜不正的“考古八角塔”吸引住。望着17度倾斜不正的八角塔，奇怪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弥生姐说，这个连接过去与现在、代表时间轴的斜倒八角塔，是映射毁坏的遗迹与文化不能复原的遗憾。馆外的“鲸背沙丘瞭望台”也很特别，它象征过去十三行人生存环境中的沙丘或海中凸起的鲸背。

博物馆陷于地下1.5米，观众入馆前，需经历一段向上后再缓缓往下斜伸的坡道，象征走入考古学家发掘的地下宝库。进入博物馆后，随即展开“重返十三行”的特殊体验。

馆内有一个惟妙惟肖的考古探坑模型，介绍遗址发现始末、遗址抢救纪事、探索八里百年来历史与地理环境的变迁、遗址出土文物的陈列与十三行人社会的介绍等单元。令人难忘的是“走进十三行”单元，它是一个环形壁画，利用考古学家的研究结果和合理的推测，恢复了十三行人的生活情景，呈现他们的生计活动、交易、墓葬、工艺技术、服饰和聚落等面貌。踏进这个被营造成剧场的地区，的确给人感觉到返回了时光隧道，和十三行人度过了一天的生活。

悬挂在八角塔四楼顶的时光空桥，是一座铺上透明玻璃的架空桥，两旁介绍台北盆地自古迄今的史前文化。走在空桥上，往下望是十三行考古探坑；在空桥的尽头，借由两道正对观音山的清水混凝土墙，直指不垒坑遗址的所在位置。由于空桥是透明的，奉劝穿裙子的女士不要在玻璃桥上走过，避免让下面的参观者饱览无边的春色！她们可以从桥的两边，穿过跨越数千年的时光空桥。

博物馆陈列的出土文物计有陶器、石器、青铜器、玻璃器、铁器等4百多件。其中以“人面陶罐”最具特色和代表性。陶罐腹部是生动的人面造型：微凸的眉脊，狭长的双眼、微张的嘴角，脸颊旁立起的双耳，充分显示史前居民精湛的制陶技术和丰富的创造力。人面陶罐是墓葬出土文物，推测可能是作为宗教用途。

看完出土文物，经过一个特感区，突然感觉那么熟悉，好像来到砂拉越伊班族的长屋。原来伊班族和十三行人同属于南岛语族，其生活方式、语言、物质文化都有相似之处。博物馆举行特展，特别规划以猎头、织布及长屋著称的伊班族的社会与文化展示，让参观者亲身体会南岛语族的文化精粹。

馆内的实质文物的摆设，带领着我们想象十三行人的生活面貌。参观此博物馆后，不但让我体验到与古物相遇的感受，也增广了自己的知识和智慧。

（写于2006年）

(三) 美加萍踪

飞越子午线

冬天来了，春天已不远。

黑夜降临了，曙光已在望。

这次远行让我进一步经历了跟地球有关的境界，深深体会到自然界的神奇和奥妙，犹如人生偶然的面对必然的瞬间变化，飞越子午线是其中一个体验。

飞机晚上7点半从台北起飞，我对空姐说，请她在飞机飞越子午线时通知我，由于4年前第一次去美国时，错过了观看这个难得一见的自然奇观，这一次绝对不能错失机会，否则，也许会遗憾终生，因为我出国远行的机会难得。空姐有点歉意地说，她也不清楚飞越的正确时间，她预计飞行6、7个小时后就可以到达这个国际转换时区。也许空姐把我提出的要求告诉了机长，意外的，午夜时分，机长竟然报告，凌晨1点10分，飞机就进入国际转换时区的界线。机长作这种广播的情况已经很久没出现了，因为现在搭乘飞机来往东、西半球的人越来越多，对观看这种自然现象已经见怪不怪，或是有的根本不知道有这种自然界的奇景，而没有提

出这个要求。

飞机在入夜时分起飞，在高空飞行时，东方国家已经被黑夜吞噬，窗外是黑漆漆的，有几颗星星挂在天上闪烁，似乎在挤眉眼向着我嬉笑，笑我这个对自然界产生这么大好奇的人。

吃过晚餐后，空姐吩咐乘客把窗口的遮阳板拉下来，让大家好好休息和入睡。飞行时间是14个半小时，预计在纽约时间同一天晚上9点半抵达目的地。这次的飞行是从黑夜到黑夜，飞行期间，东半球的时针是向前走的，但到达美国时，我们必须把时针往后调，因此赚到了一天的时间。

机长广播后，我打起十二分精神，把窗口的遮阳板打开一些些，果然，几个小时后，渐渐地，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曙光，飞机的机尾还沉浸在黑暗当儿，机首则进入了微亮的天空。飞机继续前进，天空渐渐的明亮，低头看一看手表，凌晨一点45分，正是东半球夜深沉时，然而，西半球的天空已经大亮了，晴空万里，窗外已经是白天，但是，机舱内因为遮阳板都拉下来，走道的灯光也熄了，里边是幽暗的，毕竟东边的白天已结束，黑夜已经降临，绝大部分的旅客进入了梦乡，难怪空姐要大家把遮阳板拉下，这样，在飞机进入西半球时，光亮的天空和耀眼的日光才不会影响乘客的睡眠。

子午线是地球上的零度经线。它是为了确定地球经度和全球时刻而采用的标准参考，不像纬线有自然起点——赤

道。1884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天文学家代表会议决定，以经过英国伦敦东南面格林尼治的经线为子午线，作为计算地理起点和世界标准“时区”的起点，经度值自子午线开始，分别向东、西计量，各自0时至12时。子午线以东为东经，以西为西经。全球经度测量均以子午线与赤道的交点E点作为经度原点。

此次飞行让我真正大开眼界，亲自目睹黑暗迎向光明的时刻，感受到自然界的奥秘与奇妙。当黑暗的影子悄悄地在人们熟睡的身上跨过，从人们脚边飞走之时，东方的天空就渐渐出现了一片亮白，渐渐地。这亮白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亮，就是白天已经到来。机舱外是晴空万里，但机内的旅客的生理钟告诉他们夜已深，所以大部分人已经沉沉入睡。

相反的，当西方的天空逐渐灰蒙蒙，夜色慢慢笼罩大地，就是沉甸甸的黑夜降临了。黑暗几乎会吞噬人的整个心灵，让人非要把身体蜷缩成一团不可，因为黑夜似乎使人从心底里生出莫名的恐惧，给人有孤独和寂寞的感觉。但我觉得，黑夜是具有多面性的，虽说它可以使人产生恐惧，可以让人备受煎熬。然而，唯有在夜深人静时，才能让人思考问题，也能让人独享静夜的惬意。

尽管白天充满了无穷的吸引力，但也只是白驹过隙的弹指一挥间，终究会过去。如果说黑夜是一曲婉转动听的夜曲，那么，白天就是一曲热情奔放的交响曲。我早已经习惯

了心灵的冷静，总觉得，只有经历了夜的黑暗，才能看到新的光明。总之，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飞越子午线，提醒着我要珍惜每一天。

（稿于2010年9月）



有裂痕的自由

人的一生从完成学业、就业、结婚、养育孩子到退休，经历的是不同阶段的体会与经验。然而，无论是哪一个阶段，我们都肩负着责任与义务，必须加以履行而别无选择。因此，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毕竟是局限的。

由于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而自己今年也从工作了几十年的岗位退下，我终于真正尝到了摆脱一切束缚，迎向悠哉闲哉的生活，追求人人向往的自由的滋味。

来到纽约市，看到了竖立在自由岛上、穿着古希腊风格服装的自由女神像，以及后来游览费城时看到摆放在草地的自由钟，从这些自由的象征中，进一步感觉到，已经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享受到自由来去，不再为家庭、事业和杂事而烦恼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愿我以后所拥有的自由，不是我后来看到的像美国一样有裂痕的自由！

我们乘游艇在纽约市曼哈顿以西的河上，环绕着耸立在纽约港入口处的自由女神像，观赏这个被认为象征美国是一个真正自由国家的雕像。

一个多世纪以来，这座自由女神铜像已成为美国民族和

美法人民友谊的象征，永远表达着美国人民争取民主、向往自由的崇高理想。然而，一边鼓吹自由与民主的美国，又因为霸权主义而树立了许多敌人，所以在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的许多重要建筑物，包括自由女神像顶部，一直对公众关闭。机场和所有的入境关卡的保安非常严密，给人感觉到美国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国土。这令人质疑，自由女神还能象征美国的自由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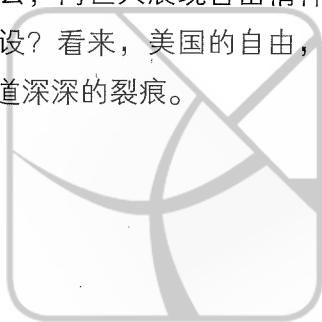
知名度仅次于自由女神像的费城自由钟，是费城国家独立公园里的一件历史纪念物，是美国独立的象征。它在美国于1776年7月4日第一次宣读独立宣言而被敲响。它也参与美国早期历史上许多最重要的事件而敲响。自由钟在美国独立2百周年时，因为裂痕变大再也敲不出声音而被移到草坪上。自由钟的象征意义是美国逐渐丰富、逐渐扩大。从东北部人的一口钟，到横跨北美的全国人的自由钟，让平平淡淡的一口钟具有了历史的魅力，增强了国民的凝聚力。美国口口声声强调给以美国人民自由，维护人权。然而，它监督的不只是美国境内的保安，它一直在扮演着国际警察的角色。

这次入境美国，虽然我和黄大姐的通关一切顺利，但是，比我们提前一天抵达纽约的黄大姐儿子阿宋，从南非约翰内斯堡飞抵纽约时，受到移民局和海关人员的诸多刁难。阿宋也许是单身，又在非洲旅游了2个月，所以美国移民局人员把他请到另一个房间。他和许多来自各国的年轻旅客被令留在房里等候问话。他枯等了3个多小时，轮到他被问话时，移民局人员看了他的证件后，轻描淡写的告诉他，他没

有问题，便在他的护照上盖章就放行。然而，这么一折腾，不但浪费许多时间，还让到机场接他的朋友苦苦等候一个下午，在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的情况下离开了机场。结果，阿宋不得不自己搭的士去酒店。

自称自由民主的美国，竟然这么不友善地对待到访的旅客，这岂不是和它向来高喊自由和民主的口号背道而驰？此外，美国向来扮演国际警察角色，公然干预他国的内政，境内又经常发生警察歧视和殴打黑人，近日更发生针对亚裔人民的枪击事件，那么，向世人展现自由精神的自由女神像和自由钟，岂不是虚设？看来，美国的自由，真的好像自由钟那样，早已出现一道深深的裂痕。

2020年12月修订



在翡翠之城的天空下

在樱桃、草莓和蓝莓 (blueberry) 成熟季节的初夏，我来到充满浪漫气氛、绿意盎然的美国西北城市西雅图。飞机从硅谷圣荷西飞抵这个昵称“翡翠之城”的城市时，已经是夜里11点多，结伴同游美国的黄大姐定居于西雅图的侄女月梅和姐姐月英夫妇，以及从澳洲飞来美国和黄大姐相会的儿子阿宋来接机。汽车驱出机场，走上回月英家的路上时，我无法看清已被夜幕遮掩的西雅图的“庐山真面目”。

白天降临，凉风轻拂下的阳光普照着这个拥有苍翠欲滴常青树林的城市。我惊叹：哇！这里不是威尼斯，但处处可见湖泊海洋；这里不是大都会纽约，却住着世界首富贝尔·盖茨；这里不是巴黎，浪漫气氛却丝毫不减；这里的市民以消耗咖啡量大而出名，所以它是星巴克 (Starbuck) 和西雅图极品咖啡 (SBC) 的故乡；这里是全世界所有波音飞机的诞生地；这里有建筑史上罕见的世界上第一座浮桥；武打巨星李小龙和其子李国豪长眠在这里的湖畔墓园；这里可以看到山顶终年积雪不融的雷尼尔山……

位于华盛顿州普吉特海湾和华盛顿湖之间的西雅图只是景郡的郡府，但是，它的名气远远超越位于西雅图南方的州首府奥林匹亚。西雅图周围多雨而造成充沛茂盛，但是时常降的是小雨或毛毛雨，因此有雨城之称。当然，它有时也被称为“阿拉斯加的大门”和“飞机城”。其实，西雅图是纪念一名红印第安酋长的名字。

在西雅图月英家做客期间，他们一家人非常热情，经常陪我们游山玩水，让我们尽情享受西雅图周围迷人的河流、森林、湖泊和田野的大自然。月英家的附近便是波音公司的737飞机组装厂和试飞机场，因此，这里的天空显得相当忙碌，有时抬头一望，可以看到五、六架大、小飞机以不同高度同时在远近的天空中试飞。

到西雅图市的商业区逛一逛，设计特别、高耸入云的地标太空针塔映入眼帘。在这座184米高的塔上的飞碟式旋转餐厅和观景台，可以360度眺望西雅图市内全景，周围地区的美丽湖光山色、普吉特海湾、雷尼尔山及奥林匹克山脉美景尽收眼底。闹市的广场经常飞来不少的鸽子，在争抢来渡周末的优闲游人撒下的米豆；广场旁边的一座喷水池中间开出一条行人道，我立刻受到陪我逛商业区的好友姜虹的7岁小儿子的感染，像顽童似地和他一起急急地穿越过去，让两边喷射的水溅湿我们的衣裳。

附近的帕克市场是一个古老和传统的农民市场，除了售卖鲜鱼和蔬菜水果之外，也有书报字画、衣着饰物、花卉园艺及各式纪念品。最吸引游客的莫过于鱼贩在吆喝声中的抛

鱼表演。最后，走累了，我们进去全球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创设的第一间店，品尝了最地道的卡布其诺和拿铁。这间星巴克老店的装潢和陈设仍然保留着旧观。

月英的丈夫几次载我们跨越华盛顿湖，汽车走在连接华盛顿湖中间的梅瑟岛和市区东部贝利夫的浮桥，是世界上罕见的工程奇迹。这座长2公里、四条车道的混凝土巨桥，桥底没有一根桥墩，只凭13根巨大的浮枕的浮力支撑大湖两岸的繁忙交通。浮桥在湖的南北两端各一座，南侧为梅瑟岛浮桥，北侧是常青岬浮桥。政府建这座浮桥，是因为华盛顿湖很深，湖面太宽，河床松软，无法架设桥墩。

西雅图居民爱好自然，家家户户都有精心设计的花圃庭院。月英家的院子里除了草坪修剪得整齐之外，也种了不少果树和美丽鲜艳的花树。我们来得正是时候，他的院子里的几棵蓝莓树，结满垒垒的紫黑色果实。每天早晨起来，立刻到院子里呼吸新鲜的空气，同时在长得低矮的蓝莓树下，边摘边吃成熟且鲜甜的果子，然后再把摘下的小篮子果实带进屋里。院子里也有草莓和樱桃树，也让我们吃得痛快极了。另外几棵梨子和苹果树已经结满了果子，但要在9月份才会成熟。住在这里，一年四季都不愁没有水果吃，我真想赖着不走，长期住下来！

（稿于2010年10月）

葡萄美酒令人陶醉

不来西雅图，不知道这里的葡萄酒有多馥郁芳香、口感柔顺，而且是多么的具诱惑力！华盛顿州的居民不只热情好客，他们也爱喝咖啡，更爱品茗葡萄酒。

葡萄酒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功能，能使人神魂颠倒，如痴如醉。其实，喝酒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辛劳一天后，饮一杯葡萄美酒，显然会使人心旷神怡。餐前喝一小杯葡萄酒，不但能提升美味，更能增进用餐气氛。有人说，一种好的葡萄酒，如一种艺术品，能陶冶人的情操，丰富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一旦在真正接触了它之后，才能领略它的高雅、香甜、浪漫的诱人之处。

在月英大伯子的引领下，我第一次参观了酿酒厂。

位于西雅图东北面郊区伍丁维尔 (Woodinville) 的圣米歇尔酒庄 (Chateau Ste Michelle)，是华盛顿州历史悠久的葡萄酒厂之一。我们进入这个法国式酒庄的范围时，就看到访客三五成群的在修剪整齐及绿油油的宽阔草坪上野餐。这种情景是自从我来了美国后常看到的。这反映出美国人都会珍惜

夏天的温暖阳光，也常常忙里偷闲，尽量让生活过得轻松写意，享受生活中的优闲。这个占地 87 英亩的庄园，处处有绿树青草，绿意盎然、荫凉，难怪常常成为人们在夏天野餐的地点，以及酒庄举办露天音乐会的地方。

我们先在酒庄的俱乐部进行登记，等待专人带领我们进入酿酒厂参观与了解葡萄酒的酿制过程。酒厂职员彼得带领我们走入酿酒厂时，我们从楼上往下望，看到的是各种巨大的酿酒机器，彼得一一指着不同的机器，详细地讲解酒庄如何采用先进的技术酿制葡萄酒的过程。他说，酒精发酵是其中最主要的阶段，那是一个自然现象，经由称为酵母菌的微生物的作用，把葡萄中的糖转变成酒精。不过，尽管酒精是发酵的主要产品，其他成份是被酵母菌所合成的，或原本存在葡萄中的物质对酒的质量和形态来说，才最为重要。他指出，简单的说，所谓的酿酒是把葡萄搅碎和去梗，让酒精发酵和浸泡，更换容器和压榨皮渣，待乳酸发酵，就是将新鲜葡萄转变成葡萄酒了。

接着，他带我们看一张地形图，那是圣米歇尔酒庄分布在华盛顿州哥伦比亚谷喀斯喀特山脉东部的酿酒葡萄产区。他说，由于喀斯喀特山脉使这个地区，和多雨及属海洋气候的西雅图隔开，因此，这里充裕的阳光，丰富的天然泉水和干燥的气候，为葡萄的栽培提供最佳环境。这里炎热的白天和清爽的夜晚让葡萄的酸甜度趋于完美，使得葡萄的产量和质量都维持在高水平。这里种植的葡萄，都是颗粒小、皮

厚、籽颗粒大且果肉少的专门酿酒用的葡萄。彼得最后语重心长对我们说：“名酒来自好葡萄，好酒来自酿酒师所付出的感情与心血。”

终于等到了我们期待的时刻。彼得在结束讲解后领我们来到了酒庄贮藏各种葡萄酒的酒窖。在这里，他开了几瓶红葡萄酒与白葡萄酒让我们品尝。他还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品尝美酒。他说，喝酒前必须轻摇酒杯，减少杯里的空气，这样酒会更香醇美味，才能品尝出它的最佳风味。我们一人一杯酒，照着他的方法慢慢地品尝，访客之间互相祝酒，然后再向彼得敬酒道谢。

当然，酒庄最后不忘做生意！我们都被安排到门市去选购红葡萄酒与白葡萄酒。结果大家都心甘情愿的各自选购几瓶不同种类的葡萄酒带回家。阿宋更是买下了一打红葡萄酒，因为购买一打有百分之 30 折扣。他显然要让我们大家晚上喝个痛快、不醉不归！

这一天正好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原来美国家庭在独立日晚上一般上都会举行烧烤会，而且大人小孩在院子里燃放烟火，举国欢庆的气氛犹如过年那么热闹。月英的邻居是一个美国青年，也在院子里烧烤宴请朋友，我隔着一道矮墙和他打招呼，聊了一会儿，他就递一杯葡萄酒给我，我们隔着矮墙就干杯了。可见美国人之好客、热情与豪爽。月英家里请来了他的好朋友艾玲一家及她的大伯子一家，加上来自远方的我们三人，大家在大院子里边烧烤边欢谈畅饮，细细品

茗阿宋买回来的红葡萄酒，在夏日传送的习习凉风下，一起渡过了美好与难忘的夜晚。今夜，我真的醉了！陶醉于香醇的葡萄美酒、美丽的夜晚、温馨与融洽的气氛中！

（稿于2010年9月）



神话似的微软

踏进微软公司的博物馆与“访客中心”，令人惊叹于高科技和信息科技的先进与神奇。

在这个全球最大的电脑软件供应公司供访客参观的博物馆内，摆放了许多具备各种功能的桌面电脑与手提电脑。我在其中一台电脑前摆个甫士，用鼠标点击一下，人像就拍进了电脑。我立即在电邮地址部分的三个空格上，输入 3 个人的地址，再点击一下，“玉照”就立刻传送到遥远的马来西亚，发到家人与朋友的邮箱，让他们从照片中看到离家一个多月的我在美国别来无恙，而且还被养胖了！

有几个游客在另一边忙着用手写笔，在手提电脑上写字。原来这些电脑可以标识符形，替人算命，预测人的运程与测试人的性格。结束了南美洲之旅飞抵西雅图与我们结伴同游的澳洲医生朋友阿宋，正在聚精会神的涂涂写写，让电脑解读他不同形式的字体，再测试他的运程。他也叫我试试，结果，电脑对我们不同的字体所作的分析结果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我们发现，电脑的解释词句，都是标准式的词语，只是在秩序上有所调动。毕竟，电脑非人脑，它是根据

人脑所编写的程序进行分析，而这些程序则是固定的。标识符形真能决定命运吗？算了吧，我就当作好玩罢了。

当然，在这里参观，你还可以任意上网浏览数据，检查电邮信箱、回信以及同在线的朋友在网上聊天。一些电脑也提供历史、电影片段等的回顾数据，也有一些电脑专供小朋友打游戏。这个博物馆充份地介绍了微软公司的产品和软件，当中就有一个微软MSN产品展示台。博物馆内也展示中古老的打印机展品，此外，“微软之家”展示强大信息处理武装的未来家庭，当中的进门门铃是一个小型控制中心，可以处理各种信息，能通过声音、指纹识别来者，与主人语音对话，控制室内温度，室内家电的开启关闭等。这些高科技与超先进的产品，令人称奇，也令人惊叹于人类的聪明与智慧。难怪微软认为，“人的潜力需要借助有效的工具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而代表现代社会信息化进程的电脑以及优秀的软件，就是可以帮助人们充分展示创造力和工作热情的工具。”

踏出博物馆之前，看到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他的软件设计伙伴早年成名前一起合影的巨大照片，竖立在出口处，赶紧和他们站在一起，再“合影”一次，让我也从这些软件设计大师的合照中占上一点光。

博物馆楼上的“访客中心”除了售卖印上微软标志的T恤、衣服、帽子、杯子等等各种纪念品之外，也售卖微软的软件与硬件产品。走进“访客中心”时，门卫告诉我们，除了微软的软硬件产品之外，我们可以任意购买其他的纪念

品，因为软硬件产品只售卖给微软公司的员工。和外面相比，中心内售卖的正版微软产品，无论是操作系统、程序设计语言的编译程序及解释器、文字处理器、数据表等办公软件、窗口，甚至互联网客户程序，例如网页浏览器和电邮客户端等，以及鼠标和键盘等硬件产品，价格都非常的便宜。可惜我们只能观望这些产品，巡视它们的标价，却不能把它们买下捧回家。

微软公司位于美国华盛顿州景郡西雅图东部边缘的城市雷德蒙德（Redmond）。它的总部于1979年从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搬到雷德蒙德之后，似乎使这个城市的许多居民成为了暴发户，过着富裕的生活，因为这里的居民，大部份是微软公司收入丰厚的高科技员工。微软于1975年由比尔盖茨和他的童年伙伴保罗艾伦创立。现在，比尔盖茨连续11年成为世界首富，而保罗艾伦是世界上第三最富有的人。

微软总部共有110座办公楼，每座办公楼均为三层的小楼。这里的2万多名员工，按不同的职能分布在这些办公楼里上班。这里的一名员工告诉我，比尔盖茨是在34号楼顶层一间与所有员工同样大小的办公室内办公。当汽车开进微软公司的范围时，感觉就不一样，这里处处绿意盎然，每一座楼的外面都种着许多绿草树木，所有的办公场所都处在绿树的掩映中，环境幽雅宁静。

微软能够引起全世界的瞩目是有原因的：它是全球最大的电脑软件公司、它生产王牌产品、在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方面，扮演着事实上的垄断者地位、它使得创办人跻身世界

首富之列、在任何公开买卖公司中，它有最大的公司市值等。

创立了微软而成为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的财富，的确是富可敌国。有人说，如果比尔盖茨是一个国家，他在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当中，排名第37位。也有人替他统计，如果他分给世界上每个人15美元，他还剩下5百万美元。他的财富之雄厚，可见一斑。然而，他也成为了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家，他把大部份的财富捐给了慈善机构，他设立的基金会赞助了一系列活动，而且主要捐献给几个重点领域：教育、世界公共卫生和人口的问题。

在汽车离开微软大本营之前，我和月英坐在镶上“Microsoft”招牌的小围墙上合影留念，也希望把游览了这家高科技公司博物馆而留下的印象与感受，“输入”个人的脑海里存档。

(稿于2010年10月)

美国女邮差——冯月梅

今日世界迈进了科技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于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进行沟通，但是，邮差至今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职业，因为许多重要的文件、包裹、书报、杂志非得由邮差递送到收信人的手中不可。

邮差一直以来是男性主导的工作。据了解，在人口以穆斯林为主且保守的我国，虽然也有少数女性担任穿制服的邮差职务，但是，她们不需要挨家挨户地派信，只是在邮局内负责分门别类及有条不紊地排列整理信件与包裹的工作。那些必须忍受风吹雨淋和体力负担且吃力的派信工作，都是落在男邮差的肩膀上。

然而，在开放的美国，担任邮差工作的女性却不少，她们巾帼不让须眉，开着一辆邮车，走家串户送信送包裹，无论刮风下雨落雪，或者是赤日炎炎的火热天气，只要不是周末或法定假期，和男邮差一样，穿着蓝色制服的“女蓝衣使者”，都会派送信件和包裹到千家万户。

40多岁的冯月梅从沙巴州亚庇远赴美国定居了将近20年。她在一个偶然的时机中申请到这份属于蓝领阶级、但却

是美国联邦邮局的政府公务员的工作。她派信的路线范围是在西雅图普吉特海湾上的班桥岛 (Bainbridge Island) 的郊区，所以必须开着邮车去派信。班桥岛面积大约 73 平方公里，位于基沙普半岛 (Kitsap Peninsula) 的东面，在西雅图市的西面，是普吉特湾的其中一个大岛，每天有渡轮川行于这个海岛与西雅图商业区之间。

冯月梅被分配固定的投递路线。所幸她的路线不在市区内，所以不必背着沉重的邮包，步行挨家逐户派信。她每天开着邮车，负责派送信件给 5 百多个信箱。在平常的日子，她平均每天送出 2 千多大小封的信件、广告纸、目录和杂志等。如果遇上圣诞节和新年等节日，或周末长假过后，信件的数量会加倍，这样一来，她的工作时间也相对的比平常送信时间长。她说，开始投入这份工作时，觉得很难适应，因为不熟悉，光是对信件进行分门别类，就花去她很多时间。此外，出门派信的路线也不熟悉，每天搞到很迟才能把信件派完。她在初期担任这份工作时，感到吃力无比，有时没有把信件妥善放进信箱里，还会受到客户的责骂，因此，她曾经几次想打退堂鼓，放弃这个得来相当不易的“铁饭碗”！后来，在上司、同事与先生的鼓励与打气下，她还是咬紧牙根干下去，在实习期间勤奋学习，才逐渐地对工作熟悉和上手。

冯月梅每天早上 7 点到达邮局后，立刻开始整理信件，按照住户门牌，对邮件进行分门别类及有条有理地排列整理，然后捆绑好，上午 11 点左右就出发派信，这是邮差一

天工作的重点。她每天必须分派数以千计的信件、书报、杂志、包裹及特殊邮件、挂号信等，除此之外，她有时还要处理客户的特殊要求，如搬家转投、出远门邮件代存、再次投递等等。她开着邮车，沿着指定的投递路线派信，不必下车，只要把车开近竖立在路边的一排排邮箱，把信件逐一投进信箱里即可。如果有需要签名的包裹或挂号信，她就必须下车，亲自把信件和包裹带给收信人。

对于熟手来说，送信到府所花的时间相对要少。工作几年后，冯月梅对路线和派信工作越来越熟悉，一般很快把信件送完，大约下午三四点就能回到邮局。不过，如果包裹和挂号邮件多，她派信所花的时间就比较长。

当了4年多的女邮差，冯月梅碰上了哪些苦与乐的事呢？她说，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冬天冻得要命，夏天热得要死，邮差工作的辛苦不足为外人道。开始入行时，她还不完全了解送信的细节，曾经把一个大封的杂志送到一位退休老年人的家，但是没人在家，她就把大信封放在不是太大的信箱内，结果一半的信封露在外面。她隔天再上门送信时，受到了这名缺乏涵养的住户严厉责骂：如果杂志在下雨时被淋湿，应该由谁负责？他还恫言，要叫冯月梅的上司立刻开除她。所幸，受尽委曲的月梅回到邮局，向上司汇报这件事时，上司除了安慰她之外，还对她说，如果再遇到类似的事件，就叫住户直接打电话和他交涉，由他来处理。

这个不愉快的事件，让她吸取了经验，以后就不再重犯这个错误。此外，邮差被狗追逐、被狗咬伤的事件屡见不

鲜。但开着邮车送信的冯月梅，没有遇上被狗咬伤的经历。不过，她也遇过下车送包裹或挂号信时，曾经几次被恶犬追逐或猛吠。冯月梅认为，当邮差最快乐的事是，可以服务人群。每当把人们盼望的信件或包裹送达收件者手上，把社会福利救济金支票带给当地的居民，将各种各样的好消息稍给他们，逢年过节时，更把亲朋戚友的祝福传达给住户，看到客户接到信件的喜悦，她也会感染到对方的快乐。

其实，挨家挨户收发分送邮件的邮差，是民众与邮局的第一线接触。在固定路线派信的时间久了，为人随和与热情的冯月梅，与周围地区的住户几乎都认识，有的还和她成为了好朋友。

在美国的蓝领阶级中，邮差是一个较为理想的行业，工作虽然辛苦，但劳动力不算太大，待遇及福利“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收入适中，工作稳定，而且学历要求不高，是华人移民转换路道，寻求稳定工作的可行途径。近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华人移民投身这个行业。冯月梅现在工作胜任愉快，虽然辛苦，但她敬业乐业，知足常乐，所以越来越热爱这份工作。她说， she 会把全副身心投入工作，以邮差工作作为终身事业。

(稿于2010年10月)

华尔街与百老汇

纽约，可以去逛和玩的地方很多，我上网参加的美国东岸5个城市配套的旅游团，也安排纽约市一日游。由于行程紧凑，我们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逛曼哈顿区，结果，只能行色匆匆地在曼哈顿唐人街、华尔街和百老汇大街走马看花似的走一回。

旅游车先把我们从新泽西酒店载在曼哈顿唐人街，因为天马旅游社的办事处设在这里。我们也利用机会感受全美最大的唐人街的景观。这里寸土黄金，要找洗手间是很难的。美国的公共场所，无论是百货商店、餐厅、市集或旅游景点，一般上都有很完善的公共厕所，厕所不但干净，也提供卫生纸、洗手液、烘干机等设备，而且完全不收费。然而，纽约这个大都会的商业区（downtown）由于寸土黄金，商店或餐馆，除了顾客之外，就不允许民众使用它们的厕所。这和美国许多地区是不一样的。

对我而言，被称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华尔街这个名称非常地熟悉，因为每天编译新闻时都要报道纽约股市行情，难免要提到华尔街。如今亲自来到这里，立刻有一股冲动，

很想进入纽约股票交易所，给我工作的电台做现场报道，向我国听众传达最新的股票行情。

这个被戏称打一个喷嚏，全世界的经济都会伤风感冒的金融街并不长，但许多大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大企业的办事处聚集于此。此外，坐落在这里的纽约股票交易所行情的起起落落，对全世界的股市带来很大的冲击。果然，当天由于联邦储备局宣布提供6千亿美元刺激美国经济后，华尔街股市强劲上扬，也带动了欧洲和亚洲主要股市强势走高。

导游说，华尔街曾经有一道墙，所以称为Wall Street，后来这道墙被拆了。这里的地标是置放在街头的“金牛”。这头黄铜雕塑的金牛翘着屁股，瞪着牛眼，盯着两个街区外的华尔街。这是在1969年金融大风暴之后雕塑的，希望纽约股市永远像这头牛一样往前冲，为股市带来兴旺。在股票市场，大多数的投资者都希望股市上扬，市场热络，万头钻动，就好像传统牛市集的圈牛群一般壮观，所以股市大涨，被称为出现牛市。传说中，只要能够摸摸华尔街金牛，之后就会财运滚滚，所以这头金牛的牛头和屁股已经被摸得发出金光。

与华尔街交界的是百老汇大道。百老汇大道是纽约市重要的南北向道路，由南向北纵贯曼哈顿岛。此路两旁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剧院，是美国戏剧和音乐剧的重要发祥地，因此成为了音乐剧的代名词。百老汇演出的歌剧。每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几百万游客到纽约欣赏美国歌舞剧。百老汇是

令人充满幻想的，同时也是美国现代歌舞艺术、欣赏戏剧和娱乐业的代名词。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华尔街是充满铜臭味的，而百老汇街展现的是歌舞艺术，但这两条街却汇合在一起，可见人们在追求物质的享受之余，还是需要寻求心灵上的安抚。

因此，纽约这个聚集大企业、充满经济利害关系的大都会，有了百老汇的剧院，纽约市民得以在为每天的生活打拼之余，能够追求心灵上的平静，借着音乐来消减生活上的压力。观赏百老汇音乐剧的主流观众群体是富有的中年白人女性，每一场音乐剧的票价是不菲的。这也反映出音乐剧作为美国中产阶级趣味或中产阶级文化，应该是美国当代文化的代表。

(2010年刊于南洋《商余》)

林肯解放黑奴

坐落在华盛顿特区的林肯纪念堂的建立，是否真正纪念林肯对解放黑奴的贡献呢？我对此感到有些怀疑。

林肯纪念堂用大理石铺上的的阶梯，竟然有两种颜色：上部分是纯白色，而下部分是近似褐色的深颜色。导游告诉我们，白色代表白人，褐色代表黑人。我不知道导游的话是戏言，还是认真的，但是这样区分，岂不是存有歧视的含义？小时候读美国历史时，环绕脑海里的林肯和解放黑奴是分不开的。但是，如今还没踏进林肯纪念堂里边，阶梯就显出了白人高高在上，而黑人依然是低下阶层的一群。那么，身为白人的林肯当年解放黑奴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纪念堂是要贯彻他对解放黑人奴隶的精神，还是纪念他维护美国统一而对白人的贡献？这是令人深思的问题。

林肯纪念堂的外观是一座用洁白的花岗岩和大理石建造的古希腊神殿式建筑。纪念堂里的正中央放置一座林肯的大理石雕像，他的手安放在椅子扶手两边，神情肃穆。纪念堂里气氛庄严，鼓舞人心。这个纪念堂的用意是要让人民不要

忘记林肯对解放奴隶和维护美国统一所做的贡献，让他从社会最低层看出奴隶制度的丑恶，揭穿“人人生来平等”的虚伪面纱的精神永存在纪念堂内。纪念堂内的36条圆柱，代表林肯总统逝世时美国所划分的36个州。

表面上看，林肯反对奴隶制度，但他并非一个废除奴隶主义者。其实，林肯解放黑奴，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美国北方是工业大生产，而南方是农业生产。工厂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全国大部分的劳动力都禁锢在庄园里，身为美国总统，林肯当然希望美国得到发展，在国际上赢得地位。为了实现工业发展，林肯决心解放黑奴，为工业发展提供自由劳动力。另一个原因是，内战初期，北方在军事上连遭失败，林肯基于战略的考虑而不愿意实行解放黑奴制度。随着战争的拖延，解放黑奴成为必然的选择，而且解放黑奴也可以解决兵源，以挫败英国要分裂美国的阴谋。因此，林肯终于宣布了《解放黑奴宣言》。

然而，这个宣言并没有涉及边境诸州的奴隶。虽然南方的奴隶得到了自由，被解放的奴隶既没有得到土地，也没有获得选举权，战争后的黑人依然受到歧视。林肯纪念堂的阶梯有两种颜色，是否反映出现今的美国依然实行歧视政策？如果确实，这和经常高喊自由、人权和民主的美国的作风岂不是背道而驰？

华盛顿特区

提到华盛顿，许多人只想到它是美国的首都。

其实，美国有两个地方叫华盛顿：一个是位于西北部的华盛顿州，另一个就是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Washington DC。在地理上，华盛顿特区位于美国东岸的弗吉尼亚州，但是在行政上不属于任何一个州，而是联邦直接管辖的区域。两个华盛顿之间的距离并不近，搭乘飞机需要5个半小时呢。我这次的美国之旅，不但游了美国首都，同时重临华盛顿州，在西雅图友人家作客一个多月。

据称，“哥伦比亚”是美国的旧名称，现在已经很少使用这个名字称呼美国，District of Columbia 的含义是“美国区”，中文翻译通常加上“特”字，以表明其特殊地位。除美国联邦政府机关外，华盛顿特区也是许多国际组织总部的所在地，例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国家组织等等。

旅游巴士开进华盛顿特区时，进入眼帘的就是白色的国会山庄。居高临下的国会大厦是华盛顿特区的最明显地标，

也常被看作华盛顿的市中心。华盛顿特区的建筑物地址的东西南北，都是以国会大厦作为基准。由于国会大厦一身白色，导游立刻声明它不是白宫。我们经常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美国发表任何政策或决定时，多数出现这座乳白色的国会大厦，加上经常配合有“白宫方面宣布”或“白宫发表声明”的词句，导致许多人经常误以为国会大厦是作为美国总统府官邸及办公室的白宫。

每一个国家的国会大厦都是民主政治的象征。美国国会大厦也不例外。它在1800年以来就是国会会议的召开地，除了国会议员聚集在此制定法律外，美国总统也在此宣誓就职，并且每年在此发表国情咨文。美国国会大厦是一个典型的新古典式建筑，以一个圆型大厅上的园顶以及两翼作为标记，每一个翼作为议会的所在地，北翼是参议院，而南翼则是众议院。由于美国经历了911恐怖袭击，所有的重要建筑物都受到了严密的保护。游客只能进入客户服务中心观看简介或索取资料，而进入时，手提包和人都必须受到扫描和详细检查，保安非常严密。我曾经好几次进入我国的国会大厦，采访首相兼财政部长提呈财政预算案的新闻，以及访问部长和国会议员，进行他们对财长的演讲重点做出回应的录音，所以了解我国国会的内部情况、议员座位的编排和会议的进程。遗憾的是，这次不能进入美国国会会议厅观看，否则，可以对美国与我国的国会内部进行比较。

美国总统府 - 白宫距离国会山庄不远，位于华盛顿特区宾夕法尼亚大道南侧。导游说，白宫的原始颜色是灰色，

在1814至1817年重建后被漆成了白色，1902年由罗斯福总统正式命名为“白宫”。经历911事件后，白宫的保安森严，不但不让游客趋近，同时还在白宫方圆几百米外筑起了另一道围篱，到处都有国土安全部的人员进行巡视和驻守，唯恐白宫分分钟会受到袭击！游客只好隔着围篱遥望，用摄影机把白宫的建筑拉近，将它摄入镜头内。

据说，白宫园内侧到处是草坪、树木、花丛和喷泉，景色幽雅。过去白宫的某些地方定期开放，供游人参观。身为媒体人，我对白宫最熟悉的地方莫过于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和玫瑰园，因为在编译新闻时，经常提到的“白宫”，已成为美国政府的别称，“白宫发言人”即“美国政府发言人”之意，而提到总统的办公室，就以“椭圆形办公室”称之，玫瑰园则是总统发表重要演讲以及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地方。

华盛顿特区的宾夕法尼亚大道是一条中轴线，贯穿华盛顿纪念碑、国会山庄、林肯纪念堂、杰弗逊纪念堂等著名的建筑，道路两侧有14座博物馆，人文、历史、政治汇集在这里。此外，在白宫和国会之间有著名的联邦调查局，而五角大楼和最高法院也在附近。宾夕法尼亚大道是因为美国革命的发祥地费城所在州属宾夕法尼亚而命名。由于这条大道穿过国会和白宫，其政治意义非常重要，注定是一条不消停的大道，难免会成为破坏和袭击的目标，因此经常为了确保政府首长的安全而被关闭。

（稿于2010年）

波士顿·龙虾

从水牛城游览美国境内的尼亚加拉瀑布后，旅游巴士开始7个小时的漫长旅途，向美国东岸5大名城旅游配套的最后一站——波士顿前进。由于进入了深秋，入夜7点抵达文化气息浓厚的波士顿时，天色已经完全黑暗，冷风刮起，寒意更浓。在灯光衬托下，波士顿展现的是一个温馨的城市。

波士顿位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是一个海滨城市，此地也是美国独立引爆之地，新旧建筑交错辉映，展示这个城市由古至今不变的荣耀和历史。这个属于马萨诸塞州的首府和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国最古老、最有文化价值的城市之一。它曾经是一个重要的航运港口和制造业中心。现在是高等教育和医疗保健的中心，它的经济基础是科研、金融与技术，并被认为是一个全球性城市或世界性城市。

提到波士顿，很难不让人也联想到龙虾。原来波士顿除了拥有无数的经典名校而成为美国文化的摇篮外，它也是美东知名的海鲜产地。经导游介绍后，每人付了28美元，在波士顿唐人街一家酒家吃一餐丰富美味的龙虾餐。人家说，到

了波士顿没吃龙虾，可说是白来波士顿！但龙虾含很高的胆固醇呀！算了吧，我们暂时不认识胆固醇是什么东西咯！

经过一天旅途的奔波，大家都非常疲倦。在开往波士顿的高速大道上，巴士内的多数人睡着了。然而，当巴士开进波士顿唐人街时，大家开始精神抖擞和兴奋起来，因为很快就能品尝到波士顿第一美食——龙虾了。虽说吃的是龙虾餐，但菜肴丰盛，除了有主角龙虾外，还有其他美味的中餐菜肴，包括白斩鸡、清蒸鲜鱼、青菜、豆腐、爽口的四季豆等。

波士顿龙虾一般的个头比较小，但头很大，相对整只龙虾的比例来说肉不算特别多，但虾肉鲜美爽口。我们吃的是水煮龙虾，很新鲜，煮熟后颜色深红，螯肥厚。吃龙虾，当然要从虾头吃起，满满的虾膏浓密得就像奶油一样，这是龙虾的精华所在！用汤匙挖来吃还不过瘾，最后索性直接拿起来吸吮，恨不得把充满龙虾浓郁滋味的虾膏全都吞进肚子里去。几天来，旅游巴士停的用餐地方多数是快餐和西餐店，我们一日三餐吃面包吃怕了，这一个中式龙虾餐，让大家大快朵颐，吃得回味无穷大呼过瘾，而且是在中餐馆吃的，也令人倍感亲切。

马萨诸塞州和罗德岛州大量出产的美国龙虾，主要是由较大型捕捞船在深海捕获的。美国龙虾出口到世界各地，而在外国市场，这类龙虾通常被称为波士顿龙虾，可见波士顿龙虾闻名遐迩。其实，我们在波士顿吃的龙虾并不是很大只，每只的重量大约4磅。我后来两次在西雅图中餐馆吃的

龙虾，个头更大只，我们叫的龙虾焖面，一大盘焖面的上面，满满地铺上了被斩成一块块、煮得深红色，肉肥厚的龙虾，可见整个龙虾之大。

从餐馆出来，走在波士顿唐人街上，也许已经入夜，觉得它比纽约的唐人街要冷清多了。不过身在异国他乡，能见到华人算是很亲切的事情了。据导游介绍，波士顿唐人街位于市中心，有3条主街，近百家店铺，近一半的人口为亚裔，它可是北美第四大，也是新英格兰地区唯一的中国城。

(写于2012年1月)



世界顶尖大学

——哈佛大学

来到波士顿，你会被这个学术重镇的学术氛围所折服。这里有闻名全球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波士顿大学，还有著名的东北大学、萨福克大学等等。这些高等教育学府的名气，使得波士顿成为了美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学术重镇，也是一个亮点城市。

波士顿是英国的清教徒创建的。这个城市建立不久后，清教徒就创立了美国第一所公立学校波士顿拉丁学校和美国第一所大学——哈佛大学。建于1636年的哈佛，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因为美国于1776建国，比哈佛建校晚了近140年。清教徒的道德规范在波士顿塑造了一个非常稳定、结构良好的社会。直到今天，努力工作、道德正直、重视教育仍然是波士顿文化的一部分。

哈佛大学的前身是哈佛学院，创建一个半世纪的哈佛学院，一直是以英国的牛津、剑桥两所大学为模式，以培养牧师、律师和官员为目标，注重人文学科。然而，高等教育

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学生的个性，所以它的课程改革并没有停滞不前，它不断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不断革新，这对我们的教育改革工作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世界顶尖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设在波士顿的剑桥城。哈佛大学是震撼世界和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流大学，但是，它的校园却是非常的简朴、古老，没有围墙，没有传统大学的痕迹。大学外有商店、餐馆和银行，学生、学校、市民、市区融为一体。哈佛大学是一所走在美国乃至世界教育、科技的最前端，以培养研究生和从事科学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它共设有10个研究生院，这里的办学思想开放，学生自由而不受约束，所以人才辈出。由于这样的办学模式，造就了今日美国的强大。历史上，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中，有8位曾经当选美国总统。截止2020年，该大学的教授团中共产生了161名诺贝尔奖得主。多年来，哈佛除了培养大量的美国学生之外，还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大批留学生和学者。

哈佛大学行政楼前耸立了一个该大学创始人约翰·哈佛坐着的雕像，上悬美国国旗，俊朗优雅。导游说，哈佛铜雕被誉为全美四大名雕之一，它的一双铜靴被每年秋季开学的上万名各国新生以及游客模得油光发亮，因为摸了铜靴，考试才能取得优异的成绩。

面对着雕像的高大铁门，平时是不打开的，学生进出只能走旁边的两个小门，大门要在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时才会打开，意味着学生必须毕业，才能从这个大门走出去。美国

微软公司创办人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18岁进入哈佛大学，20岁时还没有毕业就从哈佛退学，当然，他当年退学时是没有从大门走出校园的。然而，30年后，哈佛竟然颁发荣誉学位给他。他在2007年的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时说，他明年就要换工作（注：指从微软公司退休），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填写他有一个本科学位。结果，他在接受名誉学位后，名正言顺的从大门走出去。

哈佛大学是全美国最难入读的学府之一。学校的研究生课程较为多元化，而学士教育则主要集中在文理学院范畴。

哈佛大学和邻近的麻省理工学院一直存在着友好的竞争关系，这两所学校经常有很多合作的研讨会和项目，同时也建立了一些共同的研究中心。

（稿于2011年10月）

世界理工大学之最

—— MIT

波士顿是美国最古老的都市之一，也是新英格兰地区的中心，又是马萨诸塞州的首府，但它从来不是一座疯狂的不夜城，而是学术重镇。位于查尔斯河北岸的剑桥区，是美国最有代表性的学院区，周围集中了将近 60 所享有声誉的大学，例如著名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虽然许多闻名于世的顶级大学设在这个学术重镇，但是，我们在行色匆匆的旅程中，只被安排参观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

在剑桥城，与哈佛大学相邻并与之齐名的是麻省理工学院。这两大校园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麻省理工学院于1861年由一名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威廉·巴顿·罗杰斯创办，因为他希望创建一个自由的学院来适应正在快速发展的美国。虽然称为“学院”，但MIT实际上是一所综合私立大学，有“世界理工大学之最”的美名。

在进入麻省理工校门之前，导游就吩咐我们，除了厕

所的门之外，不要打开其他紧闭的门，也不要喧哗，以免打扰正在上课的学生。走进这所学院的建筑大门，两旁都是课室，课室的门果然都紧闭着。怎么静悄悄的，没有听到琅琅的读书声呢？啊！这里可是大学，不是幼儿园，课室内的大学生在追求的是高深的学问，在探索着复杂的问题……

这所名蜚声海外的大学，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全世界都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同时培养了众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士，是全球高科技和高等研究的先驱领导的高等学府，也是世界理工科精英的所在地。此外，先后有78位诺贝尔奖得主曾在这里研习或工作。

麻省理工目前有学生近万名，并且已被世界公认为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等老牌大学齐名的、以理工科为主的、综合性的世界一流大学。近一个世纪来的发展，麻省理工学院已经发展成全世界极为重要的高科技知识殿堂及研发基地。它可是真正培养大师的地方。也许，我们看到在校园附近一个咖啡厅喝咖啡的老头，很可能就是诺贝尔奖得主，但他们低调得出奇，和现在一些高调的教授比较起来，差距已经出来啦。

导游说，麻省理工的学生性格外向开放，思维敏捷活跃。这种独特的教育方法，让学生在进行研究时，能够独立地去探索新问题。然而，在繁重的学业压力下，麻省理工的学生都在“夹缝里求生存”，大家都很刻苦学习。所以，这里的学生读起书来不管时间，睡起觉来不管空间。麻省理工注重的是自然科学，因此出科学家；哈佛大学出总统、出

商人。两个世界顶尖学校虽然近在咫尺，却有着不一样的风格。

走入世界顶尖大学，感觉到自己更加渺小，毫无学术可言，更加遗憾这一生没有读大学的机会，只好感叹生不逢时！总之，我国要像美国那样富强，办好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先进国的大学教育制度，的确可以作为我国的借镜。让我国的教育体系也进行改革吧。

（2011年10月）



情系枫叶

10月底到达加拿大安大略省首府多伦多时，已经进入深秋，寒意浓厚。

来之前，好不容易与失去联系多年、从四川移居加拿大的郑浩逸联络上了。他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我抵步时，可能会错过了多伦多最美丽的画面。

秋天是加拿大最漂亮的季节。浩逸说，自9月第三周起，枫叶便开始红了，紫红的、深红的、火红的、桔黄的、明黄的、深绿的、浅绿的交织在一起，蔚为奇观。每年秋季来临之际，加拿大国内便成了枫叶的海洋，满地遍野的枫叶，在阳光的照耀下，犹如童话场景一样。听了浩逸的描绘，我早就被这个“枫”情万种的国家深深地吸引住了。

我抵达时的确是有一点晚，在多伦多看到的尽是铺满地上的枫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给人一种凄凉和凋零的感觉。幸运的是，后来往多伦多郊外和到加拿大东岸其他城市旅游时，沿途上还看到不少叶子迟转色的枫树，五颜六色的叶子还没有完全凋落，依然在冷风中摇曳，好像在向来自远方的客人打招呼。从蒙特利尔到魁北克的公路是加拿大有

名的枫林大道之一，经过这里时，车上的游人不但发出了“哇！哇！哇！”的惊叹声，还连忙拿起相机，顾不了巴士在摇晃，咔嚓咔嚓，把图画般的美景收入镜头内。这儿的确太美了！夹道的枫叶连绵，漫山遍野都是红、橙、黄、绿的浓烈色彩，令人惊艳。如此绚丽无比的枫叶，湖光山色与火红的枫叶互相映照，构成一个人间天堂。难怪加拿大人对枫叶有着深厚的感情。

巴士在京斯顿停下来让我们用午餐。餐后，我们在附近的湖边公园照相，童心未泯的月梅竟然在枫树下捡起了几片干枯的枫叶，插在我的帽子上，而黄大姐和她的儿子阿宋也凑热闹，大家替我打扮一番，还给我照相，让我留下情系枫叶的一幕。当然，我也“以牙还牙”，也给他们插上多片枫叶，大家嘻嘻哈哈，在枫叶国留下了好几张头上插上枫叶、增添“枫”情的照片。我更放纵自己，索性坐在枫树下，抱起一堆掉落在满地的枫叶往身上盖，也抓起一大把枫叶，往空中抛，让枫叶随风飘落在自己的身上。这个旅行中的插曲，增添了我们的旅途的情趣，也成为以后难忘的美好回忆。

其实，秋季是树叶转色的季节，一进入秋天，许多地区都被枫叶和变叶木染成一片绚丽的红色，色彩绚烂得惊心动魄。加拿大境内多枫树，所以把枫树叶列为国花。作为国家的象征，国旗正中绘有三片红色枫叶，国徽也有枫叶的标志。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枫叶更无所不在，就连接待我们的丽容和敏雄的儿子杰豪送给我的钥匙圈，也是一片枫叶，家里所用的杯子，也都印上枫叶。后来在旅游景点的纪念品

售卖处，看到的尽是以枫叶为主题的纪念品。来了素有“枫叶之国”美誉的加拿大，感觉到有说不完的浪漫“枫”情，自己也不知不觉地爱上了枫叶。离开之前，特地挑了几种大小不同的枫叶，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夹在书本里，再把这份“枫”情带回家，让它们永远留在记忆里。

（稿于2010年10月）



辑三：

文坛二三事



欣见莹姿

上个世纪1992年抵达北京时，欣喜还能见到战前马华文坛著名女诗人莹姿。当年82岁的莹姿，和儿子林阿绵夫妇居住在北太平庄黄亭子小区。她当时健康良好，几年来没有生过一场病，但是记忆力退化得很厉害，精神恍惚，有时还认不出人。据林阿绵说，他的舅舅（莹姿的弟弟）新年来探望她时，她竟然认不出自己的亲弟弟。

当年前往神州旅游，能够在北京和这位曾经在马华文坛辛勤耕耘的女诗人见面，确实难得，但是却不能够欢畅地和这位老作家重温她在马来亚期间的往事，诚属美中不足。

在三位朋友陪同下，我们从天津驱车抵达北京时，立刻给林阿绵打电话，但直到晚上十一点多才和他联络上。林君当年在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文学部担任创作编辑，工余也勤于创作与编写儿童文学，曾经出过多部儿童文学作品，他知道我到了北京，立刻热心地表示要尽地主之谊，陪我四处观光。

第二天一早，他放下了一切原本要替行将到美国留学的女儿处理的事务，赶到酒店，来见我们，还当了我们的的导

游，在细雪纷飞下陪我们登上了气势雄伟的万里长城，过后又一起畅游了明十三陵。

晚上，在林阿绵的引路下，我们到了他的住宅，终于见到了马华文学繁盛期间的唯一女诗人莹姿。莹姿于1941年8月离开马来亚返回中国。

一踏进她的房里，看到她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吃晚餐，前面一张小凳子上放着一个被烟熏得很黑的锅子，当时北京的天气进入寒冬，她双手交叉地放在胸前取暖，嘴里不停地咀嚼着食物，面无表情地望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

林阿绵说，她吃东西很慢，吃一餐费时很久，难怪我们逗留两个小时后告别时，她的晚餐还没吃完，嘴里仍然在不停地咀嚼着。

房里的摆设简单而干净，除了一张单人床之外，还有一张书桌。林阿绵说，母亲的精神稍微好的时候，可以帮他抄稿，几年前，她还喜欢练练书法，可是现在已经放弃。

我趋前叫她，她呆呆地望着我。林阿绵替我们介绍，告诉她我从马来西亚来看她，她嘻嘻哦哦地频频点头，似懂非懂的样子。我问她还记得马来亚和新加坡吗？她摇头。我在纸上写了这两个国家的名字，她看后点点头。我向她发问几个问题，她就是不说话，我只好作罢。关于她的个人文学活动的资料，幸好林阿绵几年前已经给我们寄来。否则，跟她作个人专访，也问不出什么来，因为她对往事显然一无所知了。本来能够千里迢迢飞来北京会见这位女诗人是令人欣喜的，但是，想不到她对过去的轰轰烈烈的生活以及经历过不

少波折的前半生，似乎已经忘得一干二净，这是令人惋惜，也是令人感到戚然的。

莹姿原姓刘，笔名耘之，1909年11月15日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商人的家庭里，是战前难得一见的女大学生。

1915年读私塾和小学，因经常生病，同时匪兵作乱，辍学几年。

1924到1926年，在湖南第一女师范肄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勒令全省高中停办。因为家庭生活困苦，不得不担任家庭教师等临时工作。

1930到1932年，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文史系毕业。当时正值日寇发动“淞沪事变”，她随寒假留校的30多个同学逃到嘉兴县难民收容所住了半个月，又随同学林芳声到淮阳中学执教。

1933年，与林芳声结婚后，回到他的家乡福建永春中学教书一段时期。因当地土匪骚乱，只好跟随林芳声返回吉隆坡。

1935到1939年，先后在新加坡崇福女校，吉隆坡中华女校，马六甲培德女校担任文史老师。

1939年，新加坡诗歌团体“吼社”成立，她也加入为社员。这个时期，她的诗作经常刊于《狮声》、《南洋周刊》以及“吼社”的《诗歌专页》，其中包括《你们不要躲藏在后方》、《抗战歌（仿孟姜女哭长城调）》、《我们是青年》、《南洋儿女的呼声》与《武汉，你这顶天立地的巨人》等等。《南洋儿女的呼声》是欢送赴华机工的作品，登

在1939年4月15日“吼社”《诗歌专页》创刊号。

当她在新加坡福建会馆创办的崇福女校教华文时，因痛惜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大好山河被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和蹂躏，同胞骨肉被屠杀和侮辱，就写了些抗日救国的诗歌刊登在南洋商报副刊《狮声》上，用耘之为笔名。其中一首题为《虎口里的孩子们》的诗歌，声讨敌寇惨杀中国儿童的罪行。除了写诗，她还和爱国华侨师生上街唱歌跳舞，募捐救国。后来有人来她家警告，不准她外出搞抗日活动，身为柔弱的女人，只好枯坐在屋内，惆怅东方，苦闷之极。

1941年8月，她在长沙的父亲来电告“母病危，不归即难再见”。她早就渴望看看灾难深重的祖国，逐不顾一切阻挠，决心返回中国省亲。她本打算春节之前再到新加坡，谁知日军又疯狂地发动太平洋战争，海路断绝，音信不通，结果跟丈夫和儿子失去联络。

1951年，林芳声和全家人返华至北京工作，方才恢复通讯。寒假，儿子林阿绵前往长沙，母子十年后重逢，无限感慨！

莹姿离马回长沙后，在长沙中学教书，后又因战乱逃往贵州，在中小学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她从贵阳返回老家长沙，经过人民政府组织的学習后，被分配到中学去教语文课，业余时间提笔写点诗歌。她无论在马来亚或中国，都是以教书为生，可以说是教了一辈子的书。

1966年2月16日，由于年老体弱，按照政府的规定，她

只好退休，到北京与儿子林阿绵一家人住在一起，直到逝世。

莹姿早年写的作品都已失散。如果不是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在旧报刊堆内挖掘几篇出来，编入《马华新文学大系》内，她这几篇作品，会跟其他大部分作品一样，水远见不到天日。

除了上述的作品以外，她也写过小说、戏剧、散文和诗歌。小说《小囚人日记》，1940年12月17日至1941年1月22日连载于《狮声》，被方修选入《马华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1971年1月由星洲世界书局出版）。

戏剧《黄金梦》是她回国后的创作，描写重庆匪党大员盗取黄金，国破家亡，终于冻饿而死，等于南柯一梦。

她于1938年和1939年之间在《狮声》发表的散文《我的芳邻》、《走路的故事》、和《黑暗是可怕的》，由方修选入大系散文集。

她于1938年至1940年之间写的诗歌《窗》、《怀孕的女教师》、《丽中燕》和《播种者》也由方修选入大系诗集。

（写于1991年1月）

我写陈望衡教授

1997年初的一个晚上，诗人彼岸从新加坡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他将陪一位中国朋友来吉隆坡，问能否借宿寒舍几天。我们问也没问来着是谁，就立即回应：只要不嫌弃，欢迎来做客。其实，我们家里杂物、书籍和旧报纸堆积如山，尤其是旧报纸快要“泛滥成灾”了。只要文友不嫌弃与旧报纸为伍，我们一概欢迎他们来访。

几天后，新加坡诗人陈剑开着白色的“奔驰”，载着彼岸和远方的客人来到了吉隆坡。原来这位中国朋友是任职于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兼美学家陈望衡。陈教授是在新加坡结束为期一个月的文化考察及讲学之后，顺道来大马旅游。

陈教授原本来大马的目的纯属旅游，但在陈剑的安排下，他不但和作协、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亚华协会大马分会、马大中文系等组织进行交流，同时也见到本地一些作家和文化界朋友，增进了对本地文坛的了解，可说颇有收获。此外，陈教授也接受了马来西亚广播电台以及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的专访，针对华人文化与文学的课题，发表了实际和精辟的见解与看法。

性格开朗和交游广阔的陈剑，临时提出了好几个旅游方案。最后决定，由陈剑开车，在我和彼岸陪同下一同领着陈教授，来一个北马之旅。这一趟出游，让陈教授沿途游览了怡保、实兆远、红土坎、渔镇班台、檳城、亚罗士打以及北至玻璃市州加央、加吉武吉和马泰边境的巴东勿刹。在旅途中，大家谈笑风生，畅所欲言，无拘无束，真是一个非常欢愉、轻松、自由自在之游。此行不但让陈教授接触到明媚美丽的马来西亚热带风光，一望无际的稻田、大片大片绿油油的橡胶园和油棕园、延绵起伏的青山绿水、淳朴的渔村、传统的马来乡村和高脚屋，同时也认识了北马的一些作家，如彭士麟、潇枫、荷凡、小黑、朵拉、黄寒秋、何乃健、苏清强等人。相信此行使得陈教授大有斩获之余，还能留下永恒的美好回忆。

1943年生于湖南邵阳的陈望衡，祖籍湖南湘乡，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现为中国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美学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美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美国美学学会外籍会员等。担任武汉大学教授之前，他曾在湖南文艺出版社任职。

陈教授可说是中国著名的美学家之一，他在美学方面的成就是骄人的。这可以从他的美学探究精神和学术成果受到杨振宁、钱学森、王朝闲、戴汉为、蒋孔阳等前辈的支持和赞赏得到证明。

他的美学专书包括《狞厉之美——中国青铜艺术》、《科技美学原理》（主编）、《艺术创作之谜》、《美学王

国探秘》、《艺苑谈美》、《山水美与心理学》、《黑格尔美学论稿》、《龙腾凤翥——中国美学论稿》、《心灵的冲突与和谐——伦理与审美》、《占筮与哲理——周易蕴玄机》等等。除了这些著作之外，他打算出版《道家美学》和《儒家美学》两部书，以便更深入探讨中国的古代美学。

他的《黑格尔美学论稿》是中国较早研究黑格尔美学的专著。《狞厉之美——中国青铜艺术》一书，美学家侯敏泽为之作序，认为，“是研究中国早期美学思想方面的一本力作。”（文汇报）发表的书评认为，“这是近年来中国美学史研究的一项突破”，“标志着美学史，尤其是先秦这一重要时期的研究走向一个新的台阶”。

1992年10月出版、由他主编的《科技美学原理》，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杨振宁、钱学森、王朝闲的内心支持，并获得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戴汉为、复旦大学蒋孔阳等人的赞赏，认为此书是“当前国内乃至国际上一部较为引人瞩目又有魅力的优秀的美学著作。”“在许多方面有独到之处，提出一系列新的美学命题。”“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某些突破性进展。”等等。此外，蒋孔阳在《复旦学报》1984年第5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陈望衡列为中国第三代美学研究者中最有成就的10名人物的首位。李泽厚也称许他为“中青年美学研究工作者中的佼佼者。”

1992年，他以杰出贡献获中国政府颁发的特殊津贴。1993年，其事迹录入英国剑桥传记中心所编的《世界名人录》与美国研究所编的《世界5000名人录》。

1993年春，他获得包兆龙、包玉刚出国留学奖学金，以高访学者身份，派往新加坡访问讲学，为期5个月。他是获得该奖学金资助的第一位文科高访学者。他此次是第二度访问狮城，是在新加坡“李氏基金会”的赞助下进行的。

虽说陈教授的专业是美学和哲学的研究，但是他业余也写文艺评论，而且以写小说评论为主。不过，近年来他也写诗评，最近在新加坡“李氏基金会”赞助下，热带出版社为他出版了诗评论集《天地入沉吟》。此书收入他写潘受、陈瑞献、田思、适民、槐华和长河诗作的赏析文章。

陈教授不愧才学渊博，他早期也从事文艺创作，写过小说和诗等作品。还有罕为人知的是，他也写一手好书法。在吉隆坡期间，他在我“强迫”下，写了一副字赠我，写的是唐朝诗人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诗句。可惜陈教授此行没有带印章来，只好等他下次重游大马时，或者我有机会到武汉旅游时带去给他盖章。

（1997年7月14日刊于 光华日报“作协春秋”）

追记马华作家陶焰

马 华文坛的教育界前辈陶焰，已于1994年3月13日在檳城逝世，终年78岁。这位早年勤于耕耘的老作家的悄然逝世，令人感叹马华文坛又有一颗文星陨落了！

陶焰原名陶华裔，另一笔名康然，原籍广东惠阳人，1916年4月4日生于吡叻州甲板。他早年在甲板华侨小学受教育，1932年毕业于怡保育才中学。

他在高小念书时，几位老师都是在“清党”时期被迫南渡的亡命文人，他们都有高深的学间，而他们亡命到南洋开办教育，是怀有一个伟大崇高的理想。陶焰受到他们的影响，因此立下终生献身教育的志愿，结果，他的志愿彻底实现了。

念高中二时，世界不景气的现象使他的家庭经济不继而不得不辍学。半年后，一位在小学教过他而后来担任校长的老师，提拔他当教师，以此开始执教鞭的生涯。

1934至1937年，他任教于吉南马育强学校。1939至1946年6月，在吡叻硝山侨民学校当校长。1946年7月至1948年转去江沙崇华学校任教员。从1949年起，在峇眼色海

东华学校执教，为期20多年，直到1972年10月退休为止。

陶焰是在1935年开始写作，50和60年代创作最多，作品多刊于光华日报、星檳日报、南洋商报、南方晚报《星期六》周刊和《蕉风》等。70年代后就极少发表作品。

1938年，他开始写小说，第一篇作品是在光华日报发表的《一封拾到的信》，描写一个女子写一封信给她的爱人，要他回国参加抗战工作。作者在渡轮拾到这封信也鼓励他回国抗战。

1951年，他以康然为笔名写的作品，获得南方晚报举办第2期职业青年写作比赛第一名。这项竞赛的主题为《我的教学生活》。

1952年2月，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夜归人》由南洋商报出版。此书收集作者自《星期六》周刊创刊后，以陶焰和康然两个笔名先后发表了20篇小说中的8篇作品：《夜归人》、《雾晨的黄昏》、《恼人的口红》、《伤痕》、《少奶奶的鞭子》、《苦酒》、《重蓬》及《迷惑》。作者在这本小说集的《前记》中说：“……记得当我写第一篇稿子时，不过抱着写几篇玩玩的心情的，想不到一写竟然会继续写了20篇……这应归功于残白和姚紫两位先生。因为自从我的第一篇稿子在《星期六》周刊发表后，他们便经常写信来鼓励我督促我，使我大有欲罢不能之慨……”作者在那个时代写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要受客观环境的限制，使大家对许多认为应写的材料，不敢写，也不能写，所以许多作者都同样地陷入了苦闷的深渊。因此，陶焰说：“这本小册子收集

的稿子，虽然是些不成熟的作品，但我却不承认属于软性的一型。其中有两三篇当我下笔时，本来想大胆地写出，可是结果还是闪闪避避地，不敢面对现实……”然而，他的《雾城的黄昏》还是含有政治意味，揭发阴谋。

1952年3月，他得奖的作品收入曾铁忱主编的南方晚报征文选集《我的教学生活》（南方晚报社出版）。同年7月，《甘榜之春》收在曾铁忱编的另外一部南方晚报征文选集。这部选集以他的作品《甘榜之春》为书名。10月，他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蛊恋》由南洋商报出版。这本98页的集子收其6篇短篇小说：《黑暗的后巷》、《归来》、《咖啡园之莺》、《蛊恋》、《假期》和《一月师表》。

1956年7月，檳城华人咨询委员会出版的剧本《剧作选辑》收其《黑米》。同年10月，文丁编的小说合集《桥下》（康华出版社出版），内收8篇短篇小说，其中的《桥下》是他的作品。

1962年4月，他的第3部短篇小说集《女菩萨》由星洲维明公司出版，内收《孺子牛》、《劈柴责》、《血祭》、《证据》、《女菩萨》、《还乡》、《报复》、《泡影》、《血溅沙笼》和《艳遇》。

1967年6月，参加马来亚广播电台广播剧创作比赛，结果以《光明的希望》获得第二奖。此篇作品后来在《蕉风》发表。

1968年8月，他以《惊涛骇浪》获得马来亚广播电台广播剧创作比赛第二奖（次优胜奖）。

60年代初，他的作品发表于星槿日报的文艺副刊《星艺》版。他的中篇小说《征鸟》就是在这个副刊上连载。这篇小说描写抗战期间，一批热血青年回国效劳时，在一个救亡剧团活动的情形，其中穿插一些青年们恋爱的故事。

（写于1994年5月）



来自实兆远的中国归侨作家

——杜运燮

中国归侨诗人杜运燮，笔名吴进，1918年3月17日生于霹雳州实兆远甘文阁二条路附近的山芭里，原籍福建古田人。1930年在实兆远新明学校受完小学教育。1933年在新邦安拔中正中学初中三毕业。由于当时实兆远没有高中班的设立，第二年他前往福州英国教会办的三一中学读高中。他读高中时期，功课较好的是数理化，但也爱看文艺作品，最后一年，更热衷于阅读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也开始向当地报纸副刊投稿，写的都是散文和杂感之类的文章。1937年，高中毕业。

1938年，诗人抱着以科学救国的理想，考进浙江大学农艺系，由于浙大已迁往贵州，只好就近在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生物系一年级“借读”，除正修课外，也选修了中文系林庚开设的“散文习作”课，他的习作受到林庚的鼓励。第二学期，他又选修了林庚开设的“新诗习作”课，他的习作也受到林庚的好评。林庚当时是在上海出版过几本诗集的青年

诗人，杜运燮在他的影响下开始阅读各种流派的诗歌。林庚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林庚当时开始认真地在中国古典诗歌基础上探索中国新诗的道路，杜运燮就是在这个时期第一次学习写诗的。

杜运燮在林庚的鼓励和介绍下，于大二时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大学的外文系，联大当时有不少著名作家和诗人，例如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冯志、卞之琳、李广田等人。他也认识了许多爱好文学，尤其是爱好诗歌的同学，并且参加了有活力的学生团体“群社”。“群社”中爱好文艺的会员后来成立了冬青文艺社，积极开展各种文艺活动。在诗歌方面曾举行朗诵会和演讲会，出版手抄的《冬青诗抄》和《街头诗页》等。这个时期，他写了大量的新诗，多半发表在杨刚主编的港报文艺副刊上，也有一部分发表在昆明、桂林和重庆的报刊上。

1941年底至1942年，他担任在昆明作战的“美国志愿空军大队”的翻译。1942年，他发表了富有热带情调的诗《马来亚》，对热带景物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对马来亚人民争取自由独立和抗日的斗争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期望。

1942至1945年，英军在印度和缅甸作战，他被调去印度的“中国驻印军”任翻译。

杜运燮的成名之作是，1942年发表于昆明《文聚》杂志上的《滇缅公路》，朱自清曾在联大演讲中（后来也写成文章）分析过它。闻一多在编《现代诗抄》时也把它收入。这首诗写滇缅公路在抗日战争中所肩负的重任。它的节奏明

快，感情真挚，讴歌建成这条公路的工人。这首诗可说是他的成名之作，而且在国内外读者和同行的赞许及鼓励下，他的创作生涯跃上第二个高峰。

1945年夏天，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

1945年9月至1946年10月，在重庆《大公报》任编辑。

1946年10月，日本投降后，从印缅南下新加坡。同年年底，回去实兆远探亲。

1947年初至1950年夏，先后在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和华侨中学任教，住在加东区的马歇律39号。在南洋女中期间，业余与南洋女中同事何扬、华中教师林乃群和张漠宵合办《学生周报》。他以吴达翰笔名专为该报写了一些抒情诗和讽刺诗。在新加坡期间，他继续写诗，主要发表在上海《中国新诗》上，同时他在业余也学习马来文，并经常去莱佛士博物馆的图书馆借书，研究马来亚历史和社会状况。由于对新马情况较熟悉，因此想写一部关于新马华人生活的小说。在动手写小说之前，他先写了一些关于当地历史社会和风土人情的散文和一些札记，更写下了许多歌颂华族垦拓者功绩、充满浓烈地方色彩和热带风味的诗篇。可惜他在1950年夏离开新加坡而未能完成他的计划。那些散文后来发表在港报上，1951年编成《热带风光》在香港出版，另外还有十几篇关于新马的短文，以《风下琐谈》为总题，也是发表在香港报章上。

1948年7月到12月，他曾在“星中日报”任翻译，1949年1月至1960年6月在华侨中学任教。由于聘约受到英殖民政

府解除，1950年8月离开华侨中学，前往香港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也在新晚报当翻译。

1951年10月起，在北京新华通讯社国际部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杜运燮和许多遭受迫害的文化人一样，被送入“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实既是被打入“牛棚”。1970至1971年，在山西水济县干部学校参加劳工锻炼，住在农民家里，干劳活儿，不过还是拿国家的工资。1972至1973年，在山西侯马市农村当农民，没有工资拿，只按工作量发给很少很少的工资。1974至1978年底，在山西临汾市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1979年1月开始被调回北京新华社上班。

1980年，接受西德有关方面的邀请，赴西德采访，并访问了贝多芬的故乡，在《环球》杂志上发表了不少的散文和游记。

1981年，以新华社记者身份，随赵紫阳总理访问菲、马、新，并于同年8月9日抵达吉隆坡访问，重新燃起他对第二故乡人民的热情，进行了心灵上的交流。

1981年，新华社属下的《环球》杂志创刊，他被调去担任副主编，该杂志是以介绍世界知识为主，而且也介绍各国各地的风光。

1983年，代表中国作协赴印度参加泰米尔诗人巴拉蒂诞生一百周年活动。

1985年，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泰国。

1986年10月，从《环球》杂志编务工作上引退。

杜运燮的第一本诗集《诗四十首》于1946年10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列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八集。

1946至1950年在新加坡任教期间，写下了不少散文和诗篇，所用的笔名是吴进。这时期的创作颇丰厚，除了有《诗四十首》之外，还有散文集《热带风光》。他在新加坡写过不少深具内涵和针砭现实的诗作，例如《雷》、《闪电》、《论上帝——为新加坡·学生周报而作》等等。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散文《热带三友》尤其脍炙人口，被编入中学课本，在青年学生中传诵不绝。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杜运燮的作品主要在北京《人民日报》、《诗刊》，香港《文汇报》和《新晚报》等报刊发表。1980年，他重新拿起尘封的诗笔，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发表新作《海的怀念》。

1981年，他与辛苗、陈敬容、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等8位于40年代活跃在国统区诗坛上的年轻诗人合著新诗合集《九月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近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文学家辞典》等书中都有关于“九叶”诗人的论述，而杜运燮的诗，除了具有“九叶”诗人的共同特色外，则被好些名家公认为是“以活泼的想象和机智的风趣见胜”，是“从近代科学文化吸取诗的灵感”，“是最深沉、最有现代味诗人之一”。

1982年，在香港《地平线》发表《鱼尾狮——致新加坡

故人》。

1983年，香港三联书店与美国《秋水》杂志联合出版《八叶集》，他的诗作也收在内。同年，发表《椰——致新加坡友人之二》。

1984年8月，新加坡文学书屋出版其40年代诗作的第二本诗集《南音集》，它尽可能容纳了没有收在《四十首诗》的其他作品，其中包括《滇缅公路》、《鱼尾狮——致新加坡故人》、《椰》、《落叶》、《新加坡河》等。

1971年12月，散文《沙笼·木屐》、《凉爽的亚答厝》、《浪吟舞》等收入散文集《热带风光》。

1974年，张曼仪等编的《现代中国诗选1917=1949》（香港大学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收其诗作，并在《导论》和《小引》中作了评价。

1982年8月1日，《热带三友》收入柏杨主编的《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散文篇》（台北时报文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85年6月，诗《寒山寺》（原载《文汇月刊》（1984年第4期）），收入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文艺年鉴编辑部编的《1984年文学作品精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年，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其诗集《晚稻集》。

杜运燮是中国40年代有代表性的现代派诗人之一，在中国诗坛有一定的地位。林以亮认为，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一批新诗人中最突出的几十之中的一个。

他在文化大浩劫时，被罗织种种罪名，其中之一是指他

专写“怪诗”。由山西回到北京文坛后，最受争议的是发表在《诗刊》第一期题名《秋》的短诗，因这首诗而揭开中国大陆对朦胧诗的争论的序幕。批评者指它“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香港作家彦火认为，这首诗其实并不朦胧，只能说在表现手法上较含蓄，委婉而已。

杜运燮退休后一直在家里专心著作和翻译。他精通英语，经常翻译有关国际问题的书。此外，他也翻译一些外国作家的诗作，包括美国诗人庞德 (Ezra Pound) 和英国诗人奥登 (W.H.Auden) 等人的作品。其实，他的诗也受到奥登的影响。

中国出版的《中国翻译家辞典》、《中国文学家辞典》和《中国新诗大辞典》都有收入他的小传。

杜运燮于2002年7月16日病逝于北京。

(2003年修订)

马新华文文学本是一家

历史上，新加坡曾是马来西亚大家庭的一员。两国在地理、历史、血缘等方面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双方人民往来频繁，经济上互惠互利，可以用“唇亡齿寒”来形容两国的共生共存关系。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两国仅有一水之隔，分家以后，许多马来西亚人以永久居民身份在新加坡扎根。然而，近年来新加坡永久居民与新加坡公民的待遇相差越来越大，吸引许多在当地工作的马来西亚人入籍新加坡，成为新加坡公民。

新马华文文学的关系也是如此。50年前“新马本是一家”，那个年代新马华人之分其实并不明显，尤其在文学领域，如陈瑞献在马华文学仍占有重要的位置。五十年后，新马年轻世代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经验早已大不相同，新华文学和马华文学的连结，和拥有双重身份的“在新马华”群体，或许也应该更有脉络地去重新检视。尽管在两国分家后，新马文学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两国的文学仍然有着切不断的关系，新马两地作家的往来与交流依然频密，展现两地作家致力于维系这段深厚情缘。

被称为“新马文史家第一人”的方修先生，一生对新马华文文学史贡献良多，在新马华文文坛地位显赫，更是马华文学史的拓荒与奠基者。他于1959年开始致力于新马华文新文学史料的整理、编写与研究，出版和编辑有关新马华文新文学研究的著作、大系和选集多部。他的工作和作品对新马文坛的影响甚为深远。马新分家以前，他所撰写的马华文学史料著作，就包括新加坡文学作品与活动在内。由于方修的重大贡献以及在新马华文文学的重要地位，2008年获得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基金会颁发首届“南洋华文文学奖”。方修一生热心文学，他获得“南洋华文文学奖”后，立刻将4万元奖金捐出作为文学基金，并筹集基金和成立以方修命名的文学奖。这个文学奖由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每三年主办一次，除了纪念方修对马华文学的贡献之外，也倡导新马华文新文学的优良传统，鼓励作家背负社会责任从事文学创作，写出反映真实生活和表达人民思想感情和意愿的作品。这个文学奖设立后，新马的作家踊跃参与短篇小说、微型小说、散文及新诗四组的比赛，而马来西亚的作家在历届比赛中皆大丰收。此奖项让马新两地作家有更充裕的交流平台，把彼此关系拉得更近。

方修先生逝世以后，经过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的穿针引线之下，他的家属将他个人著作、藏书、书信、笔记、剪报和手稿等等，全部赠送给新纪元大学学院。这所学院特地设立“方修文库”，馆藏这些书籍和文献，希望能够使新马文学研究者受惠。

马来西亚史料工作者李锦宗会走上从事马华文学史料的工作，可说是受到方修的影响。早年他发现，方修每年在《星洲日报》元旦特刊编写的新马文坛总结文章，对于新加坡的文学资料掌握得很好，有关马来亚联合邦方面的则有所欠缺了。这显然是他人在新加坡，对于马来亚联合邦的资料搜集鞭长莫及。于是李锦宗便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收集马华文学史料，编写马华文坛的总结文章，刊于本地报章文艺副刊和元旦特刊，目的是要尽可能让读者全面了解当年马华文坛的动态，同时弥补方修总结文章的不足。这类文章一直发表到90年代初期为止，因为各报元旦特刊逐渐变质，不再刊登传统格式的专文，而一般文艺副刊和刊物的编者不一定有兴趣发表这类总结文章，多以没有足够的版位来容纳这类长篇文字为理由，让这类文章不再出现。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李锦宗仍然持续搜集、记录和收存这类数据以及其他马华文学史料，同时继续撰写各种马华文学史料的文章，出版史料集，编辑专集，直到他于2017年6月19日病逝，收集和梳理文学史料的工作从此随他走入黄泉。

在李锦宗往生100天后，家属毅然把整栋住宅收藏的万册书籍、资料、文献和手稿等都捐给了新纪元大学学院图书馆。家属认为，该图书馆已经设有“方修书库”，如今又增设“李锦宗马华文学史料馆”，不但进一步丰富马华文学史料，同时也藉此延续史料工作者重视和考辨马华文学原始史料的精神。方修生前主要撰写战前的马华文学史，而李锦宗延续他的工作，专注搜集和撰写战后马华文学史，现在两人

的藏书和资料一起典藏在同一所大学的图书馆，已经把新纪元打造为一个研究马华文学史的“重镇”，使它成为全马来西亚，乃至全世界马华文学史料最为丰富的地方，对有意研究马华文学史的学者和人士，无疑是一个寻找资料的宝地。希望“方修书库”和“李锦宗文史馆”在保存马华文学遗产，推动马华文学研究和激励马华文学创作方面，发挥巨大作用。这两个书库都设在新纪元的图书馆，更反映了新马华文文学息息相关，是不可分割的一家。

（稿于2019年）



李锦宗马华文学史料馆

设在雪兰莪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陈六使图书馆二楼的“李锦宗马华文学史料馆”已经举行揭幕礼，除了纪念已故文学史料工作者李锦宗生前为马华文学史料收集工作做出贡献之外，也标志着：收存在此史料馆内他所珍藏的所有马华文学著作、文学刊物、毕生收集的资料、文献以及他的研究成果，开放给有意研究马华文学史的人士寻找资料，藉此延续李锦宗重视和考研马华文学原始史料的精神！

这个文史馆是在李锦宗往生500天后，也就是于2018年12月8日正式揭幕，成为了研究马华文学与东盟华文文学的重点驿站，因为这是全马，甚至是全球研究马华文学最重要的文史馆，除了收藏一万多册的马华作家作品及其他书籍和文学杂志外，同时也贮存大量的史料、作家资料、第一手稿、书信稿、文献和剪报等等。对有意研究马华文学史的学者和人士，无疑是一个寻找资料的宝地，而且在保存马华文学遗产，推动马华文学研究和激励马华文学创作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在揭幕礼上致词时，表扬李锦宗一生对马华文学的奉献，并希望拥有文学史料的民众，也可以把史料送给新纪元图书馆，以丰富该馆的收藏资料。他说，“虽然本院很小，图书馆更小，但精神很大，我们希望收集和珍藏更多文学史料，让马华文学、华文教育继续传承下去。”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系主任伍燕翎表示，对新纪元来说，顺利设置这所史料馆是一大丰收，并展开研究新风气。她说，李锦宗用一生投入收集工作，藏书丰富，史料珍贵，相信会成为研究马华文学最重要的库馆。新纪元大学学院刚好明年设立东盟研究硕博士课，研究项目包括华人社会和文学，李锦宗马华文学史料馆，将成为重要的研究库。

她也表示，新纪元准备和其他研究大马和东盟项目的大学合作，包括中国南华大学、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等，建构未来研究更丰富的交流。在史料馆开幕时，中文系特别邀请中国文学博士朱文斌主讲“华文文学史料和文学史建构研究”，因为朱博士十分关注马华文学发展。

新纪元陈六使图书馆馆长庄璐瑜说，这次整理李锦宗藏书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即在书籍中找到外币，有美元、新币和人民币。看来作家有个嗜好是把钱收藏在书页中，该馆已把收集到的外币悉数交给家属。该馆高级馆员戴婷婷说，自今年4月到李锦宗住家搬书之后，用了6个月的时间来整理，目前上架到史料馆的藏书有8161册，文学杂志有1800本，其他史料则有李锦宗手稿、其他作家手稿、文献等。

李锦宗不求荣华也不求富贵，一生只执着于做一件事。他把毕生精力用在搜集和撰写马华文学史料，然而，最终却敌不过病魔，于2017年6月19日晚上在家里与世长辞，终年69岁。李锦宗生前曾说，他所收集的书籍（很多是绝版本）和资料都是无价之宝！看着这些“堆积如山”的书报和资料，令他有很大的满足感！

李锦宗逝世百日，遗孀林玉蓉和孩子们毅然决定把他的藏书和宝贵的资料，悉数捐赠于新纪元大学学院陈六使图书馆，作为永久收藏。这批藏书万多册（许多书是重复的），也是该图书馆一次过收到最大量的赠书，包括丛书、系列书籍、史料、作家的作品及作者个人资料等。李锦宗从1969年开始到2017年往生为止，进行史料收集工作近50年，生前经常在全马跑透透寻找和搜集资料，也经常在槟城旧书报摊位寻觅绝版的作家著作，细心挖掘被埋没的马华文学作品和作家个人资料。

李锦宗选择把毕生精力放在搜集、挖掘、抢救、梳理和编撰马华文学史料，是基于国内鲜少有人推动这项工作，尤其是整理战后马华文学方面的史料。李锦宗逝世后，为了不让这项对马华文坛有意义的工作中断，家属觉得有必要把李锦宗千辛万苦搜集来的资料和藏书放在大专院校的图书馆，以期鼓励更多学生选修马华文学的课，也让有心人研究马华文学，将史料的搜集和撰写工作延续下去，才不枉费李锦宗的毕生努力。

儿童文学

为亚洲华文文学的曙光

——亚洲华文儿童文学研讨会记事

由马来西亚文化、艺术及旅游部、亚洲华文作家协会马来西亚分会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亚洲华文儿童文学研讨会”，于1994年11月26日和27日在吉隆坡大运酒店举行。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是“儿童文学为亚洲华文文学的曙光”。

为配合研讨会的召开，会场也举行台湾名诗人兼儿童文学家林焕彰的个人画展以及儿童书刊展，同时也推介林木海的著作《梁园写给慧适的信》，增添了文艺氛围。

马来西亚文化、艺术及旅游部部长拿督陈广才和马来西亚乒乓总会副会长谭光舜分别为研讨会和书画展主持开幕，而雪华堂联合总会会长吴德芳则为这两项活动主持闭幕。共有7名主讲人：马来西亚儿童文学家马汉和年红；中国作家孙建江和班马；台湾诗人林焕彰和谢武彰以及新加坡作家林琼在研讨会上发表精辟的演讲。

此外，参加研讨会的外国嘉宾和作家包括来自菲律宾的林忠民、陈琼华和林婷婷；泰国的莫兰玉；新加坡的陈剑、秦林和容子以及亚洲华文作家协会会长符兆祥等人。

研讨会在第一天开幕后，第一个讲座是由中国当代知名儿童文学家，也就是在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担任编辑的孙建江（笔名雨雨）主讲。他的讲题是“光荣与梦想——从中国大陆新时期少年文学的崛起看亚洲华文文学的曙光”，主持人是南洋商报总主笔王锦发。主讲人首先解释，‘新时期’是指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70年代后期，到中国开步进入市场经济后的90年代初期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新时期的标志之一是现代文化意识的普遍觉醒，而导致作家艺术选择的多样化。新时期中国大陆少年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并明显具有以下的特点：在内容方面包括承认传递主体意识的重要性，文学属性的强化，题材的拓展，文学主题的多样化和审美指向的多元化。在形式方面则包括从篇幅容量，叙述语言，叙述结构，叙述视角以及从不同文体手段，不同表现方法的借鉴上展开。主讲人认为，少年文学的崛起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骄傲，而中国文学作为亚洲华文文学的主体，它的崛起和繁荣也必将带来亚洲华文文学的崛起与繁荣。

与会者对孙建江的讲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马来西亚作家马汉认为，儿童文学最终的目的是要教育儿童，不过表现的技巧应该根据少儿的兴趣，或以比喻的方式来表达，不要过于说教，以免沦为教科书。年红说，我国的背景不一样，

儿童文学应该含有教育意义，否则儿童文学无法在我国立足或成长。诗人游川赞同孙建江的看法，认为，儿童文学应与教育分开，儿童文学应该是寓教于乐，它的首要任务是让孩子乐，这样孩子才能逐渐接受文学。新加坡诗人陈剑说，中国在50至60年代初，儿童文学曾经蓬勃一时，对新马有深刻的影响，当时中国正逢建设‘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教育，对儿童及青少年的文学教育工作十分重视，当时中国涌现了一批很有成就的儿童文学家，作品较多重视‘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道德观，树立‘少年英雄队’模范形象，作为儿童学习的对象。新时期的儿童文学家则大多数扬弃这种类似‘教条式’的写作方式，而改以更符合儿童心理的纯儿童文学的创作方式。就这点，陈剑请主讲人对这两个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做个比较。

菲律宾的林婷婷问，大陆儿童文学形式的改变，例如在叙述方面的改变，对少儿有怎样的冲击，而且会产生哪些负面和正面的影响？台湾的符兆祥要知道儿童在成长中需要怎样的儿童文学作品，他们是否能接受成人的心态和成熟所写出来的东西？马来西亚女作家爱薇说，现在的少年文学作品普遍受欢迎，例如郑渊洁（童话大王），鲁西西和皮皮鲁等人的作品受读者的欢迎，是否因为作者写出了他们的心声？台湾的林焕彰认为，儿童文学创作者应该认识儿童，了解儿童，才能写出被儿童接受的作品。他说，儿童文学作家应该和儿童一起成长。

针对这些问题，孙建江说，儿童文学需要教育，但这种

教育不应该是教科书，如果是教科书，那么儿童文学就不复存在了。他又说，教育不应该左狭隘的理解，教育的内涵应该广泛一些，给儿童以乐，同样是一种教育。他认为，文学总是向前发展的，也应该是由浅逐渐向深发展的。中国大陆二、三十年代的儿童文学作品，与八、九十年代儿童文学作品相比，后者无疑比前者来得深。另外读者本身也需要培养一种新的写作手法。如果这种新手法符合读者的阅读，这样的手法最终会被读者接受。他说，作品如果很受小读者的欢迎，应该是反映了小读者的心态。他认为，儿童有他们幼稚的地方，也有成熟的地方，因此，成人儿童文学家应该与儿童一起思考，一起成长。……

第二天的研讨会分两个阶段进行。上午的研讨会由星洲日报副刊编辑王祖安主持，主讲人是台湾的林焕彰，讲题是：“儿童文学是世代代的文化事业”。马来西亚的马汉主讲“护儿童文学的养分来培育文学的幼苗”，而新加坡的林琮主讲“新加坡儿童文学的发展与儿童读物的概况”。

林焕彰说，对他个人来说，儿童文学的写作是一辈子的事。儿童文学的耕耘与推广，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全人类而言，则是世代代的事业。他认为，应该促进华文儿童文学为世界的儿童文学。因此有必要在亚洲地区普遍提倡和推广，进而唤起全世界凡有华人的地方，也应该要有华文文学的耕耘与播种，使华人的下一代有机会接受母语文学的优良文化精神的陶冶。……

马汉演讲时指出，要提倡文学，要发展文学，首先必

须重视儿童文学，给予提倡、扶持及发展儿童文学。他说，吸取了儿童文学的营养料，我们的语文基础才扎了根。由于儿童文学播下了文学与艺术的种子，才能变成灿烂的文学鲜花。……

林琼在介绍新加坡儿童文学的发展与儿童读物的概况时认为，儿童书刊比成人文艺书刊的市场较广，因为儿童书刊不会过时，可以慢慢读，而且一代一代传阅。他说，如果要使儿童文学有更好的发展，就要鼓励作家多多创作具有本地色彩的儿童文学作品。……

针对三位主讲人的演讲内容，与会者提出了一些问题加以探讨。陈剑要知道亲子教育对台湾10多年的蓬勃发展有何贡献。林焕彰说，台湾经济和教育的改善，以及社会现象的改变，对儿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相互的影响。不过，社会现象的改变也引起了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设法以亲子教育活动来发展儿童文学。这种发展肯定对台湾的儿童文学做出了贡献。一名中学老师郭莲花说，她非常喜欢儿童文学的书籍，并认为，作为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有童心和赤子之心。她要知道，应该通过怎样的心态去创作儿童文学，而台湾是如何有系统及如何努力去推广儿童文学？林焕彰说，儿童文学应该用浅显的文字去写，千万不能用成人的语气去写。“潜移的艺术”对台湾儿童文学有很大的影响。一个人必须努力，有决心和有关怀儿童的意愿，才能从事儿童文学的创作。他又说，台湾儿童文学有目前的成就，主要是累积好几代人的努力和耕耘的结果。中国作家班马要了解马来西

亚、新加坡和菲律宾华文文学在创作和市场方面所面对的压力有多大？林琼解释说，由于新加坡向来提倡英语源流教育，因此英语儿童读物比较受欢迎，而华文儿童文学就相应地受压制。由于英语受重视，大多数家长鼓励子女看英语儿童书籍。此外，学校也规定学生向图书馆借书，必须先借英文书，才能借华文书。马汉认为，马来西亚的儿童文学前景良好，而且也有市场，因为根据统计，全国共有1千289所以华文作为媒介语的华小。不过，马来西亚华文儿童文学作家则面对大陆和港台的儿童文学作品的竞争，尤其是面对内容和排版方面的竞争。然而，马汉乐观地说，由于国情和自然现象的不同，本地作品仍然可以和大陆及港台的作品一争长短。

下午阶段的研讨会是由女作家爱薇主持。主讲者分别是台湾的谢武彰、中国的班马和马来西亚的年红。由于主讲者的论文已经印成册子，爱薇先征求3位主讲人的同意，不要照读论文，而改为介绍自己国家的儿童文学状况。谢武彰把原来的讲题“亚洲华文儿童文学展望”，改为“谈台湾儿童文学状况”。他说，台湾儿童文学的发展分为三方面：

（一）创作部分：在70年代初，台湾儿童文学的作品很少，而且儿童文学在当时被看作是‘小儿科’。80年代，台湾的儿童文学才发展起来。现代作家包括诗人和小说家也加入创作儿童文学。不过，他们毕竟不习惯这方面的创作，因此所用的文字难免深奥，表现手法使儿童不容易看得懂。（二）政策与社团的关系部分：台湾省政府设立了儿童读物编辑

部，出版了大约600种的儿童丛书，但是，可惜的是，其影响力只局限于学校。（三）注重法令的改变：台湾政府加强了版权法令，防止盗印行动，无形中对儿童文学的创作制造了有利的环境。谢武彰也和大家分享他加入儿童文学创作的经历，并且形容这是一条不易通行的道路，只有持不怕死的精神，才可以继续在儿童文学领域发展。……

中国的班马弃原来的讲题“让语言的工具性超越地区文化的困境”，而改谈大陆文学的状况。他说，中国儿童文学从80年代起出现的一个文学现象是，作者和创作者必须要有对象。中国经历的10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创伤太沉了。在四人帮倒台后，人民有了解放的感觉，很多作家开始参与儿童文学的创作，同时也负有更大的使命感。大陆儿童文学目前倾向于西方，理论势头在看涨。无论如何，这是不能驼鹿儿童的本性的。中国儿童文学在当代的艺术表现及其特征，有着中青年作家成分和创作动因的时代背景——初期是一种对“文革”的反思，中后期是一种对“审美”情感培养的关注。但是，是以“游戏精神”的把握来对此作总体把握，以对应中国当代少年儿童的 actual 精神状态和接受特点。作家把“社会真实”和“童心爱心”传递给少年儿童读者。他们并不是要把“文革”的痛苦经验表达给少年儿童，而是要把“健全的人性的生成”这一追求表现在创作之上。实际上，这是继承着本世纪初民主思想的源头。……

最后，马来西亚作家年红谈马来西亚的儿童文学状况。他原来的讲题是“向马华幼儿文学播种”。年红说，马华儿

童文学的起步比较慢，第一本《黄瓜公主》是1962年在香港结集出版。60年代，马华儿童文学被中国的儿童书籍的涌入而夭折了，也可说是冬眠了。后来，由于政治因素，政府对中国的读物起了戒心，而禁止中国书籍进口。当时的马华儿童文学就转向台湾取经。但是那时候的台湾儿童文学也才起步，所以对马华儿童文学也起不了很大的作用。8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出版商知道学校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因为《星星》、《青苗》等少儿周刊每期可以卖1万8千份，因此就纷纷出版儿童读物。年红也建议，由董教总成立一个华文儿童文学出版基金，配合本地报馆的合作，出版及发行儿童文学书籍。相信这条路可以使马华儿童文学走出胡同，而向康庄大道进发。与会者对几位主讲人的演讲，热烈发问问题，而且也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和意见。

这次研讨会由于筹备时间短促，而且宣传方面也做得不够，导致研讨会的出席者寥寥无几，诚属美中不足。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主讲人发表了内容丰富和具有深度的论文，引发热烈讨论，也使与会者获益不浅。谨希望下一届在曼谷举行的亚洲儿童文学研讨会，吸取本届会议的经验 and 成果，办得更出色，并且进一步提升本区域儿童文学的发展。

（稿于1994年12月）

第一届海内外潮人作家 研讨会纪要

1 1991年11月26日，第一届海内外潮人作家研讨会在中国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召开，并由汕头市市长主持开幕。这项为期3天的研讨会，是由汕头市政府和汕头大学联合主办的。来自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美国、香港以及中国各省市的100多位作家和学者，参加了这项首次把世界潮籍作家聚集在一起的盛大国际研讨会。

马来西亚代表团原本有12人受邀参加，但是其中3人，也就是陈雪风、吴岸和孙彦庄因临时有事未克出席。结果出席者是：团长林木海、副团长庄延波、秘书李锦宗、团员马汉、田思、陈政欣、叶蕾、爱薇和林玉蓉。尽管如此，马来西亚代表团依然是与会人数最多的海外代表团，接下来是泰国、新加坡、香港和英国的代表团。其他的代表来自中国各省市的大学、社科院、出版社、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全国侨联、省文联、市文联等等。

虽然参加研讨会的代表并非全部都是潮汕人，但是，

与会的作家和学者还是以潮籍人士占大多数，只有少数的作家、教授、研究员、编辑以及大学研究生是外籍人。他们之所以参加研讨会，因为他们是港台澳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者。海外的代表方面，除了爱薇是特别受邀请的福建籍代表，因为她正好到了厦门，所以顺道去汕头参加会议，林玉蓉是潮州媳妇，而新加坡的黄孟文是潮州女婿之外，其余的代表皆是潮籍作家。

此次研讨会的宗旨是要促进中国海内外潮人作家、评论家之间的文学交流，加强联系和了解，通过探讨，互相借鉴吸收，为进一步繁荣文学创作作出贡献。共有50份论文和介绍本国文学概况的文章提呈给大会。由于时间短促的关系，只有10多份论文在会议上宣读。论文的内容主要针对中国海内外潮籍作家的作品，作出评析和探讨。多名海外代表，也在大会上简介各自国家的华文文学概况。马来西亚团长林木海宣读李锦宗撰写的《马华文坛的潮籍作家》，林玉蓉也代读了李锦宗著的《马华文学简史》。爱薇呈上题为《从校园刊物谈到马华文学的接班人》的论文，由于大会接到的论文太多，无法安排在大会上一一宣读，不过，大会已经把所有的论文结集出版，分发给所有的代表，可供学者和作家今后进行研究之用。

在论文中，难能可贵的是，有不少中国学者和作家挑选了一些海外作家的著作进行剖析，并且提供意见，这对有关著作的作者是很大的鼓励。撰文评析马来西亚作品的中国学者计有：汕大中文系教授马白写《论马汉的短篇小说创

作》、汕大的台湾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贤茂提交《形象化的马来西亚华人史——方北方的小说创作》、香港作家东瑞谈《方北方短篇创作的社会意识和人性批判精神》等。评析泰国作品的论文占最多，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最先接触泰华作家，对泰华的文学作品比较熟悉和了解，加上两国人民之间交往得早，因此，中国学者方便获得泰华作家的著作和资料。

在研讨会于28日下午结束前，多数与会代表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联系海内外潮籍作家的文学组织，以便能够互相传达文学信息和交换创作经验。经过协商后，代表们一致通过，筹备成立“国际潮人作家联谊会”的倡议书，并希望汕头市政府和汕头大学进行研究，着手筹备和争取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成立大会。

代表们除了出席研讨会和认真探讨海内外潮人作家在创作上取得的成就之外，也有轻松的时刻。第一天晚上，主办方在汕大学术研究中心的餐厅举行“潮州文化晚会”，并请来一位茶艺专家给大家讲解功夫茶的起源与喝功夫茶的文化，同时也示范功夫茶的冲法。

27日下午，三辆巴士把代表们载到汕头市对岸的小岛礮石观光。安排去礮石旅游是意义深长的，因为中国名作家萧乾于1928年曾在这个岛上的礮光中学执教鞭。他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岛上遇见了一位大眼睛姑娘，两人共同编织了一个绮丽的爱情之梦，然而，爱情却敌不过金钱和权势，两人的爱情之梦终于破灭，萧乾为了抚平心灵的创伤，于1937年着手

创作他的唯一的长篇小说《梦之谷》。这部小说已经被拍成电影，主办当局在隔天晚上，特地播放这部分成上下两集的电影的录像给代表们观赏，以加深代表对被萧乾称为“梦之谷”的礮石的了解。

28日傍晚，汕头大学设宴款待与会代表，大家欢聚一堂，场面轻松。有些代表还兴致勃勃地引吭高歌。真钦佩中国学者们的才华，他们不但能写作、能说、能唱、还能当场编歌词。

29日是全日观光。新加坡女作家蓉子事先已经和潮州市政府以及她的家乡金石镇镇长做好安排，接待代表们游览这两地的景点和古迹，包括参观潮州市的千年古刹开元寺、湘子桥、韩公祠以及金石镇的花圃等。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迹、旖旎的风光、欢愉的旅途，加上潮州市政府和金石镇当局的盛情招待，给代表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虽然研讨会只举行3天，但是，经过诚恳与亲切交流之后，代表们都觉得受益匪浅，收获满满。此项研讨会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不但让各国代表们互相认识，也让大家见到了心仪已久的作家。曾经在马华文坛耕耘的归侨作家以及经常在我国文艺副刊发表作品而为本地读者熟悉的中国作家，其中包括暨南大学教授潘亚墩、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副教授王振科、归侨作家韩萌以及其他知名作家和学者，从此跟我国代表团的成员建立了更深厚的关系和感情。

(1992年2月25日刊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蕉风讲座会与活动” 纪实

《蕉风》双月刊为庆祝创刊38周年以及为配合由马来亚图书公司主办的第一届中国书展而举行的“《蕉风》文学讲座会与活动”，于1993年8月28日至30日，在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二楼会议厅隆重举行，吸引不少民众的参观。

“《蕉风》文学讲座会与活动”的文学盛会，除了有文学座谈会之外，也有《蕉风》38周年史料展。活动节目包括诗词朗唱、散文朗读、华乐演奏、相声、现代诗曲演唱等多姿多彩的“文学的声音”。这项有广度、有深度、有创意、更有立体感的文学约会，特别邀请中国、台湾及本国数十位老中青作家聚首言欢，发表精辟的文学见解，传达最新的文学思潮，互通最新的文学信息，使与会者都获益不浅。

在讲座会上主讲文学课题的国内外作家，都是经验丰富、学有专长的作家。他们不但让《蕉风》作者与读者进一步了解到中国文学作品的出版现状、台湾文坛后现代主义作

品及90年代的现代诗，而且也介绍了《蕉风》的作者群。

第一场讲座会在8月28日下午举行，3位主讲者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何启治、北京出版社副总编辑及编审李世凯以及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任哥舒。他们的演讲内容主要围绕着“中国文学书籍出版概况”的课题。这场座谈会由碧澄主持。这3位中国资深文化人向文友们详尽介绍中国当前的文学发展趋势、文学刊物的出版现状，同时也和本地文友进行了宝贵的交流。此外，他们也欢迎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投稿给中国的文学刊物，让中国广大的读者能够从马华作家的作品中，或多或少了解马来西亚的风土人情，进而加强两国人民的关系。

第二场讲座会于当日晚上举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副教授王振科和我国著名作家马仑主讲，讲题有关《蕉风》与马华文学，由黄昏星主持。王振科从1987年开始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重点研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发表过80余篇、50余万字的研究文章。他对在座者说，他与马华文学的关系源远流长，他之所以选择研究东南亚，尤其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文文学，是因为他的父亲20年代初从新加坡回到中国，目前有4位叔父、3位姑妈住在新马，其中2位姑妈住在吉隆坡，所以他从小便对新马怀有一种天然的感情。他这次以《一个读者心目中的“建国”》为题，谈《蕉风》与马华文学。他认为，《蕉风》的个性和独特风格，主要表现在它的办刊方面和编辑路线上，其中包括它始终坚持走纯文学

的道路，它一贯坚持实行兼容并蓄的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编辑方针，以及它大力扶植和培育马华文学的新生力量，支持和鼓舞年轻一代的马华作家的创作等。他指出，《蕉风》经常召开的文学座谈会和讨论会，表明编者，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对策和克服的办法。这不仅表明编者对发展马华文学所有的一种直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也活跃了马华文坛的学术空气，增强和鼓舞马华作家对发展马华文学的勇气和信心。他最后对《蕉风》寄以的期望是，《蕉风》还可以适度地发表一些具有华族传统文化特色，以及适度地增强作品的可读性，以充分地发挥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魅力。王振科副教授说的很对，《蕉风》的编者和作者在这方面应该可以做出努力，同心协力把这份最悠久的中文文学杂志编得更出色，把更多有创意及更佳的作品呈现给读者，并且把本地文学创作推上更上一层楼，对马华文学做出贡献！

当晚的另一位主讲人是马崙，他的讲题是：〈蕉风扬起马华文学旗帜〉。这位文学史料工作者如数家珍及详尽的给大家介绍了从1955年到1993年投稿给《蕉风》的作者群，这些作者包括从早期写到今天的热情洋溢的基本作者，以及近来涌现的一批批新秀。他也赞扬《蕉风》历任主编培育了不少新秀。马华文坛的很多作家，例如：马汉、温任平、沙燕、商晚筠、荒漠（何瑾）、洪泉……等人，他们的文字都是第一次在《蕉风》刊出，并且文章获得《蕉风》编者给予鼓励 and 好评，而激发他们勤于创作，以致成为了目前的优秀

作家。他形容,《蕉风》在马新华文文学史上是比较创新、敢于不断地革新与面对挑战的刊物,因为革新的《蕉风》先后推出了多个专题,让作者群发挥对当前文坛某些现象或某部作品的看法和见解,可说是创作与评论并重,相辅相成。马仑在演讲的结语中表示希望,大家加强努力耕耘,让阵阵强劲的《蕉风》,扬起马华文学的大旗。他也盼望《蕉风》同仁今后能够出版《蕉风文学大系》和《蕉风目录大全》。

8月29日下午的第三场讲座会是由台湾师范大学英语中心主任陈慧桦博士主讲,他的讲题是:《后现代主义与台湾现代诗》,主持人为女诗人梅淑贞。陈博士的演讲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哈山(Ihab Hassan)、詹明信、福斯特(Hal Foster)、佛克马(D.Fokkema)等的后现代理论;蔡源煌和钟明德对台湾后现代电影、剧场的评论。第二部分侧重在评介和分析台湾的后现代诗人,如夏宁、梁翠梅、罗任玲和罗青等人的作品,其中间左以钟玲、林耀德等人的评论。除了介绍以外,他也分发有关后现代主义作者的各一篇作品和资料给在场者参考。他的演讲,协助本地作者对“后现代主义”有了一些认识,同时也获益不浅。

当天晚上的活动称为“文学的声音”,可说是这次文学集会的高潮。这个由傅承得和傅兴汉精心策划的文学活动,为聚集在会议厅里的数十名老中青作者和观众,带来了欢愉的时光。经过两天来几场的严肃讲座会之后,这个场面活泼、轻松的活动,让参加者的神经得到了松懈。呈现节目者

当中，有的唱粤曲、吟唱古诗词、演奏古筝与琵琶；有者朗诵现代诗和散文、说相声、自弹自唱现代诗曲等，大家通过声音，尽情演绎，使文学立体化。出席这个文学之夜的写作人无一不被这轻松、热闹、欢乐的气氛所感染而陶醉在文学的世界里！

在演出中，最先登场的是女诗人梅淑贞和诗人医生杜宇声（杜志昌）。梅淑贞在杜医生以曼陀铃的伴奏下，以粤曲吟唱杜医生谱曲的《武陵春》与《虞美人》。接下来，杜医生在古筝高手蔡元诚的伴奏下，吟唱自己的作品《青松垂柳》，而蔡女士也在杜医生以曼陀铃的伴奏下，吟唱杜医生的另一辑作品《嘉眉小照》。

专艺艺术中心的李光泰和黄慧心，分别以古筝和琵琶独奏激昂的《高山流水》和幽怨调子的《王昭君》，令在场者都屏息聆听，陶醉在美妙的音乐中。男高音刘国耀也抽空出席献唱，他以中音清唱《凤阳花鼓》，他那中气十足、浑圆的歌声迷倒了在场的听众。这三位艺术界朋友的演唱，使这个文学之夜生色不少。

诗歌与散文朗诵的部分，多名作者上台朗诵自己的作品。带有湖南口音的前辈作家彭士麟（翠园）朗诵一首纪念母亲的诗《奠》。诗人游川以激昂的语调朗诵诗歌《举头三尺有神明》，接着以活泼、生动的语气朗诵写给儿子的诗《婴语》。黄昏星以带有潮州腔的华语朗诵《武昌街》、陈雪风朗诵《风灯》，而砂拉越诗人田思朗诵《观乃群画

展》，献给在座的画家何乃群。散文朗读方面，何乃健朗读自己的作品《一散千里的绿意》，林玉蓉朗读姚拓的散文《上下河十八寨》，而姚拓则以河南话，重读这篇描写他的老家河南巩义县传说中的十八寨故事的文章。接着，吉他好手及本地音乐创作人周金亮、张盛德和叶友弟在吉他伴奏下，唱了三首歌：《老幺》、《西岸》和《月亮圆》。年轻人的歌声，传进每位在场者的心坎里，个个似乎也年轻起来。

《文学的声音》的压轴戏是来自北京的相声大师马季和刘伟的表演。他们在姚新光的陪同下突然出现在会场，引起全场哗然和热烈的鼓掌。主持人事先没有报告有相声的节目，因为不确定他们是否会及时从外地赶到现场。马季分别和刘伟及姚新光表演一段相声，他们老练的演出，诙谐及有趣的对话和动作，引起全场笑声连连，掌声不绝。

天下没有不散之筵席。《蕉风》讲座会与活动也随着《文学的声音》的结束而落幕。连续三天相聚在一起的各地文友，依依不舍地分手了。举办的三场讲座会，相信发挥了互相分享文学经验的作用，而且也温热了大家喜爱文学的心。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会场和外地文友住宿的地方有一段距离，而且位于热闹的市中心，每天听完讲座会后，大家必须匆匆回去酒店用膳，又匆匆赶回会场。晚上讲座会结束后，文友各有各的节目和活动，大家没有再聚在一起谈文说艺、交换写作心得和进行交流。姚拓先生希望，下次如果再

办文学集会，要找一个环境幽静、远离尘嚣的地方，租下整幢别墅或公寓，举办类似的讲座会，让赴会的文友能够真正交流，互相切磋，互相分享写作的经验，使写作水平更上一层楼，以便写出更多反映生活与社会作品，对马华文学做出更大的贡献，也使马华文坛大放光彩。

（稿于1993年9月）



《蕉风》38年史料展

为配合“《蕉风》文学讲座会与活动”而举行的《蕉风》38年史料展，于8月20日至30日在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行。这个关于《蕉风》史料的展览，不知引起写作界朋友的关注，也吸引涌往大会堂举行的‘第一届中国书展’看书和购书的民众的驻足观看。

为了筹备这个史料展，姚拓先生亲自‘发号施令’及领导友联文化出版公司编辑部的职员，把久未使用的图书室的门打开，将架子上及堆积在地上的一箱箱藏书搬出来，在史料工作者李锦宗的协助下，找出《蕉风》丛书。李锦宗的妻子林玉蓉和两名儿子也在图书室里协助整理书籍和资料，同时从堆积如山的各期《蕉风》中，找出从创刊号到最新一期的《蕉风》各2本，将它们装箱，以便运往会场展览。姚拓先生也忙于翻找《蕉风》过去举行野餐会和其他活动的照片，以及《蕉风》历届主编和编辑室的照片与资料。图书室内不但布满蜘蛛网，很多书籍也沾满尘埃，在里头整理书籍，大家都弄到满身脏兮兮的。

整理书籍和资料的工作分4个星期进行，友联公司的

编辑部职员连续4个星期日返回公司‘加班’。姚拓先生也牺牲休息日，一连4个星期日早上9点到公司，煮水沏茶等候员工来’开工’。在大家的分工合作与努力下，总算找出了展览所需要的资料和丛书。《蕉风》的早期编者有的已经逝世，有的已经移居外国，无从向他们索取个人照片。姚先生只好从野餐会的一些合照中圈出这些编者，连同后期编者的个人照片，送去照相馆重拍和放大。李锦宗负责为每一名编者撰写简介文字。一切资料收集齐全后，交给友联公司插图设计部的陈惜耀进行设计。陈惜耀也是场地布置和史料展的功臣之一。

《蕉风》38年史料展终于顺利和圆满举行。美中不足的是，所展出的《蕉风》期数不齐全，缺了好多期。不过，难能可贵的是，《蕉风》创刊号仍然存在。为了确保继续保有这份仅有及珍贵的创刊号，会场展出的只是复印本。

这个史料展共分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展出历任《蕉风》编者的照片和简介文字；第二部分展出400多期的《蕉风》；第三部分展出《蕉风》文艺丛书；第四部分陈列《蕉风》过去举行的野餐会与活动的照片以及早期编辑室工作情况的照片。

《蕉风》的历任编辑是：方天、申青、彭子敦、黄思骋、李汝林、马摩西、白垚、周唤、常夫（范经）、洛萍（陈振亚）、黄崖、姚拓、伍梅彩、悄凌、牧羚奴、沙禽、紫一思、梅淑贞、川谷、李有成、黄昭瑜、张锦忠、王祖安、周清啸和许友彬。现任编者是小黑、朵拉、姚拓和许友

彬。

史料展展出《蕉风》出版的书籍，包括“蕉风文艺丛”书、“蕉风文丛”、“蕉风文丛中篇小说选”以及“新诗选”。

“蕉风文艺丛书”共有8部：江陵的短篇小说集《从黑夜到天明》（1952年2月出版）、马摩西的杂文集《集愚集》（1957年3月出版）、方天的小说集《烂泥河的呜咽》（1957年3月出版）、萧遥天的散文集《食凤楼随笔》（1957年4月出版）、古梅的散文《赶路》（1957年5月出版）、常夫的诗集《墙外集》（1957年6月出版）、胡牧的小说集《回春曲》（1958年3月出版）以及原上草的散文集《韭菜花开》（1961年6月出版）。

“蕉风文丛”是一套新的文艺丛书，目前还在陆续出版。这次展出的书包括姚拓的散文集《美丽的童年》和《墙头上的小红花》、小说集《四个结婚的故事》、《姚拓小说选》和《五里凹之花》、《姚拓戏剧集①》和《姚拓戏剧集②》。此外，展出的其他著作计有：丕羊的《点·线随笔》、完颜藉的《填鸭》、黄润岳的《闲思录》、牧羚奴和梅淑贞合著的《湄公河》、蓁蓁的《蓁蓁论文集》、小黑的《黑》、郑百年的《中央之国》、吴天才的《台湾当代诗人》、刘放的《流放集》、郝逸民的《杜鹃花开着》、韦晕的《寄泊站》、王润华的《山水诗》、宋子衡的《冷场》、温祥英的《半闲文艺》、洪泉的《欧阳香》周国灿的《元代散曲文学研究》、郝逸民的《陶诗新析》等等。

“蕉风文丛中篇小说选”是《蕉风》月刊自从1959年4月起，每期附送给读者的一本中篇小说。这种32开的中篇小说选，不但为读者提供额外的精神粮食，也为写作人提供发表中篇小说的机会。从1964年9月起，《蕉风》停止赠送“蕉风文丛中篇小说选”。在这6年内，“蕉风文丛中篇小说选”总共出版63本中篇小说，收穫可以说是相当可观。在这些中篇小说中，除了4本是翻译小说以及一些是港台作家的作品之外，其余的都是本地写作人创作的。这次史料展展出的中篇小说选计有：徐速的《芳邻》、王敬羲的《婚事》、《一个陌生人》和《久违阳光的人》；黄思骋的《荒岛行》、《猎虎者》；黄崖的《惊涛骇浪》、《航程》、《霹雳河的哀怨》、《浪花》、《梦》、《丧失者》和《人·神》；张寒的《裤子》、《雁语》、《失落的爱》、《冷若梦》、《两代》和《夕阳》；黄润岳的《逆流》、《骑马的将军》、《科学家的梦》、《花滩溪之恋》和《后湖的黄昏》；姚拓的《黑而亮的眼睛》、《五里凹之花》、《职业病》和《奇迹》（以鲁文为笔名出版）；梁园的《报恩》、《最后的晚餐》、《陌生人》和《偷心记》；山芭仔（温祥英）的《无形的谋杀》、李士源的《烈火的音响》、陈孟的《绑票》、原上草的《诗人方如梦》、马汉的《归来》、白桦的《寻人》、黄戈二的《铁棘藜内》等等。

展出的“蕉风文丛新诗选”，也是《蕉风》附送给读者的，不过只送过两本而已。这两本新诗选是1959年6月出版的《美的V形》和同年9月出版的《郊游》。虽然新诗选只有

两本，但是却产生了一些影响力，因为部分”现代诗“是通过这二本新诗选引进马华文坛，同时，部分本地写作者也在这二本新诗选上写现代诗。《美的V形》选收包括蔓虹、罗门、袁德里、周梦蝶、覃子豪、夏青、叶珊和余光中等台湾诗人，以及新马的白焱、端木羚、周唤和冷燕秋等人的29首新诗和绎诗。作者和译者包括新马的端木羚、白焱、周唤、林绿和麦留芳等人，以及台湾的痲弦、王宪阳、余光中等人。

在史料展期间，展览处也辟了一个角落，专门摆卖马华文学著作。这些著作多数是本地作者托《蕉风》代卖的。

《蕉风》38年史料展虽然办得未尽理想，但却是意义重大的。它不但使读者进一步了解《蕉风》38年来的历程，而且也让他们知道《蕉风》为马华文坛所做出的颇大贡献。

（写于1993年9月）

第17届亚细安文艺营 召开云端会议

由文莱华文作协主办的第17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于2021年6月5日顺利召开线上会议，会议转播现场设在斯里巴加湾，出席现场者主要是文莱作协领导和筹委会成员，包括孙德安、杨镇声、黄家声、周楚贤、黎梅娇、朱运利、罗国华、陈登忠和张文发等。

来自亚细安10个国家，也就是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老挝都组团上线参与其盛。代表团除了在线上报告各国作协的会务和过去3年来的活动之外，一些代表也提呈论文，针对文学课题进行探讨。本届会议的主题为“疫情文情在热带雨林中”。

这项两年一度的聚会原本去年在文莱首都举行，但因为新冠病毒的肆虐而被迫展延。在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的情况下，主办当局为了不要无限期拖延会议，第一次破例利用现代科技，通过视频召开会议，让各国代表相聚于云

端，共同致力于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继续努力。

在开幕式上，大会主席孙德安致欢迎辞时认为，华文世界越来越美好，因为亚细安华文文学成为了世界华文文艺的重镇。“中国内陆越来越多大学开设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系，这对亚细安国家是很大程度的鼓励。新冠疫情改变了世界际遇和我们的生活，但是，我希望文学像照明灯一样，能促进我们的生活多姿多彩，增加幸福。”他如是表示。

文莱作协 署理主席及团长杨镇声致开幕词时说，文莱作协主办第8届亚细安文艺营后，经过19年的努力和经验的累积，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壮年的文学生力军。亚细安文艺营是文莱跨越世纪寻找机遇的途径。他呼吁此文艺营把守亚细安的精神，以淳朴、谦虚的心态进行，以6项品德为基础，互相友爱、依赖、扶持、分享、探讨与学习，对内对外一视同仁，贯彻亚细安的友爱和无私的精神。亚细安已经有32年的历史，它绝对不是孤儿，只要继续保有中华文化，一定能够继续向前迈进。

各国团长也在会议上发表演讲。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主席潘碧华致辞时介绍了作协利用现代科技，以视频方式举办讲习班和马华文学作品鉴赏班的情况。她说，这两项活动的目的在于培养年轻写作人和促进中学华文老师对文学的热爱，也在学生群中推广马华文学，进而提高马华文学的价值和地位。通过视频上课，吸引了全国很多热爱文学的人士参加，因为各地的学员不必到现场上课，居家也能学习。她希望各国今后能够走出国门，把各自的文学活动推广到整个东

南亚，以添加亚细安华文文坛的活力。亚细安国家应该携手合作，举办培养后进的活动，以栽培出更多年轻作家，写出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继续传承华文文学，进而造就华人社会。

一如既往，本届亚细安文艺营也颁发“亚细安文学奖”给各国作协推荐的资深作家。在马来西亚作协推荐下获奖的我国作家是：资深作家钟夏田、第15届“马华文学奖”得奖人碧澄以及前辈作家杰伦。除了老挝和柬埔寨没有推荐任何作家获奖之外，其他国家的获奖人如下：文莱为刘华源、韩勉元和黄家声；印度尼西亚是松华、缅甸作家谷奇、菲律宾的叶来城和蔡明正；新加坡的林子、泰国的若萍以及越南作家叶兴华。得奖者都在会议上发表他们的得奖感言。


我国资深作家钟夏田发表感言时指出，他的文学道路是崎岖的，曾经一段时间绝迹文坛。直到退休后才重拾秃笔，出版了几本小书。他说，他和另三位同道发起创立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也许是在推动文运的工作上，他对马华文坛的些少贡献。他对大马作协的提名和主办当局授予亚细安文学奖表示衷心感激。

在2019年荣获马华文学奖的碧澄说，在其50多年写作的道路上获得主办当局的认可，感到非常高兴。但愿借此不断自我鞭策，在有生之年继续进行创作。

文坛元老杰伦表示，他在文学写作道路上摸索了超过半个世纪，坚持文学写作的内容反映社会现实。他认为在写作表现技巧上，可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融于一

炉。他感谢大马华文作协的推荐，也感谢亚细安文艺营主办当局给他颁发这项文学奖，对他是一种荣誉，也是肯定与鼓励。

亚细安各国的大约63名代表上网参加这次的视频会议。虽然主办当局无法举行实体会议，让各国代表亲自前往文莱进行交流，但是，与会代表中的许多新交旧雨，在中午休会时间，通过视频纷纷进行交流和畅谈，亲切关心各国代表自参加缅甸文艺营后三年来的近况，同时也互相关怀各国的新冠病毒疫情以及讨论人民接种疫苗的情况。这次的交流，无疑响应了文莱作协 署理主席及团长杨镇声致开幕词时所强调的亚细安品德、充分贯彻促进亚细安人互相友爱、依赖和扶持的精神。



(稿于2021年6月)

辑四：

悼念文星



永别了，二舅雨川

傍晚下班回家，左脚刚踏进家门，包包里的手机响了起来。远在加央的三妹悲伤地向我通报：雨川二舅刚刚往生了。那天是2007年3月24日。

这一年的2月，欢庆农历新年的气氛仍然浓烈时，二舅母摇了一个电话到加央，告诉妈妈和弟妹们二舅病重住院的坏消息。他们立刻赶到槟城的医院探望他，而所看到的二舅已经病入膏肓，肚子和脚肿胀，身体发黄，原来他患上的肝癌已进入后期，医生也束手无策了。

二舅走了，不但让我顿时失去一位亲人而心里感到非常难过，也让我后悔莫及，因为知道他病重的消息后，原本应该马上去北海探望他，但是，由于在吉隆坡的工作忙碌，加上杂七杂八的事情又多，就计划拖到3月下旬返回西岭扫墓时才去探望他。结果，我的假期还差2天才开始，二舅却没有等到我和锦宗与他会面就走了，我们也因为无法和他见最后一面而懊悔极了！事到如今，唯一能做的是，赶去北海送他最后一程，愿他好好上路，往生西方净土。

我共有5名亲舅舅，而被我们喊二舅的却有2名。其实，

雨川（黄俊发）是名正言顺的二舅，而另一个二舅是移居新加坡的黄盛发（诗人适民）。照理，适民应该被喊为三舅，因为他排行第三，但因为雨川自小被外婆过继给外公的同乡亲戚，所以适民提升为二舅。

外公外婆年轻时，在西岭附近的小镇双溪文池一家陶厂打工，每天辛劳地捏泥土制橡胶杯，还要把陶杯放进窑里烧，工作艰辛，只能挣一点钱糊口。这家陶厂是和他们一起从潮州家乡南来的亲戚经营的，生意还算不错，可说是当地的一名老板。但遗憾的是，他的续弦没有给他生下一男半女。当外婆生下第二个儿子时，经不起这名亲戚三番四次的要求，加上考虑到自己当时的生活的确很苦，期望把雨川过继给老板，以后会有好日子过，结果忍心地把还在襁褓中的亲儿交给老板，条件是，必须每天抱婴儿回来给外婆喂奶，长大后让雨川和亲生父母相认。岂知亲戚后来失信，不但没有履行承诺，还禁止雨川和我们来往。外婆一气之下，全家搬离了双溪文池，从此两家互不来往。

送给亲戚抚养的雨川，小时候的生活的确丰衣足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他初中还没毕业时，养父的生意失败了，生活顿时困苦起来，他也因而失学了。从此，他得挑起养家的责任，照顾家中的三老（他的养父母和独身的叔叔）以及一名也是被领养的弟弟。雨川苦苦经营养父拖欠了一大笔债的陶厂，为了节省开销，他辞退多名工人。从捏泥制陶杯、劈木材烧陶杯，一切大小粗重的工作自己扛，生活苦不堪言，也陷入了凄风苦雨，从此步上坎坷的

一生。后来，家里的老人先后逝世，而他经营的陶厂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只好结束生意，把妻儿全家搬到北海双溪赖，而他则在一家砖厂打工，以微薄的收入养大4名子女。

雨川曾经拿出好不容易储蓄到的一些钱，与友人合股做烘焙面包的生意，但为人忠厚老实的二舅没有觉察到人心险恶，很快就被合股人欺骗，结果血本无归。

虽然中学没毕业就失学，但雨川孜孜不倦地自修，他贪婪地阅读各种文学书籍，包括翻译小说。打从中学起，雨川就喜欢写作投稿，失学后，他坚持写作，经常忙里偷闲创作，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和散文，也为国营电台写广播剧。他不停地为马华文坛默默耕耘，一直写到晚年。

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外婆和妈妈跟雨川二舅恢复了来往。依稀记得当年我刚刚升上中学。我们认回二舅后，想不到的是，他后来竟然间接成为了我和锦宗的媒人。雨川年轻时，由于爱好文艺，他和志趣相投的慧适、梁园、丘梅、陈慧桦以及一批大山脚的文友，一起创办海天出版社，出版《海天月刊》。锦宗当年也和这批文艺青年来往，也因此认识和他同住在西岭的雨川，从此他们交往密切，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67年，锦宗在我老家加央找到一份工作，但他在这个小城里没有亲戚朋友，雨川就介绍他认识他的姐姐（也就是我母亲）。锦宗原来和雨川是同辈朋友，后来和我结婚后，他必须改口跟我叫雨川为二舅，所以他经常“怪”我使他的辈份“降级”。

虽然雨川的儿女都已成才，两名女儿分别移居澳洲和纽

西兰，一名女儿在新加坡定居，儿子和儿媳妇在北海工作，得以陪伴在父母身边。令人欣慰的是，雨川晚年含饴弄孙，也能自由自在地写作，生活过得挺写意的。然而，在他进入顺境时，还没有享受到多几年的好时光，却受到病魔狠狠的一击，一病不起到撒手寰宇，令人唏嘘不已！弟妹在他临终前去探望他时，他悲伤地对他们说，马华文坛即将少一名写作人耕耘了。的确，病魔不但夺去了只渡过67个岁月的二舅的性命，也折损了文坛的一名辛勤耕耘者。

（2007年4月20日）



姚拓先生悄然走了

从富贵纪念馆回来，心里的哀伤和难受久久不能消失。姚先生静静的、安详的躺在西式的棺木里。虽然脸上格外的苍白，但是，慈祥的容貌依旧，生前的豁达、宽容大量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姚先生走了，没有一丁点的嘱咐，也不等我把最近才联系上的一位老战友的侄子沈九龙回复他的电邮带给他看，就这样的悄然走了……

每次去探望姚先生时，总是看到他一个人靠在家里的躺椅上看电视或看书，神情安详自在。看到我走进房里，他会显得很高兴，立刻伸出他的手让我握着，问我为什么一个人来，锦宗没有来。我告诉他，我是当完早班回家途中转过来看他的，锦宗在家里。其实，姚先生中风以后，就深居简出了，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天到集珍庄见朋友，朋友要看他都是到家里来。不过，他远在美国的儿子守稼和吴俭夫妇以及女儿露露回来探望他的次数就比较频密了。此外，他在中国河南的大女儿花开，也曾多次来服侍他，当然，住在马来西亚的小儿子守穰，更是担当了照顾他的生活起居的重任。他

的义子和义女也经常来家里陪伴着他。姚先生的一班“校友会”会员经常带着食物到他的家里聚餐，甚至来给他庆祝生日，让家里洋溢着欢乐和笑声。

然而，每次去看姚先生，看着他日益消瘦的身体，心里的确既难过又心疼，也隐隐约约感觉到他离我们而去的日子越来越靠近。虽然心里知道这一天终于会来临，但没想到的是，他在这么突然的情况下与我们不告而别。我于2009年10月2日去看望他，他还精神奕奕和我谈笑风生，谈过去一些有趣的往事，因此在10月7日下午，当我带着一脸倦容从熙熙攘攘的外面一踏进家门，就接到守穰的电话，告知姚先生逝世的噩耗时，简直令我难于置信和接受。

曾经和姚先生一起在黄埔军校毕业，并且在中国战乱时期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沈德厚的侄子沈九龙几个月前因为从姚先生的自传《雪泥鸿爪》中读到姚先生写到与他失去联络的伯父的文章，好不容易和南方学院的文学馆取得联系，由文学馆把他写给姚先生的信转发到我的电子邮箱，我把信打印出来交给姚先生看，他读完信后，对过去发生的一切慷慨万千。接着，我用姚先生的名字与沈先生通信，他最近一次的来信是在10月3日收到，另外，来自湖南长沙的张先瑞（姚先生生前的好朋友）也电邮给我问候姚先生，我把这两封信打印出来，原本要在隔天带去给姚先生看，但却接到姚先生幼子守穰告知他被送进医院加护病房，两天后竟传来了他逝世的消息。望着收在手提袋里的两封信，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不是该把它们寄到天堂给姚先生？

姚先生的太太甘姐在三年前逝世，无疑给他带来很大的打击。幸好他交游广阔，又时常写书法打发时间，同时不时去他所创办的集珍庄和朋友见面，日子还算好过。岂知他在两年前不幸中风，使得原来乐观的他，一度非常消极。还好在家人和周边朋友的不断劝说和鼓励下，姚先生恢复了意志力，积极接受治疗，身体终于一天一天好起来，能够拿着拐杖走路。尽管如此，行动毕竟不比中风前那么方便了，他从此就深居简出，每天在家里，看书，写字，看电视，让时间慢慢的流逝。

我常常在当完早班后，抽空到他家里去，主要是陪他说说话，告诉他我在电台里处理的最新新闻以及一些新鲜的事。后来，在一个机缘下，我跟台湾佛光大学历史系的李老師读远古历史，学的是《春秋公羊传》，这本既深奥又难懂的古书，常常弄不懂古文的意思，更不用说搞清楚《春秋》的内涵。知道姚先生古文很好，从小就熟读了不少古书，三国志、汉书、史记、四书五经等书籍，几乎都读遍了。因此，我常常带着《公羊传》去和他一起讨论，一起猜测艰涩难懂的句子和含义。然而，老师要我们读《公羊传》，不只是为了了解文章，主要是研究孔子写春秋的含义和隐晦的原因，以及对春秋时代2百多年所发生的事件作出评论。姚先生说，他读古书，只是了解故事，并没有对故事的发生作出批判或思考，他对老师指导我的读书方法深感兴趣，但又不能真正了解如何去做学术上的研究。我们经常这样瞎摸索，结果也没读出什么结果来。后来，老师没有来带我们读书

了，我也就放弃研究这本书了。

回想过去30多年来和姚先生交往的日子，从他经常对后辈的谆谆善诱、关爱、鼓励和教导，以及他不时告诉我他一生经历过的种种苦难、波折、奋斗和努力的丰富人生阅历中，我领悟了不少人生道理，也鞭策我懂得如何待人处事。此外，姚先生给我的最大启示是，他告诉我他的人生是从60岁才开始，那时他统率5家出版社的总编辑部，指挥编辑们编写全国华小的教科书，他对课本的编写，尤其是在用词遣字方面，态度非常严谨，要求严格。虽然姚先生老是说，他的一生是糊里糊涂度过的。但是，在编书方面，他是认真的，丝毫不糊涂。其实，在姚先生中风以前，他的生命充满活力，他甚至在75岁时，在我的鼓励和劝说下，毅然学习用电脑，开始学打中文输入法。他选择使用大易输入法，首先学的是背口诀，他说，背东西有什么难，他小时候经常背古书，只要读熟8遍，就能够琅琅上口。很快的，他背熟了大易的口诀，也学会了用电脑打文章和写信给朋友，并且常常夸电脑太神奇了，太好用了。他的积极人生观深深影响着我，我在不惑之年学会电脑后，也在姚先生的鼓励和指导下，开始写文章投稿。如今，姚先生走了，但是他不遗余力提携后辈，处处为人着想，从来不说别人的坏话，豁达和宽宏大量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姚先生，永别了，您一路走好，我们永远怀念您。

（2009年11月）

文艺评论家陈雪风 不告而别

午后的滂沱大雨，到下班时依然稀里哗啦的下个不停，好像在为谁而哭泣似的。

我在超市给家里填补快要吃光的食物之际，突然接到陈老的女儿晓玲的电话。手机的另一端竟然传来了令人不可置信的噩耗：陈老走了！

晓玲说，她的爸爸昨晚才从厦门回来，而且精神奕奕，

就在家里闭目养神时安详的走了，和家人不告而别，真令人感到唏嘘。陈老于2012年10月30日逝世。

今年对文艺界而言，显然流年不利，好几位作家相继逝世。陈老的生前好友马汉在2012年6月19日与世长辞，而与他生死之交的新加坡作家黄叔麟则在7月21日去世。陈老的离世，是否冥冥中和他们相约好今年在天堂见面呢？

认识陈老，应该是从1979年我离开家乡到吉隆坡工作

始，至今已经40年。

由于我和李锦宗都是外地人，初来首都工作，没有什么朋友，我们第一个找的人是我舅舅雨川的同学慧适，第二个找的便是从未谋面的南洋商报文艺版编者陈思庆。虽然锦宗和陈老没见过面，但是他们是编者和作者的关系，锦宗经常在他编的《青年文艺》投稿，也写书评文章，所以彼此早已神交。以后，大家渐渐熟络，好客及独爱黑狗啤的陈老就经常约我们和许多朋友到他位于十五碑租来的房子楼下的咖啡店宵夜，大家喝着啤酒谈文说艺。

陈老对待朋友是热忱和充满正义感的。凡是朋友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都会义不容辞的出面相助，写文章批评或打电话和相关者交涉。他经常苦口婆心劝告锦宗赶紧出版一部有关马华文学史的著作，为了协助锦宗完成这个计划，他热心和积极地向一些团体和机构征求赞助。虽然他所做的努力没有取得结果，但他的热心、诚恳和关心的态度是令人感动的。

然而，他的那种打抱不平和看不顺眼就批评的作风却让他文艺界中感到孤独，因为他写评论而得罪了很多人。难怪他曾经感慨地说，“我写评论好几十年了，有得有失，因为写评论的关系，曾几位原本关系很好的朋友最后变成陌路人。”

在报馆工作30多年的陈老，在退休后仍然满怀理想。他曾经先后在几个机构工作，也编书，而且经常担任各项文艺创作比赛的评审，参加在国内外举行的文学研讨会、交流

会，从来不让自己和文艺界脱节。

他因为不会电脑，如果要参加在中国举行的研讨会，都会让我替他发电邮联系和报名。2004年，我协助他和武汉大学的教授陈望衡联系，使得他在这一年的秋天，以近70岁的年龄到武汉大学，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修读美学，圆了他读大学的梦想。

如今，陈老突然走了，我们还来不及听他畅谈他这次的厦门之旅呢！陈老，一路走好，相信您在天之灵不会孤寂的，因为您有挚友陪伴着您。



（2012年11月）

哀悼爱兰诗人——慧适

2010年12月6日早晨7点多，平时塞车情况严重的联邦大道，由于是星期日而车流量大大减少，在巴生和吉隆坡之间公路上奔驰的车辆疏疏落落的。同事阿冰驾着汽车朝向莎阿南玛拉工艺大学开去，因为我们准备一起去赴一场“对外汉语教学培训班”之约。

我们在车里话家常，两人有说有笑地谈着谈着，突然感觉到手机在震动，接着就呼叫起来。手机另一端是林太太，她语调沉痛伤心地告诉我，慧适（林木海）在凌晨2点半左右往生了。其实，大清早接到林太太的电话，心里立刻产生了不祥的预感。果然接到的是噩耗，我唯有安慰林太太节哀顺变。

慧适是50和60年代驰名于马新文坛的散文家和诗人，70年代开始在胡姬种植界享有盛名，后来成为国际著名的兰艺家。他曾出任雪兰莪胡姬花协会会长及大马兰花协会会长。

在慧适逝世前一个多星期，我和锦宗去他的住家探望他。那次的探病，竟然是见他的最后一面。看到他卧病在床

的情况，立刻感觉到死亡已经逼近他，因为他当时的身体是多么的虚弱，连提起一支笔所需的一丁点力气都没有，嘴里游丝般的吐出含糊不清的言语。果然，几天后，他因病情恶化而被送进医院的加护病房。

在慧适临终前的一个多星期，林太太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慧适的病情每下愈况，但他有一个心愿，希望我和锦宗能协助他完成一篇纪念姚拓的文章。虽然慧适已经多时没有精神阅报，但，他却从电台播报的新闻中，知悉姚拓病逝的消息。他心里很难过，同时觉得，凭着他与姚拓的深交以及和《蕉风》的密切关系，不能不写一篇纪念或追悼姚拓的文章。然而，以他当时的情况，要写一篇文章已经力不从心了！

接到林太太的电话后，我背着手提电脑，和锦宗一起去胡姬小筑。躺在床上的慧适，吃力地把他要说的话一字一字的吐出来，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含糊不清，我们也听得很费劲。锦宗边问边猜边整理他的句子，而我逐字逐句的打进电脑里。在说说问问又猜测下，我们只能录下3段文字，因为很多时候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要他多次重复，他也着急，就叫女佣打电话把出外办事的林太太叫回来。一个上午这样断断续续的口述，把他折腾得也够累的。看他这么辛苦，我们不忍心让他再吃力的说话，叫他好好地休息，下次再继续完成口述文章，就这样和他告辞。这一别，竟然是永别了，而他要写纪念姚拓的文章，成为了永远无法完成的文稿。如今，反而由他的朋友们来写文章纪念和哀悼他。

回顾1972年从遥远的北部小城来首都工作时，在二舅雨川的介绍下，我寄宿在慧适位于八打灵百乐花园的住家。雨川和慧适是居林觉民中学的同学，他们早年也和一群文艺青年一起创办海天出版社，编印《海天月刊》，出版“海天丛书”，积极推动创作和文学活动。两人即是同学和同乡，又是文友，关系紧密。因此，二舅知道我来都门工作，就通知慧适让我寄宿在他的家，以便能够关照我。那一年，原本寄宿在慧适家里的诗人何乃健，刚好完成了在马大学士学位的学业，而搬离他所租下的房间返回吉打州，我因此得以住进乃健留下的空房。雨川在几年前逝世了，慧适虽然有事没有前去哀悼，但他特地打电话吩咐北马的朋友到丧家写博金。

寄宿在慧适的家里，他和太太视我为家里的一份子，没有把我当外人看待。由于我和慧适一样姓林，他让孩子叫我姑姑，非常亲切。我搬去他的家时，他的大儿子俊聰才两岁，大女儿婉莹才8个月大，我经常抱着她玩。如今，因车祸英年早逝的俊聰已经安息多年，而已经成为律师的婉莹远嫁到亚庇。今年10月我去亚庇旅游时，婉莹还特地抽空接待她这个从小叫惯的“姑姑”。

林太太说，慧适患上前列腺癌到逝世，前后拖了3年多。虽然早期经过治疗后病情有起色，但，他在一年前动手术和接受化疗后，身体显然经不起病痛的折腾，从此瘫痪在床上。我们多次去探望他，他还有精神阅读报纸，只是因为掉光了牙齿而说话有些含糊，但还能听出他讲什么。后期的病情越来越恶化，最终斗不过病魔而撒手归天。

慧适小时家境贫困，4岁丧父，长大后自己发奋图强，工作步步高升，曾担任一家外国出版社经理，家庭又幸福美满，令人羡慕。然而，他的唯一儿子俊聰不幸车祸丧命，给他巨大的打击。我记得，我们去哀悼俊聰时，慧适强忍着泪水，哀伤地对我们说，他四岁丧父，想不到俊聰的小儿子一岁多就失去了父亲，比他更加不幸。看着临老丧失唯一儿子的慧适伤心欲绝的样子，我们很心痛，眼泪也不能控制地脱眶而出。慧适现今摆脱了病魔的纠缠，随着儿子长眠在孝恩墓园，愿他们父子在九泉之下相依相伴、安息。

2010年1月11日刊于南洋商报《商余》



云里来、风里去

——追悼云里风会长

2018年终岁末，总以为随着多位海内外著名作家相继逝世后，文坛可以平静度过剩余的10天，岂知12月21日竟然传来我国著名前辈作家云里风先生陨落的消息。看到作协群组发出云里风往生的噩耗，令人感慨：为什么陈先生等不到迎接新一年的到来，等不到和专程从新加坡回来的女儿以及留学海外的子子孙孙共同庆祝圣诞节就走了呢？唯有令他的家人感到安慰的是，他在年终离世，却是全家人最齐聚的时候。陈太太说，他们所有的孩子和孙子无论住多远，甚至在国外留学，每年都会回家共同庆祝圣诞节。陈先生在这个时候离开世间，是不是上天冥冥中作好安排，让所有的家庭成员得以和他见最后一面呢？陈太太也告诉我，云里风30多岁就患上类风湿关节炎，病发时令他痛苦不堪，他要求医生设法治好他的病，他只要活到50岁就足够了。结果他活到了85岁，他曾向家人表示，他很感恩。

我早年因为忙于工作没有加入作协，和云里风接触的时

间不多，也未曾随他走访中国各地交流，所以和他并不是那么熟络。在70年代初，先夫李锦宗为了获得云里风的个人资料，特地和我前往他位于加影的住家登门造访。这是我第一次和陈先生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是那么和蔼亲切，总是笑眯眯的。当时他在龙溪一所小学当校长，我想，他怎么一点都不像其他的校长那么严肃和不苟言笑呢？对于锦宗的采访，他侃侃而谈，针对他的生平和走上文学之路的过程，连续不倦地谈论着。

后来，他担任5届作协会长期间，锦宗始终追随着他，出任作协理事，并担任资料主任，与当年的所有理事共同为作协的发展做出努力。因为锦宗的关系，我才经常在活动上和云里风见面，并对他有了深一层的认识，才了解到他对文坛和社团做出的伟大贡献。他除了致力于文学创作以外，也积极地参与各种社团和文化团体，特别是文艺活动。在领导作协期间，作协联合其他社团举办了多届“马华文学节”和“亚细安文艺营”。他多次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出席在各地举行的文学研讨会，并邀请数十位中国著名作家前来马来西亚访问和演讲，促进了马中两国的文学交流。他在作协任内也捐出奖金，成立“云里风年度优秀作家奖”，鼓励本地作家积极创作高水平的文学作品。他担任乌鲁冷岳兴安会馆和雪隆兴安会馆会长时，出版文丛，主办文艺营和设置图书馆，热心地推动马华文学。

云里风对待朋友是真诚和关怀的。2010年，医生诊断锦宗患上第三期大肠癌。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由于不知道我们

住在哪里，立刻打电话叫柯金德陪他来探望锦宗。他嘘寒问暖，关心锦宗的病情，他对锦宗说，他从30多岁开始被关节炎折磨，几十年来到处寻医治疗，始终没有完全治好，但他依然坚强地和疾病对抗到底。这番话显然是要给锦宗鼓励和打气。2017年6月19日，锦宗病逝了。我和孩子在孝恩馆设了一个没有大体的灵堂让亲友悼念。当时身体因为关节炎恶化而体弱的云里风，由女儿搀扶着来孝恩馆致哀，他有点责怪我没有第一时间通知他，他伤感地说，要不是读了报纸的消息，他根本不知道老友锦宗已经走了！

2018年12月5日，我打电话给云里风，邀请他出席设在新纪元大学学院图书馆的“李锦宗马华文学史料馆”于8日举行的揭幕礼。电话另一端传来他相当虚弱的声音：“我很想出席，但我近来进进出出医院，现在还留医，恐怕不能参加……”我当时安慰他，叫他好好养病，等身体强壮了，我载他去图书馆参观。他说，他也希望去参观……。然而，这个心愿永远不能实现了，因为他在10多天后就蒙主宠召，安返天国。但愿陈先生从此安息主怀。

（写于2019年1月）

文星陨落有一颗

——悼秦林

搭轻快铁回家途中，手机突然弹出一条信息：新加坡诗人秦林逝世！我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身边友人惊讶地问我，“什么事？”我告诉她，“我和先夫深交的老朋友走了！”

秦林离世后家属没有刊登讣告，也无法打开他的手机，所以没能通知文艺界的朋友。因此，噩耗是在3个星期后才能在马新两地的文艺圈传开来，由于疫情肆虐，葬礼一切从简。

我不记得我和锦宗在什么情况下认识秦林。上个世纪70年代，锦宗经常趁学校假期，带着我和孩子们去新加坡探亲访友，顺便收集新华文学和新加坡作家的资料。或许这个时期，在文友介绍下认识了秦林。以后再回到狮城，他会开车来我弟弟家找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节目，他会替我们安排。他可以放下工作，全天陪着我们，载我们探访作家朋友、找资料，甚至载我们去景点参观。

与他熟络后，我们经常开玩笑。我谢谢他丢下工作陪我们游山玩水，他总会说，“我去贵国时，你们也必须陪伴我，带我吃好料和美食。”我时常笑称秦林为“纨裤子弟”，他也不介意。的确，他的家境很好。在新加坡，大多数人只住在组屋或公寓，但秦林住的却是价格高昂的花园房子，平时喜欢音乐和唱歌，会弹钢琴，又拜师学声乐，真的是有钱有闲！但他喜欢结交文化人、对朋友热情好客。外地或外国朋友来到狮城，他都乐意奉陪，不但掏钱请吃饭，还带朋友去唱卡拉OK。虽然他的父亲是企业家，但他的兴趣不在于做生意和赚钱，他喜欢写诗，喜欢音乐和唱歌，喜欢和各国作家诗人谈诗论文。

他接待朋友是热情和全力以赴的，只要顺他的意思，他就会心甘情愿为你服务。如果得罪了他，他就会记恨一辈子，他就是这样爱恨分明、率性任意的人，喜欢我行我素，不太合群，人很固执，有话直说，不理睬人家怎样看他，所以容易得罪朋友。

后来，秦林认识了写诗和写散文的作家何乃键，来吉隆坡的次数更频密了。也许他们都爱写诗，有共同的话题，两人还联合出版诗集《裁风剪雨》和《双子叶》以及散文集《逆风的向阳花》。锦宗跟乃键是好朋友，当时在慕达稻米局担任水稻专家的何乃键，每次从亚罗士打来吉隆坡出差，都会叫锦宗到他下榻的酒店相聚。秦林知道后，也加入了他们的聚会。他们3人就这样顺理成章即时相与为莫逆之交。

秦林经常告诉人家，他在马来西亚两个最要好的朋友是

何乃健和李锦宗。如今，这3个好朋友都先后作古，祈愿他们能相聚在另一个喜乐的天堂。

原名梁启堂的秦林，在新加坡华侨中学读书期间便热爱新文学，得到级任老师作家丘絮絮以及香港著名诗人何达和著名作家舒巷城的指点，开始向各报刊投寄诗作。秦林的作品以诗歌为主，也有书评、文艺随笔等。

秦林生前积极参与新加坡的文学和出版活动，还经常跟随新加坡文学团体出国参加文学研讨会和交流会，结识了很多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作家朋友。

何乃健6年前逝世时，秦林特地从新加坡与乃健的兄弟一起飞去亚罗士打，送乃健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路。锦宗在3年前往生，秦林也赶来吉隆坡送锦宗上路。如今，秦林也远行了，遗憾我和许多文学界的朋友都没法送他上路。唯有在此缅怀这位诗人，愿他乘着仙鹤西去的路上充满歌声。

（2020年8月28日刊登于南洋“商余”）

看看，我欠你一本书

马 华文坛又有一颗文星陨落了，前辈作家吴均昌（看看）不幸于2020年6月30日与世长辞。

看到文友在群组中传达这个噩耗后，心里即感到悲伤，也觉得遗憾不已，因为令我耿耿于怀的是，我没有在他生前亲自把《心祭-李锦宗纪念文集》赠送给他。心里不断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时伸手抓住答应他上门拜访及赠送这本缅怀其老友的纪念文集给他的机会呢？我的确感到很对不起他，也感叹错误的坚持和轻易放弃，竟然成为了我人生中的遗憾之一。然而，所有的错过、遗憾、伤痛，不管能不能弥补，能不能被原谅，都随着人事变迁而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

去年初，在《风雅颂》诗刊编委的一个聚餐会上，我坐在看看的旁边，我们侃侃而谈，回忆往事，他与我聊起锦宗过去多次去金宝找他、杨百合、草风等文友，并顺道搜寻作家资料的事。他也为锦宗没有完成撰写马华文学史就逝世而叹息连连。我告诉他，我要赠送一本锦宗逝世后，我和孩子们为了缅怀他而编著的《心祭-李锦宗纪念文集》，可惜

当天在聚餐时我没带去，只好说下次见面时带给他。他告诉我，他很期待阅读这本书！

过了几个月，我打电话给他，问他是否可以参加风雅颂即将安排的聚餐，到时我把书带给他。岂知他说他住医院了，要几天后才能出院。我叫他好好养病，我尽量安排时间去医院探望他，或在他出院后去家里看他，并带书给他。然而日复日，我始终没有履行“去医院或是去他的家”探望他的承诺。获悉他逝世的消息后，心理立刻萌起愧疚和后悔感，同时更加深感遗憾。

看看2007年刚刚退休时，由于还牵挂着金宝的老朋友，而且依然参加金宝的各种活动，经常奔驰于金宝和八打灵白沙罗儿女住所之间。直到他的夫人于4年前逝世，加上他在晚年时被医生诊断患癌，必须定期进出马大医院接受治疗后，才索性长期和子女住在一起，一方面方便他们照顾，一方面也给自己治病。在定居白沙罗期间，他常常由女儿想想载去参加《风雅颂》的老友聚会。他和老友们欢聚，大家闲聊家常，畅谈文学，回顾往事，相信那些时光他一定是快乐的。虽然看看得知自己患上癌症后，坚强地接受治疗和顽强地抗癌，但只坚持大约两年半左右，最终还是不敌病魔的纠缠而死于前列腺癌，终年83岁。

吴均昌除了用看看为笔名之外，也用天边月为笔名，祖籍广东梅县松口。1937年生于霹雳州金宝，曾经就读金宝培元中学和怡保育才中学。1959年进入台湾师大中国语文学系，1963年从台湾毕业回来，在一间中学教书14年，曾任

记者，后从商。期间常在南洋商报《商余》副刊及文艺版写文章。1960年，学术与文艺刊物《学源》在怡保创刊，由朱昌云主编，程万鹏和吴均昌等人助编，李若冰负责文书的工作。《学源》持续大约2年，出版了10多期，不知为何内部产生岐见，女弟子冯慧贞等人自起炉灶，筹办《眉林》女性杂志，迫使《学源》停刊，另办一份《新潮》杂志，这样一分为二，怡保便有了《新潮》和《眉林》杂志，只可惜到了1969年这两份杂志先后夭折，仅维持四、五年时间。

看看主要写散文和杂文，常在报章杂志发表文章，也是专栏作家。生前共出版8本著作：《看看集》、《看看文存》、《胡须上的灵感》、《第一道曙光》、《人间风雨》、《波涛岁月》、《西窗夜雨》及《看看杂文选》。

看看因为生活问题，70年代停笔10年，不再过问文事。1978年重回文坛。他从中学起写作40余年，参与各项文学活动，曾任华文作家协会理事。他也曾经担任多届全国大专文学奖、全国中学生创作比赛的评审。他的散文入选本国及中国选集。2002年，他是作协表扬的19位资深作家之一。

看看一生是热爱写作和文学的，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与文学结缘已有40年之久。这么多年来，在文学的道路上奔驰，是相当孤寂的，但孤寂并没有带给自己多大的伤感；因为这是自己选择的道路。从事文学创作，原本是要耐得住孤寂的，偶尔有微风细雨，也有清风朗月，或鸟语、或花香，心灵得到开放，翱翔在广阔无垠的天地间，物我两忘，乐在其中，这是文学的最高境界……。慕然回首，已届

退休之年，两鬓花白，皱纹日多，忘却功名利禄，绝迹社场，就让文学成为老伴，陪我度过残年吧！”

看看是在我国因新冠肺炎肆虐而实施行管令期间逝世，他的追思奠礼在吉隆坡焦赖孝恩馆治丧，悼念的开放时间中午12点至晚上8点，12岁以下及70岁以上老人，以及有冠状症状和患有各种慢性疾病患者一律禁止出席。《风雅颂》诗刊编委一波老朋友有心要前往凭吊致哀，碍于他们的年龄都在70岁以上的限制，无法前去瞻仰看看最后一面。他们就委派还没“超龄”的我，代表《风雅颂》带着帛金前去致哀。我也因而认识了看看的一对儿女和儿媳妇，并得到他们赠送看看8本著作中的5本书。

为什么看看会选“看看”作为笔名呢？也许他在其杂文集《胡须上的灵感》中有交代，他说，“这个世界有许多事物，是很值得看的，要看得深广些，透彻些，随着年龄的改变，看的感受截然不同！”在看看的追思奠礼上，我与看看的女儿结了缘，她是一位很清秀、彬彬有礼的女孩，她的名字竟然叫“想想”，吴想想！我觉得很有趣，也很特别。看看显然是要和下一代相互呼应，看透世间的事物后，更要想一想，要做更多的思考！如今我和想想结交为朋友了，今后会约她见面，把欠她父亲的一本书交给她。

看看走了，但他的8本著作，也算是给马华文坛留下了文学遗产。我们在此与他告别，愿他一路好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永远安息。

（2020年7月22日刊于星洲副刊〈星云〉）

《飞越子午线》

后记

在我的文学道路上，自己原本只是一个配角。与锦宗风雨同舟的岁月里，能做的仅是协助他整理和抄写资料、剪报纸等等。后来，锦宗受邀在本地几个报纸的副刊和社团的会刊中撰写有关介绍马华作家、文星陨落、文坛动态、文坛钩沉和评介马华作品等专栏，令他在放工后更加忙碌，既要整理资料，又要写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得抽出时间助他一臂之力。

长期以来，收集资料时所接触的尽是马华文学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潜移默化下，慢慢地，我对本地文坛动态、作家和著作渐渐有所认识。看到锦宗每天都忙不过来，在他的引导下，我开始偶尔帮他撰写一些文稿和翻译外国作家的资料，久而久之练就了我后来涂涂写写的兴趣。我在职时，工作上多次出差去东马，每次工作结束后，我会请假留下来旅游。由于对当地的大自然山林和土著的生活感到新奇，都把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退休后，我多次去中国和台湾以及多个国家旅游，更忍不住写下了多面景观所感受的点点滴

滴。锦宗病后，亲自目睹他与病魔抗争的过程，我也透过文字抒发了他受尽的折磨与煎熬，以后，凡是生活中有所感触、有所思悟的东西，也非要写出来不可，以便成为我生命中的核心记忆。过去，凡写好的每一篇文章，锦宗必定是我的第一个读者，由他做出批评和指点。然而，锦宗远走后，我不能当配角，必须学习成长和独立，必须靠自己继续摸索和向前跨步。几十年来的涂写，不知不觉中堆集了近百篇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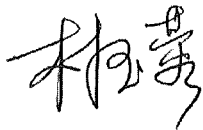
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我知道，写作没有捷径，读书读多了自然就会写。学习任何东西，“天赋”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是后天的努力和勤奋，时间用在哪里，哪里就有收获！写作让我学会思考，写作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在多位朋友的鼓励下，加上累积的文章已足够出版一本集子，所以决定让自己的第一本著作问世，除了给自己留下纪念，也让生命不留白。

本集子共分4辑：《真情纪事》、《四海游踪》、《文坛二三事》以及《悼念文星》。收进《文坛二三事》的系列文章，写的是我亲自接触过的前辈作家，有者曾经来过寒舍做客，所以我写他们，也把他们的珍贵资料写出来，可作为马华文学研究者的参考。有关国际文学研讨会概况的报道，我觉得，写出这些我亲自参与的会议的报道文章，自有作为后人研究和参考的价值。《悼念文星》中所追悼的作家，都是我非常熟络的益友，因为对他们太熟悉了，更有必要写成篇章，作为对他们离去的追思和缅怀。

疫情严峻时期，我的挚友陈蝶作为其社区管理局的重要一员，经常为了把州议员，社团、慈善机构送来的救济品，分派给受困及需要援助的居民的事忙得不可开交之际，她还是挤出时间，同时把她正在如火如荼写着的武侠小说暂搁一旁，赐我一篇感情真挚、给我的写作动机打气加油的序文。另一位为我的文集写序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吴锐教授。他接到我提出要求的电邮后立刻欣然答应，两天后就把序文发来，给我带来很大的鼓舞。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我的衷心谢意。顺此，我也要向锦宗生前的南马挚友马仑（梦平）兄致表谢忱，感恩他的勉励与些微提示，同时也感激武汉书画家江中潮老师题写书名，千里发来笔力劲健的题字，增添了本书的风采。

临末，感谢益新印务有限公司赞助此书的印刷费。其老板李子平兄原本有意资助出版锦宗的遗著，但锦宗离世后，已获得雪隆潮州会馆和怡保观音堂法雨出版组的赞助，由我替他编辑和出版了三本书。子平兄把这份意愿转为惠助印刷我的文集，使得此书顺利诞生，令我深为感动和感恩，在此谨向他表达谢意！

踏出了第一步，我且自我鞭策，自我展望，文学的道路上，一步，再一步，稳稳地，我坚持走下去。



2021年7月15日

林玉蓉编著



锦书宗笔之马新
文史综述

2018年

RM35

主编：林玉蓉



心祭——李锦宗
纪念文集

2018年

RM30

编著：林玉蓉



锦书宗笔之多元
文坛钩沉

2019年

RM35

主编：林玉蓉

这本散文集记录了玉蓉的个人奋斗史以及她周游列国的所见所闻，读起来趣味盎然，将来也是研究华侨史的好资料……玉蓉的夫君李锦宗把毕生精力放在搜集、挖掘、抢救、梳理和编撰马华文学史料，因为马来西亚鲜少有人推动这项工作，尤其是整理战后马华文学方面的史料。

——吴锐

玉蓉欣然出版她人生第一本著作，内容还包括锦宗擅长的介绍作家与作品。

……这让我感受到一个药师炉子旁边默默扇火的童子，数十年后，药师不在了，而童子默默地延续着药师的事，这虽然伤感，终究是一幅美好的画面！

——陈蝶

ISBN 978-967-16124-3-9



9 789671 612439

RM35.00